

MIT
K25
92

近世中國秘史(第二編)目錄

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

北使紀畧

風倒梧桐記

記朱一貴之亂

記和坤(上諭附)

滿清紀事

續記咸同間用兵軼聞

一 平寇實記(檄文附)

二 金陵被圍

三 洪大全

目錄

近世中國秘史



3 2173 5933 4

-
- 四 陳玉標
- 五 張炳垣
- 六 楊洪內亂
- 七 黃開榜陳國瑞合紀
- 八 僞北王殺僞東王僞天王殺僞北王事略
- 九 周副將殉難
- 十 士氣
- 十一 客將
- 十二 團練
- 十三 壯士
- 十四 王曉
- 十五 女將

-
- 十六 訥相臨洛關之敗
- 十七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 十八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 十九 張忠武公逸事
- 二十 李傅相軼事
- 廿一 威毅伯攻克金陵
- 廿二 李秀成被擒（陳逆會正法片附）
- 廿三 張洛行被擒
- 廿四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 廿五 駱文忠公遺愛
- 廿六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會文正奏稿附）
- 廿七 包立身

記錢江
(上太平天王洪秀全書附)

紀張汶祥

記曾左交惡事



近世中國秘史 (第二編)

捫蝨談虎客編

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 (采荆駝逸史本)

崇禎二年己巳五月二十二日遼東督師袁崇煥牌仰旗鼓司查東江官兵在清江者給賞隨登岸輕騎標下各官當有龍武右營都司金鼎卿帶船三十八隻接應俱列坐觴酒二十四日賞東江官兵每員行糧二斗登岸試放佛郎機大炮遠者相去五六里近者相去三四里登嶺之顛極目指畫形勢云可議屯也。

袁督師輕騎登岸
賞東江兵行糧二斗
督師云可議屯
督師出巡海上

二十五日午時分東北風起自北汎江開洋歷大王山風轉是夜大霧諸船在大洋行一夜次早收泊中島二十六日齊泊雙島。

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

一

610.4
297

001274

二十七日南風極大。未開船。見本島白骨暴露。各戶口齋發立散。諸將領有登州海防左營遊擊尹繼阿叩見。蒙調兵船四十八隻到來。

督師歷游諸島

督師於諸將前演說開國將帥歷史

諸將毋得虛冒

毛文龍來謁見督師與文龍面談

有箇良方

二十七日午時。風順開船。歷松木島、小黑山、大黑山、豬島、蛇島、蝦蟆島、諸處。遂泊島山。此處離旅順陸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旅順遊擊毛永義叩見。登島謁謁龍王廟。督師向衆將云。國初中山王開平王諸君始戰于鄱陽湖。采石磯。再戰于沙漠。北平水戰。勝馬步戰。亦勝。故得驅逐胡元。以成一統。今水營止以紅船自守。豈驅騎入水戰乎。本部院若復河東。不以水汎草草了事。且並用之於陸地。各將毋得虛冒。賜各將酒飯。快船稟報毛帥已到。未見。

至六月初一日。毛帥見上下交拜。毛帥親進禮帖三封。小飯三桌。傳入船去。毛帥側坐茶叙。既敘小飯。面與毛帥叙云。遼東海外只本部院與貴鎮二人務必同心共濟。方可結局。本部院歷險至此。欲相商為進。取計軍國大事。在此一舉。本部院有箇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藥否。毛帥曰。文龍在海外八年。也有許多

文龍自言錢糧缺少
文龍自言成功不難

督師給夷丁銀米及布

文龍親丁帶刀環遶

文龍不悅

大犒東江將卒

文龍問何日起身

功績。只因小人之言。致錢糧缺少。又無器械馬匹。不曾遂得心願。若一一應付。要幫助成功。也不為難。辭回。傳免謝。分付船上不便。借島崖毛帥帳房待酒。督師屈體。推誠密語。毛帥略無難色。二更後方散。

初二日。毛帥請袁督師登島相見。禮畢。東江將官請毛帥及各夷丁叩見討馬。夷丁每名給銀一兩。米一石。布一疋。隨上席。毛帥親丁帶刀環遶。袁督師叱退。與毛帥密語。二更方散。

初三日。督師差官謝酒。毛帥又設席相請。督師便服登島。又酒叙。至終方有傲狀。毛帥有不悅意。酒散。袁傳副將汪翥入話。叙至五更方出。

初四日。賜東江兵三千五百七十五名。賞官銀。每員三五兩不等。賞兵銀。每名數錢。又將帶來銀十萬交卸東江官。明日傳齊旗鼓。王副將行文毛帥。自後旅順。東行。毛帥印信。西行。督師印信。又行文傳諭。恢復鎮江旅順。俱着遵依。

初五日。傳各兵登崖。榜圍較射領賞。毛帥見稟。問老爺於何日起身。督師云。寧

督師拜交龍

文龍兵丁截

在圍外

督師第一詰

督師以言動
江東諸將

督師第二詰

文龍不允設
東江餉部罪
狀一

文龍要分東
西節制罪狀

文龍不允查
兵馬錢糧罪

狀三

遠重地。本部院來日便行。今邀貴鎮盤桓。觀兵較射。毛帥欣從。督師云。明日不能躡辭。國家海外重寄。合受本部院一拜。拜畢。隨登島山。謝參將。暗傳號令。各營兵四面撈圍。毛帥隨行。官百餘員。俱繞在圍內。其兵丁截在外。督師問東江各官姓名。俱應姓毛。毛帥云。這多是做戶的小孫。督師云。你們那里多姓毛。是出不得幾個這樣好漢。俱人人可用。我寧遠官有許多。俸兵有許多。糧尙然不足。飽煖念你們海外勞苦。每人只得米一斛。甚主家有幾口。俱分食此米。言念及此。情實痛酸。你們受我本部院一拜。當爲國家出力。自後不愁無餉。各官感泣叩首。再四隨行。問毛帥云。本部院節制四鎮。嚴清海禁。實恐天津登萊受心腹之患。今請設東江餉部。錢糧由寧遠送至東江。亦便。昨與貴鎮相商。必欲解銀。自往登萊。耀買。又必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節制。并設道核稽。國家所費查兵馬錢糧。俱不見允。終不然只管混賬。國家費許多錢糧。要這東江何用。本部院披肝瀝膽。與你說了。三日。只道你回頭是岸也。還不遲。那曉得。你狼子野

文龍不聽督師良言罪狀

四文龍目無督師罪狀五

督師第三節

督師宣告江東各官

文龍自云該死

斬毛文龍於帳前

心總是一片欺誑到底你目中無本部院猶可方今聖天子英武天縱國法豈容得你語畢西向叩請王命着人將毛文龍拿下剝去衣冠文龍尙有抗拒意督師又責曰你道本部院是個書生本部院却是一個將首你這毛文龍欺君罔上冒兵尅餉屠戮遼民殘破高麗騷擾登萊驕害各商擄掠民船變人姓名淫人子女這是你該死罪案今日殺了你本部院若不能恢復遼東願試尙方以償你命又宣言東江各官曰毛文龍這樣罪惡你們說他該殺不該殺若本部院屈殺了他你們就上來殺我衆將官相對失色叩頭哀告文龍語塞但云文龍有罪自知該死求督師老爺開恩督師云你不知國法久了若不殺你這一塊土非皇上所有遂西向叩請尙方寶劍令水營都司趙一枝何麟圖監斬旗牌官張國柄執着尙方劍斬毛文龍首級於帳前即分付將頭付他親人備棺木殮安葬園外是時兵丁洵洵見我兵嚴整勢不能犯督師又喚東江各官來見諭曰本部院今日只斬毛文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還是殺人安人你各

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

各復本姓爲
國報效

將師分東江
兵爲四協

以銀十萬賞
各兵

宣諭旅順

陳繼盛代管
東江事務

諭文龍子償
還所欠商銀
查島中冤獄
及擄來客商
艦隻

將照舊供職各復本姓爲國報效罪不及你不必憂疑又分付將東江兵二萬八千分爲四協殺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祿管一協兵以旂鼓徐敷奏管一協兵還有二協東江衆官保游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二員管之又分付東江官兵久被毛帥剝削將帶來銀十萬賞各島兵一員各賞銀三兩名爲張賞功東江旂鼓馮有時將見在官兵一千八百員共賞銀五千四百兩以昭信賞必伐之意餘兵四協照例給賞又諭馮旗鼓速差人往旅順宣諭又諭將毛帥印繳來東江事務權着陳繼盛代管俟一協能建大功即將此印題授諭畢離島登舟發牌一面曉諭安撫各島軍民票行登州游擊尹繼阿速備艦船二十隻候用又諭文龍子毛承先安撫後所欠商銀着辦償還發小帖云戶部委官陳越禮授守備督運各島糧餉又發犒賞四協扎付又差官查島中冤獄并擄來客商船隻俱即查報商人洪秀等十名訖至夜請徽州朱相公拂纓上船敍坐一方散。

初六日。命備酒席。督師親詣文龍棺前拜祭。云。昨日我奉皇上命。斬你是朝廷。法。今日祭你是本部院情。遂下淚。各官將俱下淚感歎。

初七日。登山試炮。試演。

初八日。差中軍官往皮島取劍并符驗。

初九日。往旅順。官軍迎接。佈置畢。

初十日。晚開船。

十一日。抵寧遠。是夜風大。

十二日。早過江進城畢。

捫蝨談虎客曰。袁督師天挺偉人。雄才大略。近世無兩。其視毛文龍。不過狐鼠等類。曾不足以當其一指趾。馭之杯酒間。僅如振落而國家之大患已潛銷。彼浙人狗其私情。猶有爲毛極口呼冤者。斯真可謂別有肺腸矣。飲冰子頃爲督師傳。刻意表章。顧於斬毛文龍一事不甚詳。今得是記補之。閱者之

快意。爲何如哉。吾嘗論以叔季衰亡之國。攫犬羊暴起之衆。自有歷史以來。未有能取勝者。能取勝自督師始。且不徒取勝而已。實足制敵死命。而無難。是中經營慘淡。殆非尋常英雄所能勝。任夫知敵所長而避之。偵敵所短而乘之。難矣。然猶非至難也。大敗之後。人無固志。胡塵乍起。望風而逃。於此而欲振作士氣。俾將卒去其畏敵之心。起其滅敵之望。甯非難中之至難者哉。以此而論督師。殆天人不可及歟。今世而有督師爲之。執鞭所忻慕焉。近人陳子莊著庸閒齋筆記。極詆左袒毛氏之人。并言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子。始知文龍曾通款我朝。文龍在明。實萬死不足惜。云嗚呼。亦足見公論之久而愈彰矣。

北使紀畧 (采荆駝逸史本)

奉使因由

第一次召對

左懋第馬紹
愉同行
以銀十萬金
千兩緞絹萬
疋酬清
封吳三桂為
薊國公
第二次召對

闖寇肆虐。逼犯北京。先帝賓天。宗社淪喪。洪範世受國恩。邇年廢居海濱。驚聞異變。泣憤同仇。徒跣至鎮江。史閣部招同過江。議安將士。忽接禮部劄付。奉旨召對。始知為吳三桂借虜破賊。顧大宗伯薦往北使。蒙皇上面賜召對。國事多艱。惟命所之。義不敢辭。但使命甚重。非武臣可以專任。必得文臣同往。部議兵部侍郎左懋第。太僕寺卿馬紹愉。皆行。以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疋。為酬清之儀。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后。冊封吳三桂為薊國公。本鎮恐夷情甚狡。事難遙度。就中機宜。必稟廟算。乃可奉行。具疏上請。復蒙皇上召對親切。羣臣廷議僉同。七月十八日。銀幣甫齊。始得啓塗。行至瓜儀。原請借用各鎮馬騾鮮有至者。箱鞞繁重。苦不能前。至清江浦。僱騾市馬。不足馱運。分留緞絹。從河汛舟。劉更平。田淮撫。各發兵二百餘名護送。十五日渡黃河。廿一日至宿遷。忽

至宿遷逢滿使曹攝政王書

至濟寧清官不許近城

濟寧以上民為滿用

滿官欲多得漕糧南官請攝政王早收一統

接滿使唐起龍等六人。賚來攝政王書。與本鎮事涉嫌疑。不敢遽進。當即具疏奏聞。念已奉使在道。難以中阻。與左馬二使酌議前行。廿五日至馬蘭屯。為沂縣之衝。時值土寇劫屯。聞本鎮至。半夜遁去。次日。委標下游擊孫國柱。執本鎮與左部院諭牌招撫。仍留國柱在本屯。團練鄉勇。即有土寇千人就撫為兵。八寨俱散。一方獲全。九月初一至望。塚貢家樓。遇土寇千人。劫馱打仗。護行將士。追殺數十人。寇退。箱鞘無恙。初五日至濟寧州。清官不許近城。樓宿放炮。吶喊。有欲出打仗狀。夜宿五里舖。次晨移駐二十里舖。以待水運緞幣。四日不至。姜參將王茂才。沿河催運。自渡河來村落。凋殘。巷無居人。將士裹糧。露宿濟寧。以上民為滿用。概不納兵。初九日。將隨護兵將發令南回。沿途另僱土著鄉兵。護行至汶上縣。滿官總河楊方興。統兵相遇。本鎮告以通好之意。彼嫚言謀國。要看大勢。我國兵強。如要和好。須多運漕糧來。我們好說話。只是你南官要我攝政王早收一統之業耳。本鎮對以逆闖未滅。正當南北同心。降官說話如何。

令明使自備
盤費

中傷使臣

逆輔馮銓解
說揭帖語

問議以屈膝
爲辱命
開議以關外

輕聽得。十五日。晚至臨清。有舊錦衣。駱養性。清用爲天津督撫。遣兵來迎。十八日。至德州。有清官巡撫山東方大猷。告示云。奉攝政王令旨。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備盤費。陳洪範左懋第。馬紹愉。止許百人進京朝見。其餘俱留置靜海。祖澤溥所帶多人。俱許入京等語。味其語意。目中已無使命。次早傳旨示之。傍有匿名一示。云。我乃俯倭而循。汝有正立而面。原非不令而行。何怪見賢而嫚。四語殊可駭異。疑爲地方無賴。借端中傷使臣也。及有報稱。目擊誰寫貼者。惟揭示存照而已。復聞清官知州將匿名示句。抄報至北京。攝政王令逆輔馮銓解說此語。乃是罵王王益滋不悅矣。至滄州。本鎮與左部院商確。虜驕且嫚。相見之禮如何。若執不見。當日面承召對。天語丁寧。恐無以通好。濟國事。因集馬太僕。梅主事。各參謀共議。僉云。時勢異殊。欲濟國事不妨稍從委曲。再四躊躇未協。迨次日。左部院出首輔。主議廷臣覆疏二通。以示本鎮。始知開議中以屈膝爲辱命。尊天朝體。議論乃定。因悉議中以關外甌脫與之許歲。

既許與清幣。閣議許歲幣。不得過十萬。關臣未知虜。關都僭號。

駭養性似不忘故國。

禁南人通消息於使臣。以覆宗國取容悅。王方二人力言不可和。虜王永鰲降。虜僭位。清小汗入都。馮銓之威福。

幣不得過十萬。覆疏中有酬恩而非欺敵等語。此由閣議時第知吳三桂借兵逐寇。不知虜踞都僭號猖獗如此。諒難受我戎索。使臣惟有不屈共矢矣。廿六日駱養性親到靜海縣。將三使臣所帶官丁止許百人進京。餘盡安置靜海古寺中。以夷官守之。養性雖奉夷旨。語之際似尙不忘故國。夷諜者偵知。以報攝政王怒。疑養性削職。遽問且京城內外訪察甚嚴。有南人潛通消息者。輒執以聞。陷北諸臣咸杜門。噤舌不敢接見。南人而甘心降虜者。惟日言絕通好。殺使臣。下江南。以取容悅。山東僭踞皆王永鰲。方大猷為政。聞其屢疏極言不可。和狀。嗣王永鰲為其裨將。縛之轅門。羣唾其面。爭鬻割之。足以昭降虜之報。廿九日至河西務。聞清小汗入都。擇十月初一日僭位。不便遽前。差官王廷翰。主員王言。假以副將聯名帖送內院。馮銓見帖寫侍生厲聲曰。入國問禁。何無上攝政王啓。輒敢持帖來見我。王言曰。大使奉本朝皇帝之命致謝清朝。大使行過濟寧。已草一啓。欲先達攝政王。及抵德州。見有不必敬他之說。因此中輟。今

馮銓語塞

大使貽攝政
王啓

洪承疇謝罪
馮銓三人之
狀態

祖大壽不忘
故國

吳三桂不敢
出見

左懋第素服
素帷
糜欲以御書
送至禮部

差官此來。正是問禁。馮銓語塞而厲稍平。徐曰。不收汝帖。可即進京來見。初五日。至張家灣。因貽攝政王啓大意。言為國以禮。三使奉御書禮幣而至。禮宜遣官郊迎。豈有呼之即入之禮。復草一書與內院諸臣。王言至內院。兩見洪承疇。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墮。謝陞時而胡帽時而南冠。默然。忸怩。馮銓則惟其所言。岸然自大。虜內院首剛陵榜什。問何以不逕進來。王言告以御書不可輕襲。若不差官去迎。使臣寧死不敢前進。初十日。虜差禮部。韃官又奇庫。迎至張家灣。祖澤溥。差原同參將辛自修二人。至灣說攝政王見啓意頗善。其父祖大壽傳言。少有機會。無不効力。暗遣人相聞。三桂三桂傳言。清朝法令甚嚴。恐致嫌疑。不敢出見。令所親來致意。終身不忍一矢相加。遣三桂旋西出勦賊。十二日。鼓吹前導。捧御書。從正陽門入城。使臣隨之。左部院素服素帷。虜將使臣及官兵人等。送至鴻臚寺居住。虜欲以御書送至禮部。捧書者却足不敢前。時已天晚。因亦迎入寺中。關防甚嚴。內外不許舉火。俱虜傳送。官丁飢寒殊苦。十三日。

夷官至寺詰問

夷官索御書

進貢文書

夷官剛陵榜什率衆至寺

中國人不慣坐地

兩國辨難之詞

立皇帝要有說

即位何用遺詔

有夷官禮部數人至寺。問南來諸公有何事至我國。三使應之曰。我朝新天子。聞貴國借兵破賊。復爲先帝發喪成服。令我等賚御書銀幣前來致謝。夷官云。有書可付吾們。應之曰。御書禮宜送入貴朝。不宜輕投你部。夷官云。凡進貢文書。俱到禮部轉啓。應之曰。天朝御書。何得以他國文書比。夷官云。說是御書。吾們也不收罷。作色而去。虜以謝禮爲貢。以天朝御書。同於他國貢文。以故御書不敢輕與。十四日。夷官剛陵榜什。率十餘人。俱夷服佩刀。直登寺堂。剛陵踞椅上坐。諸夷坐地。右毡上。通事指地。左氈曰。你們坐此。左部院正顏曰。我們中國人不比你們坐地。慣快取椅來。遂取椅三。與剛陵相對而坐。夷通事車令。即剛陵之弟。其人狡黠舌辨。通夷夏語。夷曰。我國發兵爲你們破賊報仇。江南不發一兵。突立皇帝。這是何說。三人曰。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孫。夙有聖德。先帝既喪。倫序相應。立之。誰曰不宜。夷曰。崇禎帝可有遺詔否。三人曰。先帝變出不測。安有遺詔。南都聞先帝之變。會今上至淮。天與人歸。臣民擁戴。告立於高皇帝之

夷詰問至使
臣身上

國服

江南尙大莫
便小覷

江南水鄉胡
騎能必勝乎
夷官來收銀

廟安事遺詔夷曰崇禎帝死時你南京臣子不來救援今日乃忽立新皇帝耶。應之曰北京失守事出不測南北地隔三千餘里諸臣聞變整練兵馬正欲北來勤賊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以故不便前來恐疑與貴國爲敵特令我等來謝相約殺賊耳夷曰你們向在何處今日却來多話左曰先帝遭變時我正在上江催兵陳總兵馬太僕尙在林下夷曰汝催兵曾殺得流賊否左曰我是催兵防堵地方闖賊也未曾敢犯上江夷曰汝服孝假充是忠臣不本鎮應之曰左部院是母喪又是國服夷曰毋多言我們已發大兵下江南左曰江南尙大兵馬甚多莫便小覷了夷聞江南尙大之言覺有不悅本鎮應之曰我等原爲爾攝政王發兵破賊又爲先帝發喪成服皇帝命我等齎御書銀幣數千里遠來原是通好致謝何得以兵勢恐嚇果要用兵豈能阻你但以禮來反以兵往不是攝政王起初發兵破賊之意況江南水鄉胡騎能保其必勝乎剛陵不答徑起而出十五日內院夷官率戶部夷官來收銀幣對之曰銀幣是送你們的。

吏官撰奪餘金

密書馳報史

馬八王子領兵

西向攝政王詢諸

臣處置明使之法

馮銓天良喪盡

祖澤溥不復回南

祖澤溥剃頭痛哭

使臣放行

正該收去。將銀鞘十萬。金一千兩。先付。麟緞二千六百疋。餘緞絹尙在後運也。私計吳三桂既不出拜詔。則萬金可以無與。虜見十萬外尙有餘鞘。輒起攘奪。告之曰。銀一萬兩。緞二千疋。是賞吳三桂的。既到此地。你們亦收去。轉付諸夷。撫掌踊躍。負馱而去。目擊虜情。狡悍。事勢難爲。密修寸楮。令都司車鎮遠。踰垣而出。馳報史馬二輔。早飭備禦。嗣聞西寇勢急。連日八王子領兵出彰義門。往西勤賊。過此數日。封鎖寺門。杳無消息。令人密探。聞攝政王問內院諸人。南來使臣如何處他。某王子曰。殺了他罷。攝政搖手。馮銓曰。剃了他髮。拘留在此。攝政不答。洪承疇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難爲他們。下次無人敢來了。攝政曰。老洪言是。遂有放回之意矣。二十日。軍令送祖澤溥同來。參將辛自修。姜琦等八人至寺。稱祖錦衣。他父親留他。不去了。同來官丁。送在這邊。同回南去。辛自修言祖錦衣。十六日被虜。逼令剃頭。痛哭一日。夜自言奉命同來。事成好回南。今爲韃子。所以至死不忘國家等語。二十六日。剛陵至寺。說你們明早即行。我已

哭祭可以替得

夷不肯改葬先帝

夷人所謂三罪

督押明使出京

遣兵押送至濟寧。就去通知你江南。我要發兵南來。三使云。奉命而來。一爲致謝貴國。一爲祭告陵寢。一爲議葬先帝。尙要往昌平祭告。夷曰。我朝已替你們哭過了。祭過了。葬過了。你們哭甚麼。祭甚麼。葬甚麼。先帝在時。賊來不發兵。先帝死後。擁兵不討賊。先帝不受你們江南不忠之臣的祭。本鎮應之曰。果不容我們改葬。願留銀二千兩。煩貴國委官督理如何。夷曰。吾國儘有錢糧。不須你們已葬了。不必改葬。出僞檄一通。當堂朗讀。三使坐而聽之。隨粘寺壁。大約以不救援先帝爲罪一。擅立皇帝爲罪二。各鎮擁兵虐民爲罪三。且夕發兵討罪等語。左曰。今上賢序。俱應何爲。擅立夷曰。前已說過了。不必再言。本鎮曰。原爲講好而來。今竟講不得好。耶。夷曰。來講。河上可講。江上可講。隨地可講。本鎮曰。流賊在西。猖獗未滅。貴國又發兵而南。恐非貴國之利。夷曰。你們去。不要管吾。二十七日早。夷官二帶兵三百。立促出京。督押隨營安歇。不許一人前後。一人近語。二十九日至河西務。仰望諸陵。近在咫尺。不得一謁。祭告哀痛不禁。即在

明使望陵遙祭

清人以兵追擊左馬二使

左懋第之遺言

拘留使臣之故

河西務整備祭品。設位遙祭。文武將士皆痛哭失聲。初一日。至天津。遇後運緞絹。有戶部主事一員。押之而北。初四日。行過滄州十里。忽見夷官車。令帶兵四五十騎。追左馬二使。復回北京。本鎮曰。三人同來同歸。奈何復留二人。夷官曰。留二位暫當住任。你可速回南去傳報。報我大兵就來。夷兵逼二使而北。擁本鎮南面。不許敘別。左部院惟於馬首曰。我以身許國。不得顧家致意。我朝當事諸公。速防河防江。本鎮此時。同出獨歸。肝腸欲裂矣。或傳虜使王之佐。魏之屏等三人。使南。王之佐。留後未回。初一日。魏之屏。北歸至京。有他言。故來追去。總之。夷狄豺狼。變幻莫測也。十五日。行至濟寧。途遇王之佐。因託其善爲我辭。早還二使。十六日。虜兵押過濟寧二十里而回。途中知宿遷之失。急從徐州渡。聞虜發兵三股。北來及各處調合諸營。約有數萬。暫在濟寧養馬。便欲南犯。又聞調取巨舟數千。從海而南。防河防江。戰守之具。所當急爲有備者也。洪範勞苦備嘗。奉使無效。自維衰朽。稍免斧鉞。決計乞閒。惟是往返情事。逐日筆記一字。

不。敢。虛。僞。其。諸。夷。至。寺。嬾。語。尚。多。難。以。詳。述。姑。記。大。略。如。此。聽。高。明。垂。鑒。焉。謹。記。

捫。蝨。談。虎。客。曰。自。古。失。心。忘。本。反。噬。祖。國。未。有。如。明。末。諸。臣。之。甚。者。也。吳。三。桂。不。足。責。矣。彼。馮。銓。及。王。方。諸。人。非。所。謂。讀。書。種。子。世。受。國。恩。者。耶。一。反。顏。事。敵。視。故。君。故。國。如。不。共。戴。天。之。仇。務。必。撲。滅。翦。除。之。而。後。快。吾。不。解。黃。帝。堂。堂。華。胄。乃。有。此。輩。吾。不。解。神。州。泱。泱。山。川。乃。育。此。輩。三。百。年。前。賤。種。醜。類。已。繁。夥。若。是。則。今。日。漢。奸。順。民。充。塞。震。旦。其。亦。不。足。怪。也。夫。其。亦。不。足。怪。也。夫。



風倒梧桐記

(采荆駝逸史本)

兩廣大吏擁
立桂藩
建元永歷

改肇慶府署
爲行宮

內外惟魁楚
主裁

隆武弟立爲
皇帝建元紹
武

紹武遣兵侵
端溪

衡陽桂藩。流寇蹂躪其桐。封徙寓端溪。此崇禎末年事。福京弗守。兩廣制臺丁魁楚。會同粵西撫臺瞿式耜。廣東按臺王化澄。廣西按臺鄭封。肇慶知府朱治澗。策擁桂藩第二世子由榔爲皇帝。仍稱隆武二年。以明年爲永歷元年。改肇慶府署爲行宮。此丙戌年十月初九日事。晉魁楚首揆。兼攝冢宰事。式耜宗伯。預知機密。化澄憲副。封通參。治澗右副。兼兵部侍郎。提督兩廣。承魁楚後。內外局惟魁楚主裁。端溪隔羊城省會。止四百里。擁立時。喉凌烟列名多人。無一函商及三司各屬。既立後。不復頒新天子詔。惟嚮爵是課。時羊城左藩顧元鏡。恥不與策戴勳。適隆武閣臣何吾驤。蘇觀生。從閩逃歸。亦遂立隆武弟爲皇帝。改都司署爲行宮。建元紹武。學臣林佳鼎。晉總憲。行大司馬事。提兵西上三水。意侵端溪。式耜亦奉命出東峽。設炮禦焉。十一月十五日林瞿對仗。一炮殲林。偵

帝奔梧州

帝再至端溪
李成棟突入
廣州紹武亡

帝再出奔

魁楚之別有
作用

楚魁之歷史

者誤傳瞿敗。端溪新創朝廷。逃徙一空。永歷帝隨衆奔遁。直達梧州五百里溯流。兩日夜并程也。太后馬氏通史書。原不欲世子稱帝。呼省臣李用楫。臺臣程源等。面呵無固志。且詰責棄逃狀。適式耜手報至。知前訛。諸臣皆伏地引罪。遂奉永歷帝再至端溪。別遣清江伯嚴雲從護。三宮頓駐桂林。十二月十五日。清朝總鎮李成棟突入廣州。蘇觀生伏誅。何吾驺。顧元鏡等皆投誠。紹武帝削除端溪丁魁楚。罔不知耗。惟計值百司。給憑給劄。無暇問峽以外事。二十五日早辰謝恩。見朝者猶趨踰殿陛。忽有肩輿出城。掠一小艇。駕上西峽。喧傳爲永歷帝。於是文武紛逐。各不相顧。帝固知有確信。隨奔者亦知事決大壞。不可瞬息留。惟魁楚則春容雅度。漸移行李入舟。瞠目而視。反若局外觀者。魁楚則別有作用。丁魁楚者。河內永城縣人也。晉撫失機。遣戊戌五年。戊寅年奉旨納餉三千兩。許本軍准回原籍。魁楚援例得歸永城縣。有在籍總兵劉超者。壬午年冬十月。以私仇殺丁艱侍。御魏景琦。按臺王漢奉旨往勘。超又一箭斃漢。且據縣劫衆

馬士英用魁
楚督兩廣

魁楚之反覆

魁楚通欵清
兵

鄉紳。勒魁楚爲之上疏訟寃。魁楚且欺且代。陰爲之計。別遣子弟兵四面布置。至癸未年三月初一日五更。伏兵四起。用鐵網遏超之身。擒解至京獻俘焉。魁楚叙功復職。當年職方郎王永績量加本省屯田巡撫之銜。至明年甲申。馬士英留都用事。竟總制兩廣。自乙酉二月到任。醜則未有之醜。貪則未有之貪。本年聞宏光之變。即潛通靖江王來廣舉事。靖江王果以桂林推官顧奕爲相國。臨桂知縣史其文爲兵尙。八月初七日王抵端溪。丁魁楚已於初六日拜福建隆武登極詔。隨架火砲碎靖江之艦。并擒史顧二人。解閩省正法焉。邀功靖越伯。此不可質之鬼神者。今擁立永歷。十二月十五日省城之變。彼知最早。即密遣親幹齎精金三千兩。珍寶稱是。囑其重賄清兵主將。須百計爲之先容。至永歷帝十二月廿五日逃奔時。彼日有密報。親幹已投入李成棟帳下爲家丁。惟望佳音入耳。故衆雖忙逃。而彼獨安閒也。彼有大礮船四十隻。將三年官囊裝入舟中。又在肇慶度年。丁亥年正月初旬。方移上岑溪縣。假意於城中修蓋茅

成棟招降魁

成棟恐弄魁

成棟殺魁楚
父子

屋實不登岸，靜候廣城消息。親幹於二月初，方敢以精金珍寶上供成棟。通魁楚孝敬至意。成棟曰：何不早言正娶，請你老爺仍做兩廣軍門，快齋書去。二月二十六日，魁楚於岑溪縣舟中，得成棟手翰，喜從天降，更不必造屋，仍移四十號哨船，順流東下。時李成棟駐梧州，先上五里迎接，握手談心，相見恨晚。知魁楚三子入廣，已失其二，止存一大令郎，亦必請見，交情世誼，有加無已。臨晚成棟請魁楚父子接風，隆重出於常套之外。握手訂曰：明日吉期，即煩再攝兩廣篆，拜表即真，亦在明日。舉令旗令牌符驗，旗纛制臺舊勅印，一并手付。魁楚欣慰，笑樂之極，惟求早退，爲明日到任之舉，歡顏而別。魁楚就枕，魂隨蝶舞矣。忽三更時候，成棟舟中四面列炬，遣一令旗宣請丁老爺，丁相公密語。是時魁楚不知所以，父子急忙過船，見成棟正位不動，知事有變，即下跪曰：某止一子，請饒狗命。成棟曰：爾欲饒子乎？先令砍下左顧而首級至矣。即驅殺魁楚焉。成棟再上船頭，四面火光照耀，如同白日。將魁楚家丁，每營分配一人家眷船中。

貪官末路

丁魁楚無君
之報
帝再至梧州

式租之忠

帝北駐武岡

一妻四妾三媳二女幾婢幾僕婦逐一搜檢歸入成棟舟中惟一妾於過船時投入水中四十船之厚囊未嘗失一紙角悉歸成棟魁楚三年貪酷止贏得父子駢首妻妾媳女悉他人臂上歡也哀哉雖然豈盡貪酷之罪聞其舟中精銀實有八十四萬倫以十萬佐永歷上桂林四十大哨船接護之猶不失身榮首相妻兒恒在膝下也總之無君之報魁楚可鑒焉丁亥永歷元年正月朔永歷再達梧州命知府陸世廉取庫銀五十兩爲僱夫費北進府江所召次輔李永芳晏日曙同鄉田芳銀臺鄭封等俱潛入博白縣深山隨行者惟總憲王化澄大司農吳炳官詹方以智文選吳貞毓省唐鍼臺程源中翰吳其靈洪士彭大金吾馬吉祥而已式租仍留端溪同朱治憫爲守禦計復逗遛梧江者幾日二月初式租方尾永歷帝至桂林亦改府署爲行宮在途先已拜方以智吳炳並相知湖廣武岡州及長衝永寶四府清朝兵馬未至尙爲野渡橫舟矣方吳二相隨駕北上駐武岡瞿式租留守桂林王化澄亦協理閣務馬吉祥并二宮於

相嚴起恒

何騰蛟守衛

忠貞營

帝敗於武岡

帝奔慶遷府
至象州

馬吉翔力留
群臣

帝至桂林

三月初往湖南。上武岡。衡水道臣嚴起恒郊迎。面潤身長。品有相狀。遂拜相。白日間。崇禎末年。河南江北未勦流寇。曹志建。王朝俊等。奚啻數百頭目。今皆遁入湖南。來歸者悉賜五等爵。又晉何騰蛟爲制臺。加宮保。駐衡陽。李自成殘兵高必正等。聲言百萬。流入長沙等處。騰蛟具奏堵允錫制之。題曰忠貞營。分爲十營。聲勢稍振。不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武岡敗。斫北關棄釜。而除帝駕。三宮無不徒步跣足而奔。呱呱世子。兩匝月矣。竟委沙灘。中宮嫡妹。與王皇親嫡母。乘輿出城。亦迷失無踪。吳炳不及出而死。又恐清兵于正路自全州灌陽入桂林。帝與逃難臣工。從間道踉蹌至慶遠府。僅覓二小艇。載帝與三宮。十一月。中至象州。意欲進南寧府。爲永永不出之計。又爲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寥寥文武。皆以青衣裹頭。胼手胝足。面無生氣。幾欲散去。馬吉翔左右。帝力挽衆。乃分閣臣王化澄。吏左吳貞毓。司禮龐天壽。護三宮。上南寧。永歷帝仍溯十八灘。逆流北上。十一月初三日。舟達桂林。得息殘喘焉。式紹與起恒並相。君臣。

霍允中夜劫
帝出城掠百
官財物

帝奔南寧

帝資斧空乏

立太子

册土司

上下皆鍵戶。避兵人無土著。街無獨行柴米貨物。價昂五倍。軍丁居貨交易。不以善顏。無不度日。如年者。戊子永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夜三更。霍允中者。永城伯也。忽搶入大內。劫帝於寢被中。置之城外。將文武百官。網弔索勒。逼盡所有一晝夜飽颺。帝雖裸體。幸無傷。留守閣臣瞿式耜。搶掠罄盡。隻身逃下平樂府。桂林不可駐足矣。金吾馬吉翔。備布袍竹轎。掖帝而行。遇水濡足。過嶺。拔枝所不免也。三月初十日。入南寧。隨至者內閣嚴起。恒馬吉翔。吏科計兆。進兵科吳其。露戶科尹三。聘禮科洪士彭。大司馬蕭琦。七人耳。帝意直欲進土州。蕭琦上十便。十不便。疏止之。君臣資斧空乏。實甚。起恒以首揆兼太宰。即於十五日廣爲開選。邕城通二十四土州。檳榔客。鹽布客。及土樂戶。皆列駕班。四月初一日。生世子。王化澄。翌護三宮。功請册爲太子。詔曰。萬喜赦天下。時田州果化州等土官來朝。行在文武各曲意徇奉。冀得其歡心。思爲異日逃入之東道主。土巡司皆陞爲邑宰。土邑宰皆陞爲知府。竟有道銜與土知府。蓋土司舊規。原加

李成棟以廣東來降

成棟反正之歷史

成棟妾之義烈

臣僚一時皆集

一。等。行。事。以。道。衛。與。之。彼。竟。儼。然。開。府。矣。此。三。百。年。不。破。之。格。也。初。十。日。羊。城。總。鎮。李。成。棟。叛。清。朝。以。全。廣。還。永。歷。帝。遣。洪。天。擢。潘。曾。綺。李。綺。三。人。齎。奏。敦。駕。蹕。端。州。滿。朝。驚。喜。非。可。言。喻。然。無。有。信。之。者。亦。姑。應。之。而。已。先。是。成。棟。丁。亥。年。二。月。收。繳。兩。廣。文。武。印。信。大。小。不。下。五。千。顆。於。中。取。出。制。臺。印。藏。之。有。一。愛。妾。雲。間。所。得。青。樓。也。獨。攜。往。閩。粵。揣。知。其。意。因。朝。夕。慙。思。成。棟。置。不。理。至。今。年。四。月。初。三。日。晚。飯。侍。酒。復。挑。之。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蓋。成。棟。本。來。家。眷。悉。駐。在。松。江。府。城。內。愛。妾。曰。吾。敢。獨。享。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取。刀。自。刎。成。棟。抱。尸。哭。曰。女。子。乎。是。矣。當。即。取。梨。園。袍。裳。腰。金。吉。服。晉。賢。冠。四。拜。而。斂。之。出。兩。廣。制。臺。印。具。疏。迎。永。歷。帝。於。南。寧。洪。潘。李。三。人。到。後。又。有。沈。原。宥。者。再。齎。成。棟。速。駕。之。奏。至。知。其。事。果。真。于。是。彈。寇。之。興。草。木。皆。飛。王。化。澄。杜。門。半。年。有。餘。忽。爾。入。直。矣。朱。天。麟。變。姓。名。隱。太。平。府。走。別。竇。邀。拜。相。矣。晏。清。自。田。州。出。爲。冢。宰。矣。張。鳳。翼。兵。科。兼。翰林。修。撰。矣。張。佐。辰。與。扶。綱。自。貴。州。來。司。文。選。

牛鬼蛇神一
齊出現

考功矣。顧之俊于制中。亦來隨。駕上天。地人三策。水火藥三用矣。張起王者友。等各造一名色營。考選矣。吳江縣書役王正國爲吏部司務矣。董雲襄爲大行矣。潘駿觀進兵曹而署戶曹矣。龐天壽掌司禮矣。吳貞毓吏侍兼副憲。先遣下兩廣諭李成棟矣。又下者貢之旨。村師巫童以及緇衣黃冠。凡能搨管出黑字於紙上者。悉投一呈曰。山東山西某府某縣生員。然必取其極遠者。以無可證也。曳裾就道。瀰漫如蟻。曾經出仕僉曰。迎鑾游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兩侍旬日間。駐列濟濟然相遇於朝堂。道左各不舉手爲禮。一二科甲在內。故凌氣質以自尊。二三勢力在內。爲豪兀以自高。此外菜傭屠夫門子。皂役倡優。擣卒等項。雖居然進賢冠也。行行隊隊。若不欲以面示人。但見無故穿吉服者。有之。無故穿素服者。有之。獨自錦繡者。亦有之。脚下之靴。皂朱而大藍剪絨者。不異也。快靴聊當取其形似耳。又有天青地白。竟有以油釘皮靴從事者。亦取其形似而已。章服補帶。恒未完備。亦未合式。補鶴而帶銀。則服不合。其帶帶金而補雀。則

中興之象如
帝出南寧

陳邦傳出現

帝駐潯州

以官札易路
喪

帶不合其服。帶黑角而四雲。大紅石藍。則帶服中。又相違其服。相舛其帶。至人不知其帶。人不知其服。人不知其站立位次。人不知其稱呼禮貌。滿朝皆無等威。攘臂脫肩。牛襟馬裾。新創朝廷。遂成墟市。巖起恒不得。不任其咎。喧嚷兩月。閏六月初十日。帝駕同三宮。方出南寧。時值急流。兩日夜已至潯州府。舊總兵陳邦傳。挽留訴功。柳慶二府。尙爲永歷守。然設官征賦自專也。訶大司馬蕭琦。不遣兵護衛。以石碎其舟。琦悶絕而死。晏日曙。李永茂。鄭封三人。各纒舟蒼梧縣。蛇廟三角嘴。以閒闖入廟。觸犯蛇神。暴疾而死。羊城端溪梧江千餘里間。注望龍舟順流而下。查不可得。爲陳邦傳百計投轄。帝駕又上潯州府。暫駐府署。爲行宮。給發割付。始而慶國自札。繼而部札。後則貴欽札。欽札者。皇帝用寶割官。與吏兵兩部不相涉者。巡檢典史。知縣知府。至科道翰林。侍郎。尙書。俱可札授。武則正副總兵。與參將三種。尙書。正總。欽。割。亦可。易百金。下廣路。費需之。此也。七月二十九日至端溪城下。李成棟百里外迎接。慰勞倍至。二十日駕留舟。

帝三入肇慶

築壇拜將

成棟率衆二十萬出南雄

袁彭年滑稽告示

中八月初一日辰刻。再入肇慶府行宮。宮中儲銀一萬兩。以備賞賚。餘衣飾器皿。亦約萬金。象魏堂陛。具體可觀。首相嚴起。恒次王化。澄次朱天麟。事之行止。政凡大小。必承成棟而後奏。成棟爲人。朴訥剛忍。無矜意。無喜容。不脂韋。不多言。文武內外。尊敬而深畏焉。永歷帝築壇拜之。壇半就。成棟曰。事在人之儆。不做安在壇之登。不登。蓋刎頸愛。妾刻不去懷。必欲得當。以暝九泉之目也。十二日。面奏永歷帝曰。南雄以下。事諸臣工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肩之。一言竟去。提兵二十萬上南雄。此時江右金聲桓。據南昌。已通成棟。約期南下矣。成棟去後。朝局大變。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向爲宜興心腹。宜興議處後。首揭之。後歸清朝。爲廣東學道。出示云。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致。峩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及返明朝。又復詆之矣。自矜爲反正功臣。今又恐從龍兩榜得志。道其本末長短。別出意見。橫制當局。成棟有養子李元允。姓賈。河南人。以其蠢濁。不携行間。留肇慶守家。彭年特隆其體。以內外權故屬之。挑其怒。用其怒。乘其喜。用其喜。

元允爲傀儡。彭年爲線索。傀儡之笑罵。無情線索之機權刺骨。一時政事人心。遂乖離殊甚。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正卿。潘曾緯廣東學道。李綺兵部尚書。曹燁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爲成棟之所親愛。皆自五羊來。爲一種。嚴王朱三相公。吏部尚書晏清。吏部侍郎吳貞毓。并雜項出身。六科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等。皆自南寧隨駕而來。爲一種。又有從各路至者。都察院右副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吳璟。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文選司郎中施召徵。光祿寺正卿陸世廉。太僕寺正卿馬光儀。制司郎中徐世儀。又爲一種。其廣東本地人。陳世傑。詞林吳以連。司封李貞省。高賚明。臺中楊邦翰。問卿唐元楫。方郎等。亦爲一種。一種望風歸人。一黨袁彭年。一手招。一手驅。有力者先登。無力者仰扳。無朝廷有成。棟成棟遠。元允近。元允之親幸。未可卜。彭年之指揮。不得不從。於是元允之門。遂如趨市。登其堂。望其闕。不啻龍門。每當朝期。東班

成棟之不肖子

成棟計殺修養甲

特別之壽禮

中興之盛事大業

成棟心疾忽作棄軍而逃

趨入西班牙交談，元允東班爲之一空。元允爲人暴戾自用，狂率不情。客至不揖，亦不送。喜遣僕卒與客賭博，諸公不惜身家，力陪奉之。謔浪罵座，罔忌人諱。皆袁彭年脅制內外，曲意枉徇，玉成之者中耶。無子，洵不誣矣。十月初十日夜，元允奉成棟密計，殺修養甲於德慶道上。自此威權愈赫。是月十五，元允誕辰，在朝文武公分之外，有私分私分之外，有私公分私公分之外，又有私私分私私分。饋送憧憧，月下呼崧呼壽，無般不出矣。八月至冬杪，相奔競於元允左右，便作中興盛事，調中興大業，成棟自于嶺外爲之也。誰知成棟十月二十四日到贛州府城下。二十六日五更黎明，聞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棟於夢中驚醒曰：董大成是吾中軍，彼呼之，吾軍已爲彼有矣。亟披藍布短馬衣，跨一騾，不言疾走。虔關至梅關六百里，兩晝夜大雨中奔蹶前趨。彼領兵三十萬，分爲十大營，各營一總戎，成棟棄軍而走。十總戎亦尾之而行，至進南安府城門。成棟若夢初覺，顧謂十人曰：爾等何得亦來。諸人曰：大老爺走矣，我等不得不來。成棟怒。

成棟遺珠

籌備禦者爲
愚人

焦璉之歷史

陳邦傳之歷史

曰。胡說。即手及愛將楊□□。二十萬士卒器械。盡棄贛州城下。止餘百人南下。亦無顏再入端溪面君。因順流直下珠江。爲再舉計。此信達朝中。諸臣工亦不以爲異。各爲封章。爲轉陞。仕籍紛紛無別想。別技。代成棟分憂。若有過計。如何外禦。如何內備。共噴爲愚人矣。至通政使疏陳乞職者。日以千計。閣臣稟擬。止有看議具奏四字。吏部門前。如破罌記綵樓招贅一曲。瞎眼折脚。俱來冀望。文選司雖掌銓選之權。無出選之地。廣東一省。非奉成棟旨咨。大小有司。不得擅爲除授。桂林平樂。則留守閣臣龔式相爲政。慶遠柳州。則新興伯焦璉爲政。焦璉者。陳邦傳出京時。京債主也。潯南思太四府。則原思恩伯令慶國公陳邦傳爲政。文選司以副昇陳之望。第給一空剖。爲後日到部憑據而已。兩衙門迎合彭年意。求元允歡顏。因共擊陳邦傳。邦傳故浙東人。原廣西總兵。隆武三年春。掛征蠻將軍印。成棟素賤惡之。以其丁亥年二月先有降表到羊城故也。至是擊之者。科臣金堡最勁。邦傳上疏云。皇上兩三年幾次奔逃。流離顛沛之極。並無

閣臣擠排之
活劇

帝聞外變而
震
辛苦賊中來

一位。兩衙門官兵。共嘗辛苦。何今日即次稍安。侍御濟鏘。議論紛紜若是。如以臣爲無餉無兵。竊取勳爵。請即遣金堡爲臣監軍。觀臣十年糧草。十萬鐵騎。已丑年正月初十日疏入。十一日朱天麟票擬。有金堡何來朕亦未悉之句。時嚴起恒久欲擠朱。而無其隙。即以此票擬字樣。密示吏科丁時魁。時魁陡然震怒。連夜約結兩衙門。於十三日早。盡率現在科道十六人。進入丹墀。共言疆臣箝結言官之口。將來唐末節度可虞。宗周守府再見。因哄叫而出口。我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擲棄庭中。小帽白衣冠而出。所恃者李元允也。元允承彭年之稟箚。權通大內。勢逼至尊。時永歷帝正在穿堂。召太僕馬光。追論五年前永州被難逃入全州事。忽聞外變。兩手震索。茶遂傾衣。情實可憫。可恨時魁等。金堡原任臨清州知州。李賊來時。云何。杜工部有喜達行在詩。辛苦賊中來之句。謂嘲其痛筋也。十四日早。特降諭旨。勅李元允各到十六位科道門。諭令仍入辦事。另發票擬。閣臣朱天麟即日放還田里。科臣以爲丰裁矯矯。

史 宋天麟之歷

閣臣爭位之
無賴

朱怪朱痴之
名目

中興侍御第一美舉。天麟於是不得不掛冠。天麟舉動。原不協輿情。其未出山時。變姓名隱居大平府山中。知有李成棟歸明之事。適王太監保到日買蘇本。因盛欺之。王具疏特薦。詳述天麟肴饌之盛。禮儀之恭。而不諱。彼不知大體。以爲薦之懇摯耳。嚴王二相。則不容有第三人。直以該部知道還之。又求慶國陳邦傳特疏。嚴王二相諒擬以宗伯召。時爲六月初一日。閏三日天麟見朝矣。宗伯篆王化澄兼攝。初五日化澄以禮篆送天麟。天麟不受也。往返推辭。自旦至暮。終不允諾。科道兩衙門傳揭曰。天麟原以閣臣薦。豈宜授之宗伯。今當合詞以閣臣請。明日疏上。則仍以該部知道還之。於是天麟不得不受宗伯矣。無已乃營大兒日。生爲侍御。即令管河道事。次兒月生爲中翰。弟天鳳爲大行。又僱鄉兵四十五人。挺鎗揭旗。隨侍左右。云爲將來出將地。凡會客講話。非日晷夜分不了。在蘇爲朱怪。在廣爲朱痴。至是一門攢逐。半係自取。又去秋七月。帝駕留潯州時。帝允邦傳居守潯州。寫勅中書張立。先得銀二十四兩。遂以世字易

成棟心疾又作

成棟兵敗

成棟與騰蛟皆歿

居字亦併發之。欲追其勅更正居字。然而未果也。正月二月。以攻陳邦傳爲正課。其餘總不暇計。至李成棟舊冬十一月還羊城。整頓兵馬。十二月二十七日。又上南雄。於滇陽峽中。忽見所殺之將楊某索命。成棟攀弓射之。身隨弦去。墮入水中。救起。神情慘然。從此亦不敢踰梅關。駐軍信豐縣城中。二月二十六日。出師南下。三更先發火器手三百。屬付曰。如前遇敵兵。盡發火礮。我爲後應。不爾竟前走。至黎明。杳無礮聲。衆皆曰。火器軍決然前往。吾當拔營。披甲上馬。言未絕口。清兵殺入。滿營潰亂。蓋火器手遇清兵。當欲取火。奈暴雨忽至。火爲雨滅。火砲半聲不發。三百火器手。斫斬不遺一人故也。成棟營後即係急流大山澗。有見成棟被甲未完。乘一跛馬渡澗者。及過澗後覓之。無有也。

己丑。永歷三年三月初七日。成棟凶信與湖廣何騰蛟凶信。一刻並至。驚破魂胆。逃徙徹晝夜。議論水火門戶。冰炭萬千。葛藤悉皆解釋。平靖者一月。兩衙門有望氣者。以爲成棟死而元允不足恃。彭年之健翮。思有以鑿之。具重朝廷押。

帶氣其疏

假山之難支

五虎之可怕

虎市

奔競一疏。申請以事權歸永歷帝。隱彈及彭年之把持。彭年拂然震怒。答疏中有
倫臣舊年以三千鐵騎。鼓勵西行。今日君臣安在等語。永歷持其章疏。泣訴臣下
舉朝失色。肇慶因而有假山圖五虎號。假山圖者。假者賈也。繪假山一座。下繪
朝官數百。有以首戴之者。有以手訖之者。有以肩背負之者。有以木杖支之者。
有仰望者。有遠聽者。有指點話言者。有驚怕退避。兩手掩耳而走者。又山嶺黑
氣一道。直上冲天。此皆市井童叟。不平於胸中。爲此圖以詼諧之也。五虎號者。
吏部丁時魁。戶部蒙至發。俱彭年同鄉。楚產也。一爲虎尾。一爲虎脚。兵部金堡。
浙人也。因在福建爲延平知府。疏激隆武。賞罰不明。連殺同鄉尹文煥。施璩。二
人。人畏之也。爲虎牙。副憲劉湘。客關中。一布衣。來自留守閣臣瞿式耜。又爲成
棟。同鄉。故爲虎皮。虎頭則袁彭年也。日將禮制二字。說迂談。講空話。因之獲
厚利。言非虎黨不發。事非虎黨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忽四月初六日。雲南
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鼎揚。可仕等六人。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

風倒梧桐記

三七

孫可望求封秦王

遺書求封秦王。其書曰。先秦王盪平中土。翦除貪官汚吏。十年來未嘗忘忠君愛國之心。不謂自成犯順。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乞勅重臣。會觀詔上。謹書。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以方幅黃紙書之。不奉朔亦不建朔如此。議下。羣臣憊懇以秦王封者十有八九。獨兵部金堡固爭。以爲祖制無有。李元允。袁彭年。因龔鼎可仕皆自陳邦傳來。亦決以爲不可。阻撓者兩月而未定。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處。中止隔田州。其間兩日可達。邦傳於戊子年十月。強娶南太道臣趙臺女爲媳。親到南寧。因通可望。可望所差之人。邦傳引導。可望附差出門時。有秦王不允滇兵殺出。南寧等語。邦傳首先被難者也。恐甚。知行在刻印。印。喙長計短。又爲金堡所持。不能必得。乃先假勅。差封孫可望爲秦王。可望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辨蹈稱臣。受封秦王後。率其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秦王升座。受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慶賀。禮畢。正欲繕表稱賀。適龔鼎等賈荊郡王之

陳邦傳假勅封可望秦王

可望之希望

懼難破

沐天波一縉
不舍

勅到。可望毀裂棄地。不問亦不改前封也。謝表亦遂止。時已十月初矣。孫可望者。張獻忠養子中之一。自獻忠丙戌年砲斃於成都府。可望遂入貴州。據定番城。依息人馬。其意欲入滇南取沐府也。不意沐府之事更奇。沐府世守雲南。爲桑土綢繆計。即稍破。懼亦情理之所應然。乃燕臺告變。彼高臥也。金陵失守。彼高臥也。丙戌七月。福京再陷。於是三司兩院。啓請增兵守滇南境口。恐防客兵流入。增兵必先措餉。今求助餉。沐主天波。戚容曰。極是要緊事。只爲邇年多費。不能助一縉。奈何奈何。還宜從長酌處。然增兵之說。不可再遲。各有身家。刻下欲行者也。滇田甚穰。無容議加。天波以爲各土司用鹽頗多。再增本府一票。餉可從出矣。衆皆是之。乃令鹽場會計官。給運使之鹽票。再置沐府之餉票。准於九月爲始。初行時。土司有遵法納沐票餉銀者。初九日。楚雄府土司吳必魁抗令焉。於鹽場中。不惟棄沐票。并奪商鹽。鳴之縣。縣差捶之。鳴之府。府差殺之。聲音已無朱皇帝。何有沐國公。遂舉衆入城。執楚雄府文武官。數罪而殺之。又

范氏奇女子

併其城而據之。天波於是爲餉票生事矣。欲除大慙而克楚城。非藉壯隸之力不能也。計必調土司之強有力者以靖掃之。崇禎初年。滇南有浦民升之亂。民升非自能爲亂也。其妻范氏。姿甚嬌。色甚美。而力甚巨。且多智而不好靜。日驅挾民升振旗鼓掠勇壯以取樂朝廷爲之耗餉發帑幾二十萬兩院司道奪職鑄級者不計數。恇怯將弁殞命革逐。正不知幾十百也。後民升將敗。忽與言別曰。爾不可以我爲妻。我亦不與爾爲夫矣。即去。鶴慶府執一土司沙定洲曰。惟我與爾可爲夫妻。沙定洲曰。我有妻也。范氏曰。請出我與語之。妯娌稱呼。三言未畢。一揖拱定洲曰。今未可爲百年之好乎。於是定洲一遵范氏之約束。征發調遣。號令嚴明。遂爲滇南土司中富強第一。茲天波以令符調之。彼欣然傾洞而出。十一月初旬。困楚雄。十五日已解。吳必魁掃靖楚雄府。奏令再設文武各屬。爲守土撫治計。天波喜甚。資金帛重賞之。定洲又奏曰。臣夫婦欲來面恩。至是月二十九日。天波升座。兩樹設儀仗。鼓樂旗幟。極其炫耀。受拜受賀。定

范氏歸沙定洲

定洲襲攻天

波

天波慳盡
入沙氏

可望入雲南

洲止夫婦兩人耳。三叩未完。兩人俯首。忽趨上殿。急視之。兩人各舞兩刀。已格殺左右幾人。天波急奔入內殿。兩人亦竟入內殿。隨見隨殺。沐府男婦內侍。不啻四五百頃刻。屍橫遍地。幸天波踰牆而逃。彼反徐徐升殿。已有拜賀趨踰。供其調遣。四城門又有定洲親信之人。典守盤詰。蓋彼破楚雄後。各兵已俱潛伏在城。亦刻期共起。天波慳養兵之幾百金。竟至妻兒不保。三百年祖業喪亡。亦可哀也。定洲夫婦坐據沐府。殿宇華美。宮室壯麗。三司兩院。許仍照舊供職。日輦天波三百年蓄積。盡入本洞。其所以藏之富厚。奚啻敵國。他物勿論。箭頭石。青箭頭。朱砂。落紅。琥珀。馬蹄。赤金。裝以細篋。每篋五十斤。藏以高板庫。每庫五十篋。共二百五十庫也。珍珠。青紅寶石。黃龍涼傘。一百四十頂。定洲夫婦。自十月搬運。至丁亥年四月方完。此信一達於孫可望之耳。拍案而起曰。此吾儿上肉也。沙定洲么麼小寇。何得襲我囊中之物。遂宵夜而行。竟入雲南府。時爲七月初二日。定洲夫婦已先三日遁歸本洞。可望只取沐府空宅。因咨訪天波。

國公爲報門官

貧人下場

異才不必守制

并駢戮三司兩院。天波來自大理府。可望許之復仇。即用天波爲報門官。十一月選三千精銳。困圍定洲土洞。至戊子年二月。擒獲定洲夫婦。并親戚四人。沐府之藏。并定洲之所。素有仍盡輦入沐府內宅。孫可望將所擒六賊。於沐天波坐前。活剝其皮。天波亦於可望前。叩首稱謝。此可望入滇之始末也。行在六月初。袁彭年生母死。自謂丁艱不守制。喧言於衆曰。我家受國恩深重。奕世科名。更受天地之宏大。代產異才。我今享年過先人。天正不欲置我於無用之地也。黨中人以爲國爾忘家。中興可望。宜晉世爵。馬太后甚惡之。宣查丁艱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又覩顏月餘。挾重賞而去。擁妾寓佛山焉。七八兩月。又爲堵允錫。浮蒼梧而下崧臺。始則頌。後則訕。闕者又兩月。永歷又批發學道李縉。生銀三千兩付之。連絡高必正。忠貞十營頭矣。李元允登門強索而去。時忠貞已下潯梧。擒殺允錫無可奈何。乃縱酒以解之。八月廿七日辭朝。適得史其文。無主家眷。委禽焉。因酒勝氣塞。色又承之。遂畢命於潯州府。因此番下廣。實爲

虎局

末葉爲相之苦

嚴起恒之相業

新戲子

中興之希望

李元允等所奚落也。朝中虎局久定。彭年雖去。無敢探穴。時崇禎朝舊相公何吾騶黃士俊。正月廿八日入直以來。論章不止盈篋。玆皆告歸。此時揆地紛囂。疏未拜稿。先商票擬。落旨拂情。則與相公仇。論相公袖中簿備一底簿示之。委云內改。聞有兩底簿云。又日出拜客。客必候面。頗煩苦。惟嚴起恒能耐之。故能久安。至九十兩月。起恒獨相。奉永歷帝。粉飾太平。贈何騰蛟中湘王。李成棟寧夏王。皆設壇挂帛。帝俱墳淚親上奠。又有假吳三桂疏。假東京回書。皆曰四方好音日至。如醉如夢。妄想妄憶而已。兩衙門又以考選考貢事。是非賄賂。日夜忙忙。長洲伯王皇親新。戲子成班。文武臣工。無夕不會。無會不戲。無戲不徹夜。加級加銜。巧獲三代恩綸。蔭子貶封。各樣異數。如如意珠。所想必求。所求必遂。武弁無不世襲分茅。叢爾端溪。臄腹俱滿。間有一二知己。亦思爲綠野錦堂計。奈梅關破玉。望難生出。日優悠姑待。若天下不獨生一李成棟。青樓女子必多。若成棟之愛妾者。曾見有見幾而不俟終日者三人。吳璟。方以智。李用楨也。吳

內廷供奉

掌宗伯見容入貢生。皆作牛頭馬面。挂冠朝門而去。方參機密。見渙發絲綸。不達城外。棄妻子而去。李則初遣勅封交南。以失印而罷。繼差勅封滇南。以議更而罷。又以家眷舟中。三次逢盜。日給無資。亦遂拂衣而去。此皆戊子己丑年事也。然宮禁湫隘。供奉清素。不踰千金子也。侍女寥寥。亦俱幼蠢。荆布內侍。夏國祥以六十金於廣城娶一歌舞青蛾。髮方覆額。不一月而失之。遍索城中不得。越三日於東池水面浮起紅帶。已殞命於中。想亦有所不得已也。蓋府署與高要縣學並峙。中隔一池。於是覆土堵其半。日於下午。永歷帝同內侍騎射其中。帝亦多命中。三宮從側樓閣視以爲樂。三宮者。太后馬。聖后王。生母也。中宮王。正宮也。每日三宮同帝供膳。止二十四金。凡有賞賚。亦在內。帝度又宏大。報捷面恩奏畢之後。必左顧曰。賞銀十兩與他。內侍吳國泰夏國祥等。甚以值日爲苦。至大司禮龐天壽。亦養御營兵十營。每營大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四人。參將之下。官頭二人。官頭之下。小卒一人耳。一營十人。十營亦有百人。此皆

宮內省之供應

一卒之御營

帝四次出奔

五虎失勢

四虎之末路

天壽出自己鈔。以爲永歷儀衛擁護。亦甚虧之矣。庚寅永歷四年正月初一日。清兵過梅關。初三日克南雄府。初七日信至肇慶。君臣上下。魂不附體。竄潰如崩。武官家丁。橫眼搶殺。先劫囊之重者。如冢宰晏清等。官之顯者。吏部丁時魁等。凡係文官。皆爲凡上肉。初九日永歷登舟。十三日解維。隨路劫奪。卒職無完膚。二月初一日至梧州。皆以舟爲家。李元允久與陳邦傅相軋。不敢西上。停舟肇慶。五虎失勢。報仇者寢皮食肉。獨袁彭年以艱先去。將金丁蒙劉四虎。奉旨逮問。照北京廠衛故事。全副刑具。輪番更用。以有馬吉翔在此。彼固以北金吾起家。縱送乘落盡其法也。招贓俱有十五六萬。云爲受刑不過所致。拷問時。金呼二祖列宗。丁與蒙劉。則滿口老爺饒命萬代公侯等語。不計叩頭而已。向之附五虎得志者。胆破魂消。傾家掩蓋。永歷登極三年。至是始見聲色。至四月聞羊城未下。杜永和時有捷報至梧州。李元允以計殺叛將羅守誠。局勢稍振。再行考選。略似人形者。無不繡衣鐵簡。木天銓席。然得之非分。天即有以敗之。如

嚴起恒之無聊舉動

董雲驤以臺中謝恩叩頭不起。殞於皇船。朱士焜吏科歸省。全家殲於賊手。潘駿觀改銓部矣。見朝無官帽。以便服行禮。人爲起方巾片片潘雙鶴之口號。亦遂奪職。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嚴起恒逍遙河上。至八月十五日。無以爲金鏡之獻。親書水殿二字。置一牌坊。鼓樂迎送皇帝所坐之船。再令羣工上表稱賀。情實孤舟嫠婦形似畫船。簫鼓戊子年五月初十日至今二年餘矣。從無有談兵說餉之疏。亦無有正氣壯論之臣。伴食戲。嚴起恒庸臣也。亦佞臣也。亦貪臣也。非奸臣也。罪不容誅。夫復何說。時廣東省臣兩廣總制杜永和。猶然固守。杜永和河南人。李成棟之謹身好友也。成棟渡澗殞身時。兩印永和佩之。得不亡失。傳之李栖鵬。栖鵬陷於梅嶺。仍不失。再傳之閻可義。可義病卒於韶州。又傳之李五老。五老者元允之兄。亦成棟之養子。軍士鼓噪而罷。又傳之羅守誠。守誠原成棟之中軍。亦以不協衆望而罷。此皆己丑年夏秋間事。至九月永和攝兩廣篆。專守羊城。庚寅年正月初七日。聞清兵過嶺。杜永和同三司江標等。於

兩廣督印之傳授

杜永和之守
羊城

范承恩獻羊
城於清

袁彭年首投
降

十四日出城上船。仍泊海珠寺側。俟清兵一到。即挂帆虎頭門也。不意俟至月終。杳無聲耗。永和復率三司官入城。各派汛地爲固守計。至二月初四日。清兵纔至。札營城北。仰攻甚難。蓋羊城東南二面距珠江。北城濠外有二里許汚田。人馬不可站立。惟西門一帶爲山麓。永和爲石重城守之。珠江以南。五大縣錢糧。各輸貢不少。懈。自二月至十月。清兵凡三大敗。永和晉封豫國公。十月初十日。永歷聖誕。永和會集文武官於五層樓拜牌。偶一言呼守西外城主將范承恩。其綽號范草包。直呼之。承恩以爲尋之於衆也。恨甚。范承恩者。淮安府之良隸。隨成棟入廣者。目不識丁。故曰草包。承恩遂潛通平南靖南二王。十月廿八日。二王兵竟攻西外城。承恩退入裏城。而外城失矣。連攻三日。至十一月初二日未刻。羊城崩陷。永和率三司官。攜兩廣印。航海而去。聞入暹羅國也。初五日。袁彭年首先投誠。捧犒軍銀八百兩。哭訴當年迫於李成棟之逆犯。後則着着仍爲清朝。此心可表天日。二王亦揮出之。又舊輔黃士俊。何吾驪。與及楊邦翰。

兩廣殺戮之慘

巨紳之賣國

李貞吳以連等各各投誠。惟恐或後。當時打油腔嘲士俊。有君王若問臣。年紀報道於今方刺頭之句。蓋崇禎末年。士俊曾膺存問也。年已八十有二。復遭此幾代升沈。有生不如死矣。何吾騶者更爲可怪。彼三百萬家私。大瀾小瀾之住宅。魏煥壯麗。總付之一炬。又兩廣軍民殺戮幾百萬城郭村野燬滅幾萬家。致世界兩次鼎革。皆由何吾騶與辜朝薦爭事權分爾。我所起從來兩廣在籍鄉紳。必有攬兩院三司之線索者。已未以後歸之香山矣。辛未以來潮陽辜朝薦每事欲與香豆角又角之。必欲勝其中。局勢畢竟香山大而力厚不勝也。憤甚。丙戌年八月清兵取閩。尙無入廣之令。朝薦潮州人也。潮州至閩省四日程耳。親往福州府獻下廣之策。盛言三月之功。可直達西粵桂林。思得首功便可壓倒香山而不使之出頭也。清兵總鎮李成棟遣三百精騎。宵夜東行。由老龍而下廣。過增城縣。俱潛入花山。十二月十五日上午。止將十人以青白布擔頭。作洋人舟子狀。直至廣城布政司前雙門下紫薇牌坊。人叢中各出頭布。現出辮

何吾驪真堪
羞死

陳子壯之死
節

百姓恨朝薦
請清兵

髮薙頭。當時止殺一人。滿城崩潰。十人分守六門。將城門謹閉。於城上巡視。候至第三日。三百精騎方到。李成棟大兵。月餘纔到。何吾驪投誠。乞修明史。門署纂修明史。額廣東人有吾驪。修史真堪羞死之謠。此時成棟初到。真是市不易肆。寸草不動。成棟亦無驚擾地方。但傳檄各府州縣。至明年二月已達潯大等處。兩廣定矣。辜朝薦不得別興風波。後朝薦全家被害。身首異處。居室火燬無遺。又因丁亥年二月初一日。陳子壯張家玉二人。堅義起兵。於是上而蒼梧。下而潮陽。各處伏莽。淫掠小民。村堡受禍。張家玉六月兵敗。身沉於江。陳子壯潛身於高明縣。復擁一妓者。因而被擒。解至省城。李成棟會同三司正法。成棟曰。若依國法。應劓三千七百刀。今折下十倍。三百七十刀罷。袁彭年跪稟曰。李老爺國法所在。還應三千七百刀。成棟曰。我尙恨其不死。來解也。何必如是。羊城上下稍靖。而潮陽界閩漳。山海深菁。盜賊日甚。百姓追原亂始。總起於辜朝薦。請過清兵。所至恨入骨髓。又朝薦之父。橫肆鄉曲。凡秤尺斗斛服食器用等。

帝至潯州兵
各散走

帝至南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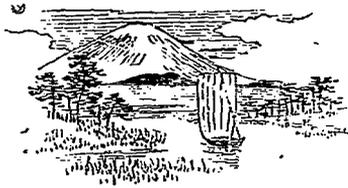
項。非奉彼號不得用。其秤曰辜爺秤。尺曰辜爺尺。之類是也。又成棟反明後。永歷帝見駐肇慶。朝薦竟不敢見朝。雖有門生禮科李用楫。三爲薦剡。恐一出而其事大露。潮州士庶。已欺其孤弱。己丑四月。激於義憤。盡誅滅其家。嗚呼。是亦丁魁楚無君之報也。至十一月初七日。聞羊城已失。各各抱頭鼠竄。移舟西上。不五里又搶殺遍行。上至藤縣。遂分兩股。從永歷帝者上右江。餘則入容縣港。王化潛等類是也。上右江者至潯州道上。兵各散走。永歷呼之而不應。入容縣港者。於北流境地。爲土寇盡行劫奪。棄妻失妾。亡子遺僕。比比皆是。鬻鬻子身。步行足重。乞食顏羞。向爲鴛班。貴客。今爲鵲形。喪狗。哀苦萬狀。人生當此。眞不幸也。永歷帝再上南寧府。仍以府署爲行宮。所喜嚴起。恒尙不忍舍去。同大金吾馬吉翔。大司禮龐天壽。三人班荆對泣而已。永歷五年正二兩月。因略平安。間有舊臣從別道而至者。又有新臣不三思而就職者。文武兩班。位列楚楚。然亦薙上露。水中漚。究無依恃。忽三月初一日。孫可望發兵三千。直抵邕江。亟取

江陵起恒死於

兵科都給事中。當日現任其職者應天吳晉叔也。腰斬之。猶以爲向日之金堡耳。不知官是而人非。再取首揆嚴起恒。在舟中與之追論不封秦王之故。相對猶然成禮。及別時則投之江。北邕江之水。極其汎暴。源從交趾流入。起恒家人急駕往救。直追至橫州得其屍焉。嗚呼。是亦云死之得其當矣。其餘朝臣。盡皆逃散。爲生爲死。不得聞之。丙戌年十月初九日至今。五六年中之事。局日變月新。千奇萬怪。後之作史者。諒亦幸此書之獨存也。

捫蝨談虎客曰。吾昔讀明季遺書。見夫遺臣烈士。不忍宗國之淪。胥舉義興師。前仆後繼。若爭以蹈白刃。灌身家爲至樂者。輒愾然而歎。以爲有民如此。卒至亡國。殆天命之果有在耶。今讀是書。乃知大謬不然。永歷賢主也。儻諸臣。稍有人心。未必不可以割據一方。藉延明祀。廼猛虎在門。視若無睹。門戶水火日。閔朝堂。睚眦恩怨之事。沸於蜩螗。敵愾勤王之人。杳如麟鳳。種種腐敗。毫無心肝。二百年後。披覽及之。猶令人怒髮上指。嗚呼。明之亡。非不幸矣。明

之○亡○不○亡○於○下○等○之○社○會○而○亡○於○多○數○之○士○夫○吾○敢○武○斷○之○矣○然○吾○不○暇○爲○
明○人○哀○吾○之○采○錄○此○書○貢○諸○新○學○界○竊○願○青○年○志○士○一○借○鑑○之○毋○使○後○世○以○
哀○明○人○者○復○哀○吾○人○也○



記朱一貴之亂 (采藍鼎元著本)

一貴好結納
以兵法部勒
其鳴

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臺灣民朱一貴作亂。一貴漳之長泰人。小名祖。游手無藝。好結納。奸宄爲鄉里所嫉。于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廈道轅役。尋被革。居母頂草地。飼鴨爲生。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民異焉。奸匪過者。輒欺延烹鴨。具饌務盡。歡時承平日久。守土恬熙。絕不以吏治民生爲意。防範疏濶。一貴心易之。辛丑春。鳳山縣令缺。臺郡太守王珍攝縣篆。委政次子。頗踰閑。徵收糧稅苛刻。以風聞捕治盟畝者數十人。違禁入內山伐竹木者十餘人。奸匪遂藉爲口實。日誣謗官府短長。搖惑人心。有黃殿者。居羅漢門。與朱一貴善。時謀不逞。往來密洽。三月李勇吳外鄭定瑞等。相率之羅漢門。見一貴曰。今地方官長。但知沉湎樛蒲耳。種種不堪。兵民瓦解。欲舉大事。此其時乎。一貴曰。然我姓朱。若以明朝後裔。簞鄉村歸者。必衆。皆曰可。夏四月十有九日。己酉。李勇吳外鄭定

一貴爲明裔

五十二人倡

官軍敗績

豪傑蠢起

瑞王、玉全、陳印等五十二人，即黃殿、庄中、奉一、貴、焚、表、結、盟，各招羽黨，得數百人，立賊幟，書大元帥朱，夜出岡山，襲劫塘汛。辛亥，警報至郡，總兵官歐陽凱集將弁議出兵。中營遊擊劉得紫請行弗許。右營游擊周應龍者，龐然魁偉，素議論風生，令以兵四百人殺賊。又白道府，遣臺灣縣丞馮迪調新港，日加留灣肅壠、麻豆四社土番，隨之前往。岡山距府治三十里，賊勢未盛，疾趨可滅。是日細雨霑泥，應龍率兵番行五里，駐半路店，翌日再進十五里，屯角帶圍。賊夜出檳榔林，汎防把總張文學迎戰，敗績。棄鳥鎗、籐牌、軍械，爲賊所得。應龍隔一溪不能救，賊復掠大湖，殺汎兵，飽所欲而去。南路賊首杜君英，于是日遣楊來、顏子京，率其衆百人之一貴所，稱君英在淡水檳榔林，招集粵東種地傭工客民，與陳福壽、劉國基議共掠臺灣府庫。又有郭國正、翁義起、草潭、戴穆、江國論起下埤頭林、曹林、騫林，踵起新園。王忠起小琉球，皆願從君英攻府。約朱一貴共事。癸丑，朱一貴移屯岡山之麓，周應龍兵至小岡山，遇賊與戰，千總陳元把總吳

鄉民響應

益等奮刀掩擊，賊大敗。退走入山，奪交友庄屯任。應龍收兵，劄二濫，顏子京亦回下淡水。甲寅，周應龍在二濫傳令兵番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銀五兩。土番性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燔民居，復斃八人。聞者股栗。乙卯，遠近賊黨借兵，番殺掠爲辭。鼓煽沿途庄店，迫脅居民，分授以幟。由是各鄉紛紛響應。豎賊旗幟，應龍進割楠仔坑，得南路營參將苗景龍警報，稱林曹諸賊夜攻新園寮軍器，下淡水營汛已陷。丙辰，周應龍後行十五里，宿南路營。丁巳，官軍遇賊於赤山，杜君英、朱一貴兩路夾攻，戰方亟，周應龍以後隊遽退，千總陳元戰死。把總周應遂被擒。吳益重創，佯死。陳元屍側，李碩負傷走。周應龍逃歸府治。一貴率羣賊大隊隨之。君英偕陳福壽、劉國基、載穆、翁飛虎、江國論、郭國正、楊來、顏子京、林曾、林鶯、林璉、鄭文苑、王忠等，攻鳳山縣南路營。把總林富戰死。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參將苗景龍逃匿萬丹港。漁寮三日爲穆、周、林、泗所擒。獻郭國正。國正令林泗翁義殺之，以其頭獻一貴。郡中聞赤山之敗，譁然大震。

文武家屬皆

記朱一貴之亂

道

官軍之軍法

文武各遣家屬宵遁。先後駕舟。並出鹿耳門。士民遂相率逃竄。戊午。總兵官歐陽凱與游擊劉得紫。率兵千餘人。稟協水師副將許雲章兵五百人。出紫春牛埔。列營以待。軍中夜驚。鎮兵四散。己未。黎明稍集。人無戰心。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城諸羅知縣朱夔等。捐銀一千五百兩。躬歷諸營勞軍。庚申。賊至。鎮協將弁鎗炮齊發。許雲躍馬當先陷陣。水師弁兵決命奮勇。陸師繼進。賊大敗。退屯竿津林。把總陳宋見樹應被縛牛車。力追殺賊。救周應。遂回營。而鎮標把總許陸。王曰。見賊勢浩大。終當復來。徑引去。是時水師左營游擊游崇功。巡宵笨港。聞報。以兵還入鹿耳門。遇文武眷屬舟。嘆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逃。則人心散。大事去矣。登岸赴敵。其壻馬某請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今日。邊知有家哉。麾衆馳春牛埔。五月朔日。辛酉。賊衆數萬俱集。劉得紫率兵備張成。以兵堵截中路口。在半路店迎敵。歐陽凱。許雲。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衝殺。鎮兵忽內亂。百總楊泰。綽號達家勇。

官軍大敗

者先通賊爲內應。刺歐陽凱墜馬。羣賊交刃。截其首而去。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馬總林彥皆死之。汀州鎮標把總石琳帶兵之臺換班。亦戰死。海壇把總李信創重已死。有王宋者憐而欲埋之。復蘇乃與皆匿血所。劉得案聞敗。率兵還救。所乘馬爲賊砍倒。與守備張成俱被擒。副將許雲衝突血戰。殺賊數百人。與遊擊游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奉把總李茂吉奮臂大呼。所向披靡。自黎明戰至日中。矢窮礮盡。重創遍體。墜馬步行。猶手刃數十賊。勢孤無援。左手被賊砍斷。乃罵曰。生不能殺盡逆奴。死必來殲滅汝等。賊怒。剛雲屍游崇功單騎殺賊數十人。馬蹶被殺。林文煌、趙奇奉俱戰死。李茂吉爲賊所執。至南較場。見戴穆挺立岸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穆曰。把總徵官耳。若壯士降。當以汝爲將軍。茂吉瞋目厲聲罵曰。我朝廷命官。豈從汝作賊。舉足踢賊。案翻。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賊。賊衆舉刀共斫之。頭腦破裂。尙指賊痛罵如初。氣絕乃已。官兵旣敗。臺協水師中營遊擊張彥實、右營遊擊王鼎守備萬奏

官軍諸將皆戰死

官吏相率逃
走澎湖

鎮道之醜亂

平凌進楊進千把總朱明劉清鄭耀等率兵十餘人戰船四十餘號聯踪揚帆。逃出澎湖鎮標左營遊擊孫文元奔至鹿耳門赴海死。右營游擊周應龍中營把總王升附商船逃歸內地直走泉州。把總李碩陳福尹成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許自重皆逃澎湖。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城縣丞馮廸典史王定國諸羅知縣朱夔典史張青遠皆一時相率登舟。慮港內商漁艇艦爲賊所有盡驅出鹿耳門齊赴澎湖。先是粵民高永壽在笨港負販爲生有病者于破廟餓且死永壽活之一日至南路遇前所活人歔歔感泣引之深山中談酒殺相待賊也與見朱一貴刀鎗森列言倡亂謀甚悉邀永壽入夥佯許之乘間逃回赴南路營告變弗信至府復告之鎮道以爲狂疾會審嚴刑坐妖言惑衆將論死從寬責逐過海。遞回原籍。賊平後制府移檄粵東喚高永壽至往羅漢門看之亦不是再至南路即矯逼尋上下山谷月餘乃還據高永壽昔日如夢如醉想是命當受刑今遍覽各山並無其處亦異事也又安平兵竊賣火藥載往接濟事發亦置弗問。又一僧異眼怪飾周遊街巷詭稱天帝使告臺民四月

朱一貴之兵略

一貴得鄭氏軍器立一貴爲王

全案俱定大

杪有大難。難至。惟門設香案。以黃紙爲小旗。書帝令二字。挿案中。可免及賊。至家如僧言。故官兵見者。以爲百姓從賊。多慌亂。以及于敗。羣賊攻破臺灣府。蓋朔午刻也。杜君英先入。任總兵官署。朱一貴繼入。居臺廈道署。同開府庫。分掠金銀。復開紅毛樓。樓故紅彝所築。舊名赤嵌城。紅毛酋長居焉。鄭氏以貯火藥軍器。四十年來。莫有啓者。賊疑爲金銀窖。故發之。得大小砲位刀鎗。硝磺。銅鐵。鉛彈如山。癸亥。立朱一貴爲王。通天冠。黃袍。玉帶。皆取之優。羣下擁坐堂上。呼萬歲。建號永和。北路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改。萬和尙。林泰。蕭眷等。亦于是月朔日。豎旗聚衆。越三日。環攻諸羅縣北路營。參將羅萬倉。千總陳徽。把總鄭高。葉旺。分門迎敵。萬倉當其南。出死力拒賊而戰。兵單無援。賊陳碧以竹篙鎗。戳其喉頤。張岳。賴元改。揮刀殺之。萬倉側室蔣氏。聞兵敗。自縊死。陳徽。鄭高。遜入山。集鄉民自保。乙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改。將羅參將首賚至府。獻一貴請功。一貴見全臺俱定。揚揚得意。以爲莫奈已何也。遂欲倣鄭氏。登高臺。鳴鐘。

記朱一貴之亂

五九

伐鼓呵唱拜跪。大封羣黨。以王玉全爲國師。王君彩、洪陣爲太師。杜君英、陳福壽、李勇、吳外翁、飛虎、陳印、戴穆、鄭定、瑞、郭國正、顏子京、楊來、黃殿、劉國基、黃日昇、江國論、王忠林、曹薛、菊林、壽林、璉、陳正、達、張看、賴池、賴元、改、鄭惟、晃、鄭文苑、陳成等皆爲國公。張岳不受公爵。封爲將軍。陳燥、蘇天威等爲侯。張阿山、卓敬、陳國進等爲都督。蕭斌、詹遜爲尙書內閣辦書。麻恩、林玉爲輔。駕大將軍。其餘文職部科以下。武職總官副將以下。不計其數。以鄭定、瑞、蘇天威同領兵三千。鎮守鹿耳門。是時僞職填街。摩肩觸額。優伶服飾。搜括靡遺。或戴幞頭。衣小袖。紗帽金冠。被甲騎牛。或以色綾裹其首。方巾朝服。炫煌于道。民間爲之謠曰。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童孺婦女。皆知其日暮必滅亡也。先是遊擊劉得紫被擒。引頸受刃。賊素重其名。弗忍殺。得紫曰。吾爲天子命官。不可不死。但求埋吾帥屍。首死瞑目耳。賊黃日昇嘉其義。聽之收埋。畢復禁之學宮朱子祠。求死不可得。賊與言弗應。進食弗食。七日仍不死。士民兵

澎湖官軍皆
僑

林亮之鎮定

僧進粥苦勸。皆弗食。至是諸生林臯。劉化鯉。爲言諸賊可滅狀。當報仇。得紫始受民餽食。啜粥延命。以待大師。作恢復計矣。臺中逃竄各官。及避難民人。于壬戌癸亥兩日。咸到澎湖。澎湖將弁。倉皇不知所措。見群情洶洶。而臺中文武俱至也。亦各出家屬登舟。將渡廈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聲震海岸。右營守備林亮。聞知。請協營主將掣回登舟各家屬。守澎湖諸將。猶豫不決。亮厲聲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我等。正爲緩急倚賴。非徒昇平食祿。廩營身家已也。今鋒刃未血而相率委去。他日斷首市曹。其能免乎。丈夫不死則已。死則死忠義耳。請整兵。配船守禦。要害俟賊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與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徑申主將號令。拔所佩刀。驅官民家屬各登岸。衆心始固。是時水師提督施世驃。日見難民船到廈。方知臺變。然未意全郡遽陷也。臺賊入府時。文武倉皇潰亂。至澎湖喘息稍定。乃具文申報。丙寅報至廈門。世驃集諸將議曰。臺寇猖獗極矣。六七日間。全郡俱陷。此殆非小敵也。今數百艘逃入內

地脫有奸徒混跡。乘虛鼓煽。廈島一搖。罪可言哉。其各謹巡防。嚴守禦。無敢懈怠。浙閩總督覺羅滿保聞臺陷。念廈門爲臺灣咽喉。閩南沿海根本重地。不可不親行彈壓。以定人心。爲進取恢復之計。會商巡撫呂。猶龍。綏輯省城。糧餉軍需諸務屬焉。密疏告變。且言星馳赴廈狀。請皇上稍寬督責。尅限一月。務必掃除兇醜。復還土疆。復念廈門地福人衆。軍興旁午。米價易騰。先移檄浙江廣東兩省。運米之廈。令布政使鈔木哈督買延津上游之米。運載赴廈平糶。飛咨促提督施世驃刻期出師。檄召南澳總兵官藍廷珍星赴廈門。面商征臺機務。以糧驛道韓奕總理廈門軍前糧餉。調撥軍需。僱募船隻諸事。偕督標左營參將王萬化。撫標左營游擊邊士偉。先兼程赴廈。宣諭百姓使無恐。量調閩省水陸各標營將備弁兵。悉由水道赴廈。聽候調遣。庚午。總督覺羅滿保發三山土申。抵泉之塗嶺。連接南澳鎮稟函。大喜曰。藍總兵所見事事與吾脗合。吾調此君平臺得人矣。蓋廷珍聞臺警。條陳出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廈。就近督師。而滿保

施世驤出師
復臺

藍鼎元之策
略

一貴禁淫掠

已兼程疾趨三日。澳稟適至。又嘉其指畫謨謀。皆洞中窺會。知爲帥必能成功。故云爾也。時陰雨連旬。乘竹兜子。從數騎。行泥淖中。所過人莫知爲制府者。乙亥至廈門。則提督施世驤已登舟出港兩日矣。初廈島居民聞臺變倉猝。疑賊且長驅澎廈。而漳泉山僻。無賴輩。偶語四處。有揭竿嘯聚之謀。居郡邑者。攜眷屬。避深山。居鄉村者。入郡邑。岌岌乎動矣。又聞各路徵兵。恐所至騷擾。米價騰貴。市里驚惶。及總督至廈。從容鎮靜。民乃晏然。招募丁壯。籍游手。皆隸軍中。伏莽萌芽。潛消淨盡。所徵各鎮協標營兵。多從海船赴廈。陸行至者。亦處之舟中。人給銀米。蔬菜有加。嚴令肅伍。船只許一人登岸。買辦所需。悉依民價。故雖大師雲集。而街巷寂然。不見兵革。未幾。所檄移諸路運載米石數萬。俱至。米價頓平民益歡。慶屈指臺郡可復也。臺中羣賊互爭。雄長。當內地總督過塗嶺之日。正朱一貴杜君英海外吞併之時。先是君英入府時。欲立其子杜會三爲王。衆不服。立朱一貴。君英故恚甚。每事驕蹇。掠婦女七人。閉營中。而一貴出禁淫掠。

黨人之內亂

戴穆強娶民間婦女。一貴殺之。以洪陣私鬻偽剖。併殺洪陣。君英所掠女有係吳外戚屬者。外請釋之。不聽。怒欲相攻。一貴遣楊來林璉往問。君英收縛來璉。一貴怒。密謀李勇郭國正等。整兵圍攻杜君英。敗之。君英與林沙堂等率勇賊數萬人。北走虎尾溪。至貓兒墟屯扎。剽掠村社。半線上下。多被蹂躪。所未至者惟南崙以北爾。淡水營守備陳策聞臺郡陷沒。恐賊人將至。督弁兵堅守。招集鄉壯。分佈要害。有奸民苑景文。潛踪入境。欲煽惑番民爲叛。策擒而斬之。遣隊目鄭明蔡武赴廈請救。則總督滿保已先于塗次移咨巡撫呂猶龍。就省撥兵賃船。從閩安直向淡水。及至廈。復以十艘配兵五百名。令金門守備李燕。北路營守備劉錫。帶領救淡。鄭明蔡武所坐船。遭風飄入澎湖。施世驃復遣澎湖右營遊擊張馱。領兵前往。及鄭明等至廈。則呂猶龍自省調發援淡之兵船亦至廈。滿保遣千總李都。賚令箭帶領。并會諸路官兵。星赴淡水應援。統計前後發往救淡之兵。共一千七百餘名。二十有七日。丁亥。南澳總兵官藍廷珍。單騎到

官軍援淡水

官軍用金方
征臺

廈所部舟師繼至。總督滿保大喜。與定平臺方略。委令總統征臺水陸大軍。帶領將弁八十餘員。官兵丁壯八千餘名。營哨商艘杉板頭澎仔等船四百餘號。舵工水手四千餘名。會提督施世驃于澎湖。刻期進剿。祭江誓師。滿保射造海濱送之。廷珍意氣慷慨。從容謂滿保曰。草寇不足煩區處。某一登彼岸。大人可即奏保蕩平也。六月朔日。辛卯。樓船出廈門港。翌日至青水洋。颶風驟起。浪高于桅。未幾覆溺者幾次。三軍相顧動色。藍廷珍親操舟御風。飄至銅山。戊戌。風定。發銅山。庚子。到澎湖。會提督施世驃。分定調遣計。先後赴澎。從征將弁。督標右營參將王萬化。陸路提標中營參將林政。後營遊擊范國斗。將軍標右營遊擊魏天錫。撫標左營遊擊邊士偉。水師提標右營遊擊王良駿。前營遊擊林秀。後營遊擊許華。金門鎮標右營遊擊薄有成。銅山營遊擊鄭耀祖。海壇鎮標左營遊擊謝希賢。閩安鎮標左營遊擊朱文福。寧鎮標右營遊擊郭祺。汀州鎮標左營遊擊王紹緒。漳州鎮標左營遊擊齊元輔。雲霄營遊擊金作礪。興化協標。

右營遊擊胡璟。原任海壇鎮左營遊擊。李祖。原任黃巖鎮中營遊擊。陳允。陸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南澳鎮右營守備呂瑞麟。閩安協右營守備洪平。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陵。水師提標左營守備高得志。泉州城守營守備鄭文祥。興化協左營守備劉永貴。同安營守備葉應龍。烽火營守備蔡勇。漳浦營守備蘇明良。安平協千總董方。及各標營千總胡廣等。把總蘇榮等。俸滿千總林君卿等。共參遊都守千把一百二十餘員。日兵丁壯一萬二千餘人。大小船六百餘號。舵工水手六千餘名。軍火器械米鹽蔬菜一切軍需。皆總督滿保自廈整備。靡有欠缺。所用商船俱發價僱募。義不受直者量給外委守備千把總銜。劄以鼓勵之。復慮大兵進剿。澎島單虛。檄召金門鎮總兵官黃英。統領海壇鎮標右營遊擊李殿臣。羅源營遊擊王良翰。福州城守營都司李經世。將軍標左營守備黃元溥。水師提標後營守備何重申。相山營守備關威。長福營守備王晏。協同副將羅光乾。左營遊擊陳國星。守備邱延祚等。督

敗將之處置

吳良爲朱一
貴游說澎湖

藍廷珍之仁
心

官兵防守澎湖。其餘繼至者。皆令施世驥藍廷珍軍前從征。先是周應龍逃回泉州。爲陸路提督穆廷斌獲。送總督軍前。而施世驥亦將臺變。逃回將弁張彥賢等十餘員。押解之厦。總督滿保將按軍法。數人者。皆請死于敵。冒矢石立功贖罪。許之。令千總游全興管押征臺。至是亦到澎湖聽調遣。則周應龍、張彥賢、王鼎、王國祥、萬奏平、凌進、楊進、朱明、劉清、鄭耀、陳福、尹成、李碩、陳奇通、等。合之牛龍。許自重。爲臺變。逃回十六員是也。而澎湖右營把總吳良。在臺灣修理戰艦。臺陷從賊。爲賊謀取澎湖。領僞札百張。白金五百兩。偕其黨十二人至澎湖。施世驥故納之。使人醉其同行者酒。逆謀破露。搜得僞札。窮治之。遂盡吐賊中情形。知賊黨相攻。百姓不附。藍廷珍言于世驥曰。羣盜皆穿窬烏合。畏死脅從。乖離渙散。一攻即靡。但其衆至三十萬。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以某愚見。止殲巨魁數人。餘反側概令自斫。勿有所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乎也。世驥曰善。戒將士登岸之日。無得妄殺。賊來降者悉縱還家。門戶

官兵奪鹿耳門

旂幟書大清良民者。即爲良民。惟拒敵者乃斬之。癸卯發澎湖。以林亮董方爲前鋒。令外委洪就洪選等善水者十二人。同前鋒先行。駕小舟至鹿耳門深港。插標記明舟行路徑。丙午黎明。舟師咸抵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率衆據鹿耳門砲臺。疊發大礮。又以小舟扼險迎敵。前鋒林亮董方以六船冒死直進。亦施大砲攻擊。遙望砲臺火藥。堆積纍纍。亮令砲專攻火藥。桶中火藥起。燔死賊無算。賊潰。遂入鹿耳門。維時海靈助順。潮水漲高八尺。藍廷珍率王萬化林政等四百餘艘。連檣並進。林亮董方乘勝掩殺。燬賊船。把總蘇榮爭先。亦同登岸。奪取鹿耳門砲臺。烽其營壘。遊擊林秀。薄有成。守備魏大猷。葉應龍。追殺逸賊。蘇天威逃入安平鎮城。與賊目鄭定瑞列兵迎敵。林亮董方奮勇先登。復陷賊陣。藍廷珍率參將王萬化。林政。遊擊魏天錫。邊士偉。朱文。謝希賢。鄭耀祖。胡璟。郭祺。王紹緒。齊元輔。金作礪。范國斗。李祖。陳允陞。守備呂瑞麟。洪平。鄭文祥。劉永貴。康陵。蘇明良。等各弁兵繼之。賊敗走。林亮董方復登安平鎮城。豎立大軍旗。

官軍克安平

幟。廷珍出示安民。蓋日猶未晡也。安平既得。令鄭耀祖、王紹緒專守安平城。許華守鹿耳門。王萬化、林政、林秀、邊士偉、康陵、蘇明良、李祖、駐劄鯤身頭。列守要害。安平百姓喜。王師至。老幼趨踰。爭給軍食。少壯者自充鄉兵。導官軍殺賊。是夕。施世驃船到鹿耳門。丁未。乘潮入安平。朱一貴遣楊來、顏子京、張阿山、翁飛虎率賊衆八千餘人犯安平。林政、王萬化、邊士偉、林秀、王紹緒、鄭耀祖、李祖等。各率兵迎敵。千總游全興以張彥賢等十四員同在。四鯤身與戰。藍廷珍指揮攻擊。我兵鎗炮連環如雨。復遣朱文、魏天錫、謝希賢、胡璟、林亮、魏大猷、呂瑞麟、葉應龍、劉永貴等。駕小船沿岸夾擊。賊大敗。追至七鯤身瀨口。戊申。魏天錫、謝希賢、魏大猷率把總牛龍。外委守備陳章等。以輕舟載炮鎗硝磺烈燄。於塗聖埕水仔尾等處。燒賊之巨艦凡四。己酉。朱一貴復遣李勇、吳外、張阿山、翁飛虎、陳邱、楊來、郭國正等。率賊衆數萬人。駕牛車列首爲陣。復犯安平。乃以齊元輔、金作礪、呂瑞麟、蘇明良、范崇勛率弁兵爲左拒。王萬化、林政、邊士偉、李祖、康

一貫兵大敗
退守府治

陵率弁兵爲右拒。鄭耀祖、王紹緒爲後應。賊目翁飛虎率所部烏龍旗爲前鋒。驅車擁盾。冒炮火衝突。羣賊大隊並至。左右兩軍邊士偉、呂瑞麟等大戰于二鯤身。藍廷珍親督大炮。連環齊發。倒賊烏龍旂。破牛車陣。林秀玉、王良駿、朱文、謝希賢、胡環、林亮、魏大猷、蔡勇、劉永貴各乘小舟駕大炮。附岸夾攻。賊衆大敗。入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殺傷不計。自是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再至鯤身。惟沿岸列炮晝夜固守。我軍分駕小舟逼岸攻擊。與賊相持。有西港仔土民具羊酒到安平鎮。叩迎王師。載家屬爲質。願引大兵從西港仔登岸殺賊。提督施世驤然之。庚戌夜密遣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以兵千二百名往西港仔。次日藍廷珍知其事。急言於世驤曰。謀筭必出萬全。不可怙勝輕舉。聞賊多在蕭壟麻豆間。西港仔乃其時下。且距府不遠。呼召立應。又多竹林可埋伏。彼若以數千人分佈要害。四面掩擊。亮等一軍危矣。世驤曰。誰當行者。廷珍曰。此非他人所能任。某不敢辭。公當分遣將備於瀨口塗壘堙處。盡力攻擊。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

藍廷珍之謀

浙府治恢復。在此一二日間耳。辛亥初昏。藍廷珍留所部官兵三分之一。會攻府治。自率水師五千五百餘人。夜向西港仔寨發。翌日黎明。在竿寮鄉登岸。令諸舟悉回安平。諸將曰。登岸棄舟何也。曰。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言未已。諜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勝。勢甚張。廷珍分兵八隊。以魏天錫、金作礪、葉應龍、武舉倪鴻範等。率兵千人。副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爲前鋒。林政、李祖、兵千人爲左翼。王萬化、邊士偉、兵千人爲右翼。復以胡璟、劉永貴、范國斗、范崇勛、分千人爲左右奇兵。蘇明良、兵四百爲遊兵。吳瑞麟、兵七百爲後應。廷珍親率陳允陞、陳章、林君卿、周宣、藍宏沛、何期有等。領親兵丁壯五百人爲中軍並進。賊目林曹、江國論、黃殿、林騫、林璉等率衆迎敵。前鋒軍奮力衝殺。左右兩翼奇兵繞賊陣後。首尾夾擊。遊兵突出竹林。橫衝賊陣。中軍乘勢殺進。鎗砲震天。賊大敗。潰亂奔竄。逃斬俘獲。屍橫遍地。薄暮至黎頭。廷珍私料賊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間。賊果至。不見大

官軍收復府治

營大驚。須臾我軍突出衝殺。賊大敗奔散。自是膽落。不復有戰心矣。癸丑，廷珍督大兵南下。復敗賊于木柵仔。進至蔦松溪。直搗臺郡。朱一貴率羣賊數萬遁去。廷珍收復府治。出示安民。駐紮于萬壽亭。水師提督施世驃于先一日傳令水陸官兵并進。遊擊林秀、王良駿、薄有成、齊元輔、郭祺、王紹緒、鄭耀祖守備鄭文祥、千總游全興、與張彥賢等十四員。從七鯤身陸路至瀨口。攻府治之南。遊擊朱文、謝希賢守備高得志、蔡勇等分坐小船。于鹽埕塗整埋大井頭。攻府治西角。賊盡驅精銳拒戰。我軍買勇爭先。遂奪塗整埋燬賊營。至晚屯南較場。癸丑。與總鎮藍廷珍俱會府治。萬姓歡呼。復見天日。戶戶設香案拜迎王師。廷珍一一慰撫之。遣外委守備陳章。飛船至廈。赴總督覺羅滿保軍前報捷。乙卯。提督施世驃登岸。率大兵屯北較場。藍廷珍仍駐萬壽宮。據弁兵先後報捷。并獲殺害歐陽總兵之達家勇。殺害副將之黃龍。殺害羅參將之陳碧。各付其子歐陽敏許方度羅世正等自行處死。以報父仇。凌遲剖肝。碎屍揚骨。聽從其便。臺人

督撫奏捷

聖祖招撫之
諭

快。閏六月朔日庚申。陳章飛報捷至廈門。總督滿保檄藍廷珍署理臺灣鎮總兵官事。會巡撫呂猶龍繕疏以捷聞。則施世驄在臺灣軍中。已先自題奏上達矣。初臺灣警報。上六月至京師。皇上惻然不忍加誅。乃爲諭曰。諭臺兵衆。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言。臺灣百姓。似有變動。又奏稱滿保于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等。朕思汝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或因饑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刻剝所致。諭督保。令其暫停進兵。汝等若即就撫。自諒爾罪。若執迷不悟。則大兵圍剿。俱成灰燼矣。臺灣止一海島。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閩省有錢糧養生。前海賊盤踞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又何能爲。諭旨到時。將困迫情由訴明。改惡爲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汝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其致此之罪。俱皆不肖官員。汝等俱係朕歷年豢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剿。汝等其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

肥朱一貴之亂

七三

不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又敕浙江將軍塔師拜以甲二千赴閩協防。巡撫呂猶龍遣按察使董永艾迎勞於浦城，辦理夫船。永艾素有才名，方嚴不阿。一路問民疾苦，捐俸錢恤災傷。多方撫慰，故兵行而民不擾。浙兵至閩，欲借宿民居。呂猶龍不可，召兩司計議。永艾曰：靖亂以安民爲本，若宿民居，民不堪也。命署福州府馮監分發諸佛寺居之。于是浙師駐閩者數萬，得相安一無所苦。上諭至閩，則六月二十有五日也。總督滿保檄委興泉道陶範親賚諭旨往臺灣，安撫百姓。併署理臺廈道事。調汀州知府高驛知臺灣府。分委建寧通判孫魯往署臺灣府同知。併臺灣知縣事。海澄知縣劉光泗往署鳳山。漳浦知縣汪紳文往署諸羅。俱佐大兵。安輯流亡。慰撫各村社民番。伊時臺郡旣平，提督施世驃、總兵官藍廷珍分遣大兵，攬清南北二路。以王萬化持政，邊士偉、魏天錫帶領官兵，勦撫南路逃賊。收復南路營鳳山，擒賊目顏子京、鄭定瑞等。安撫下淡水、大崑麓各處人民社番。而南路五百里地方俱皆恢復矣。以林秀、薄有成、

一貴敗走禮
溪

王君彩被刺

范國斗、齊元輔、郭祺、胡璟、李祖、鄭文祥、劉永貴、董方、林君卿及游全興帶同張彥賢等十四員往北路勦撫逸賊。原任遊擊劉得紫先于壬子夜乘間投大帥。施世驥藍廷珍嘉其抗賊不屈優待之得紫募丁壯百五十人請殺賊報仇雪恥是行與焉。既午賊敗于大穆降斬獲甚多賊黨降者十之九。朱一貴率數千人走臺灣禮溪。大軍追至茅搭尾鐵線橋克復藍水港。朱一貴走下加冬俸滿千總林君卿率外委千總李佛等二十人先大軍廿里前行進殺賊奪牛車馬匹砲械與陳尙珍楊秀計議潛通張岳欲擒朱一貴先謀去僞軍師王君彩殺之。而漳浦人王仁和素往來溝尾庄與庄民楊石友善知其族楊旭楊雄等爲一方巨擘可與謀以言餽之石許爲仁和密告于藍廷珍廷珍給仁和外委守備併楊旭楊石楊雄等守備千總各銜劄合謀擒朱一貴後有蘇山黃遵爲李祖賚書與楊旭亦令計擒一貴于是楊旭與王仁和楊石楊雄陳尙珍楊秀等密糾溝尾前後庄小棧榔新牌佳走後潭等庄鄉社以待閏六月五日甲子一

朱一貴爲鄉民所擒

一貴昂然不屈

貴率千人至溝尾庄索飯食。楊旭等椎牛饗之。許召六庄鄉社民壯相助。一貴往眉潭乏食。乙丑夜其黨散去六百餘人。丙寅楊雄給一貴復回溝尾庄。暮霖雨。旭備館舍。將一貴等分宿民家。傳集六鄉社壯伴爲守護。潛以水灌賊礮。夜五鼓大譁。稱官兵至。金鼓火炮齊鳴。諸賊倉皇驚起。不知所措。楊雄楊旭楊石王仁和等遂擒朱一貴。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等四人散其餘衆。吳外徐郎各率黨逸出。旭縛一貴等置牛車。走八掌溪交遊擊林秀。王仁和馳報藍廷珍。廷珍令解赴施世驃軍前。而自往會訊。一貴尙自尊大。欲與提軍抗禮。昂然而立。廷珍至叱之跪。一貴猶妄自稱孤家詞甚不遜。廷珍怒。搖其足于是一貴及其黨皆跪。伏罪請死。乃檻送廈門。聽總督覺羅滿保解京正法。又有大排竹人民斬楊來首級獻楊秀。秀亟至府。竿示藁街。復據李秀等官兵。李必弟楊雄等鄉壯。報獲吳外徐郎李勇等九犯。解至軍前。分遣朱文謝希賢呂瑞麟洪平及自澎召至之守備閻威。以兵收復北路營諸羅縣。擒斬賊目萬和尚等。北路營千

總陳徽、把總鄭高、率鄉兵來迎。先是陳徽等于六月丙辰起兵攻復諸羅縣。斬賊日賴、元改頭、祭羅參將。因王師來。縣治復爲翁兆、虎江、國論所奪。仍入山。至是乃盡招撫賊日曾賢、李德隨、朱文等。安輯各庄社番民。分遣汀州鎮中營遊擊景慧、帶領官兵收復笨港。又遣林亮、魏大猷、洪平、以舟師赴笨港接應。平定沿海上下。而援淡水之遊擊張賊。守備李燕、劉錫、千總李郡、淡水營守備陳策等。引兵南下半線。時朱文等已平。諸羅謝希賢引官兵壯士與張賊等合而北路千餘里地方。盡皆平復矣。元兇既擒。餘黨解散。尙有當日倡謀渠魁僞稱國公。如杜君英、陳福壽、劉國基、江國論、薛菊、王忠、陳成、鄭文苑、及君英之子杜會二、等未獲。總督滿保檄藍廷珍擒撫之。重懸賞格。遣弁日外委分途緝捕。方一貴作亂時。有下淡水客左民人侯觀德、李直三等。建大清義民旗。奉皇帝萬歲牌。聯絡鄉壯拒賊。一貴遣陳福壽、劉國基、薛菊、王忠、劉育等。領賊衆數萬攻其左。六月十有九日。已酉。侯觀德逆賊。戰于淡水溪。敗之。斬劉育。殺賊兵及迫入水。

死者萬計。屍骸狼藉溪沙間。陳福壽窮蹙自刎。爲賊徒所救。聞王師已進安平五日。乃遁入山。劉國基、薛菊、王忠俱逃之。鄧嬌存匿。至是外委陳章遣牒至。鄧嬌踪跡之。國基等三人皆在。章因與林尙、蘇庚駕赴鄧嬌招撫。諭以國恩寬大。邀與俱來。二人皆首肯。有提督差員某繼至。責逆賊拜不加禮。王忠聞之曰。今如此。到郡可知。遂逃去。章以劉國基、薛菊見藍廷珍。珍亦好言慰藉。以恩禮加之。七月癸丑。江國論、鄭元長等復聚餘黨。豎旗于阿猴林。藍廷珍發兵追勦。羣賊已散。繫旗林木中。國論元長逃北路。其黨徐逸謀于差員張騰霄。騰霄偕逸往撫之。乃與俱至。廷珍爲之美衣服。聽其出入遨遊。而陰使人爲之備。于是就撫諸賊皆忻然自慰曰。江國論且然。我曹無恙。至六月捷報至京。朝廷先得施世驃奏。大喜。特授賚摺。戴進官把總。賜世驃東珠朝帽。蟒袍黃帶。異數有加。又以淡水營守備陳策陞補臺灣鎮總兵官。加左都督。時臺中癘疾盛行。行征將士冒炎威。宿風雨。惡氣薰蒸。水土不服。疾病故者甚多。參將林政、王萬化遊擊

臺郡大風災

許華、先後俱歿于軍。八月十有三日。辛未。怪風暴雨。屋瓦齊飛。風雨中流火條。竟夜燭。海水驟漲。所泊臺港大小船。擊碎殆盡。或飄而上之平陸。拔大樹。傾墻垣。萬姓哀號。無容身地。施世驪。藍廷珍。各終夜露立。風雨中。軍士蜂擁相攜。持不敢動。稍舉足。則風颺顛仆。或裂膚破面流血。翌日晴霽。郡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人。浮屍蔽江。瓦礫充路。署臺廈道陶範。府縣高鐸。孫魯等。躬歷民家。拊循流涕。發倉賑貸。瘞死扶傷。以風災飛報上聞。朝廷發帑金。賜恤殘黎。始得更生。諸羅一縣。未被風災。而餘孽楊君李明等。聚黨劫掠藍水港。藍廷珍遣人輯捕。悉擒之。又林君等煽惑奸民。堅旂于六加甸。俱爲知縣汪紳文所獲。并解至府。會同陶範高鐸孫魯等。質訊僉議。押解內地。廷珍曰。甫平思亂。旣赦復叛。此曹不可活也。今解入內地。不能不牽累無辜。恐民間人人自危。且上下審駁。奏報往返。動隔經年。海外反側地。非樹威不足彈壓。吾于就撫者加之恩。擒者棄諸市。庶奸徒悚息。可淨盡根株耳。亟臬示衆。定民心而固疆圉。有罪某自當之軍。

楊君林君復
聚衆畧地

輝敬不屈而死

中義得專殺。無預諸君事也。皆曰諾。九月壬辰。梟楊君林君等爲首四人。竿視。其次餘黨。分別杖斃。枷馘。責逐過水。復有黃輝。卓敬。在舊社紅毛寮聚謀爲亂。聲言羅漢門阿猴林有王忠等數千人接應。尅日攻府。藍廷珍發兵擒捕。搜獲僞劄與陶範高鐸孫魯等會議。輝與敬直承不諱。并斬之。陳章訪輯餘孽。復于南路御音山招撫陳福壽以來。廷珍大喜。留福壽軍中。以家人禮待之。服食皆從厚。遠近賊徒聞風。思歸誠者益衆。杜君英久處山中。晝伏夜走。聞福壽就撫。頗心動。藍廷珍檄外委守備施恩。陳祥。以謀者林生入羅漢門說之。君英恐見脅。欲得福壽面詢情實。即與俱來。廷珍遣福壽施恩等往。福壽尙病。載牛車以行。君英遂出。廷珍待以恩禮。一如福壽。飲食居處遨遊。兩人不相離也。君英尙留其子杜會三未出。越三日。知乃父無恙。千總何勉往說之。會三就撫。蓋九月中旬十數日間。陳福壽。杜君英。杜會三。俱羅而致焉。提督施世驃自風災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癸卯率子軍。藍廷珍奉檄署理提督印務。陶範高鐸見君英

杜君英父子
出降

藍廷珍誘降
之毒計

等諸賊。出入自由。疑日久有意外患。言于廷珍曰。此曹皆元兇大慝。上所留意。今報獲。且暮必致京師。與朱一貴并鞠。而公寬大至此。偷逸去奈何。廷珍曰。極知此賊失一。身家隨之。但王忠、陳成、鄭文苑。餘孽未盡。不得不然。二人視福壽、君英等所居處。與廷珍臥榻。止隔窓櫺。復謂曰。將軍胆太矣。推誠至此。極。耶。萬一中夜有變。將何及。廷珍曰。無傷也。遲浹旬即送之。廈。陶範高鏗皆曰。難矣。公以撫爲名。待之心腹。美衣豐食。恣其宴游。彼安肯舍而他之。畏罪憚行。作何措置。留之則局不可了。有逃脫生變之憂。抑之則將束縛驅迫。駭人耳目。又恐山中遊魂。謂公從前皆僞。廷珍曰。有以處之。十月甲戌。呼杜君英等至幕中。詰之曰。頃接制府來書。欲授若輩備弁。令星速赴廈考驗。天霽風和。即日登舟可乎。江國論不可。廷珍罵曰。汝貌輕福薄。固知非有官者之相。叱退之。杜君英陳福壽許諾。廷珍大喜。賜金爲贖。遣左右送之行。弁婦人輿至幕中。使乘向海岸登舟。呼江國論鄭元長來。國論等度不可違。強諾請行。亦賜贖。昇輿送之去。繼

君英爲廷珍所賣

官軍殺降

呼杜會三至亦如之。蓋廷珍欲遣解諸賊。預備二舟。委目弁在舟以俟。自幕府至海濱。分令親隨丁壯沿途徙倚。密爲防備。順則善遣之行。逆則幕內緝手足。閉輿中。如婦人。不動聲色。市井皆無有知者。君英等異。順以行。舟中亦善待之。至廈。總督滿保奏報。奉旨解陳福壽、杜君英會二赴京師。與朱一貴對質。朱一貴、李勇、吳外、陳印、王玉全、翁飛虎、張阿三俱凌遲處死。親屬同坐。陳福壽、杜君英、會三以就撫從寬。斬于市。其餘在軍前擒撫諸賊。先後解到廈門。如黃殿、黃日昇、郭國正、劉國基、林曹、江國論、林騫、林璉、陳正達、朱蘆、張看、鄭惟晃、鄭元長等。總督滿保俱發臬司收禁福州府獄。候審擬就地正法。十有一日。乙丑。臺灣鎮總兵官陳策卒。署提督藍廷珍移咨總督滿保。檄金門鎮總兵官黃英之臺署事。庚寅。南格餘壁復叛。爲首蔴瓜成。即陳成、蘇清、楊美、林阿美等。集衆豎旂于石壁。隨遣南路兵追勦。癸巳黎明。千把總何勉、杜雄等。兵搗賊穴。擒蘇清、高三二名。成等奔潰。楊美王教逃匿下淡水。知縣劉光泗擒獲之。藍廷珍以羅漢

官軍窮搜山
林焚殺慘酷

門諸山。素爲匪類逋逃藪。不大舉搜捕。掃清岩谷。無以淨盡根株。分遣遊擊王良駿、薄有成、守備呂瑞麟、率兵往角宿岡、刈蘭坡嶺一路。搜入羅漢門。守備閻威、由仁武庄土地公崎、阿猴林一路。守備李燕、蔡勇、由卓猴木庄土社一路。己亥午刻。威會羅漢門之中埔庄。別遣把總林立、陳雲奇、鄭榮才、游買、征大武坑。分路堵截。無使賊竄。庚子。深入搜捕羅漢內門。諸將備分搜銀錠山、住白寮、東方木南馬山等處。大武坑諸弁目。搜礁巴、辟郎、危米、大龜佛、大湖等處。窮山密箐。無不偏歷。焚燬賊巢數十所。凡二十七日。乃收軍回營處。搜山將備及差員外委蘇思維、陳祥、李爲勝、林福、石璠、藍敦等。先後報獲薊瓜成、即陳成、林阿美、林丁、莊謀、林讀、林齊、鄭教、陳璞等。而石壁寮再叛諸孽。盡行廓清矣。又據報獲鄭文苑、林沙掌、凶死羣、即陳國正、鷺昆、即林昆、匪仔吳、即李吳、洪迎、胡君用等。及臺廈道陶範、獲解蕭彬、麻恩、金麻猴、即林玉等。而朱一貴案內附和、俱亂諸賊。悉俘囚。惟王忠、印寶宣、未獲。遁逃。僞內山、臺灣山后、藍廷珍分遣外委弁

一員除黨皆盡

殺亂諸官吏

日。諸路訪緝。復令外委鄭國佐、林天成、召致山番通事章旺。同入傀儡內山。遍查各社。諭番衆嗣後不許窩留。復令鄭國佐往耶嬌。繞行山后至卑南窺。傳檄獎諭大土官。又給以官帶補服賞勞之。令起崇文七十餘社壯番。從山後大加搜捕。將所有漢人逸賊。盡縛以來。于是王等不敢復入番界。隻身竄伏。束手待斃矣。前此臺變遁回道府。驛縣各文員。朝旨令督臣提臣會審。發往臺灣正法。併已故知府王珍、刑梟示。衆武職周應龍等。亦令督臣會同提臣嚴審定擬。署提臣尙未班師。十有二月。總督滿保在廈親審諸文員。將原任臺廈道梁文煊、同知王禮、知縣吳觀城、朱夔、知府王珍屍柩。委海澄營遊擊安奎。賚令箭押送之臺。十有八日。甲戌。決于市。而臺灣縣丞馮旭、典史王定國、諸羅縣典史張青遠、俱躡臺灣縣獄。候部文秋後處決。廣東提督姚堂奉旨調任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遣遊擊王良駿賚印赴廈。尅期班師。總督滿保以地方初定。檄廷珍以南澳鎮仍統征兵暫留。在臺彈壓。時建議臺鎮總兵官移設澎湖。臺灣府治

設陸地副將。裁去水師兩中營。將備弁兵撤歸內地另補。民間寢食不安。宵小之徒。訛言復肆。康熙六十有一年春。正月。差員陳祥、王仁和、續獲韓淵、林良等。藍廷珍念訛言搖惑。會商陶鍾、高鐸、孫魯。以逆賊蘇清等在獄多人。久留未決。恐不足震懾奸頑。二月二十有九日。甲申。將蘇清、林阿美、王敦、林讀、林丁、莊謀、林昆、韓淵、林良、諸人。梟斬示衆。李吳杖死。楊美先一日病死。陳成、鄭文苑等。劇賊十數人。及續獲之邱寶宣、江邦俊、悉解內地。與王殿等俱禁省獄。候審擬歸案正法。朝廷以臺疆僻處天外。民間疾苦。無由上達。特旨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奉差到臺巡視。以南澳鎮總兵官藍廷珍調鎮澎湖。總督滿保疏薦督標中軍將徐左杵。調補臺灣陸路副將。三月望日。庚子。南路下淡水村民林亨等復謀作亂。以合心王三字爲勦合。頒于其黨。方買帛製旂。欲夜舉事。有密報者。守備陳一得率官兵捕之。擒林亨。搜得勦合及僞劄。供稱同謀爲首顏烟、李成、陳法、王帥、王祿等。分遣弁兵圍搜大崑麓。罝寮及北路鐵線橋諸處。并獲之。復

有餘孽百餘人。遁入諸羅后山小石門得寶等處。夜出行劫。藍廷珍密檄北路參將朱文協防遊擊林秀發兵搜捕。遣署守備李郡把總鄭高林時葉分三路并進。復遣把總莊子俊蘇思維率兵往大武壠堵截。絕其竄路。夏四月戊午。諸軍齊集會勦。賊已先一夜遁至三林港。焚汛殺傷兵丁。奪商販小船二。入海逃生。藍廷珍飛遣水師將弁出洋追捕。聞報在內地青水潭劫坐商舡。至銅山洋面又奪坐小魚舡。料爲潮賊。將散夥登岸。必於樟林東隴鴻溝澄海等處。在三林多有帶傷。又從朱一貴作亂時。割髮辮。易于稽察。星夜飛請總督滿保。巡撫呂猶龍。移檄粵東。令潮州鎮道府縣。密行查緝。仍差千總一員赴潮催提。盡獲劉國華邱阿路張舞賴日輝林阿元胡阿發黃阿赤黃阿五巫阿盛陳阿日等賊黨五十七名。皆解閩審訊。監候正法。癸亥夜。有奸匪百餘人。在八掌溪小掌溪州拜旂作孽。行至作仔脚塘。殺塘兵陳南王巨蘇天貴等三名。比曉皆散回家爲民。藍廷珍調將弁上下堵截搜捕。踪跡寂然。差員四路密訪。仍飭營縣

一以割髮辮爲號

黨人變計

鄭任謀起事
不果

廣差偵探。知縣汪紳文緝獲葉枕、廖猛、賴勤等。供指同謀聚衆羣賊。因遣兵搜捕北埔寮諸山。千總李郡生擒渠魁李慶。奪賊旂械。及所劫贓物。焚燬窩廬。又據參將朱文、知縣汪紳文、守備劉錫、千總何勉、陳章、把總陳雲奇、及外委弁日人等。先後緝獲黃潛、蘇齊、張成、李延卿、張烏鴨、潮邊、王妙、何歲、張鎮、朱崑生、等劇賊四十餘人。俱解內地。收禁福州府獄。候審擬分別正法。五月、署臺灣府同知兼擬臺灣知縣事孫魯。調補諸羅知縣。欽差巡臺御史吳達禮、黃叔敬。至自京師。六月、新授臺廈道陳大輦、臺灣府同知楊毓健、員外郎知臺灣縣事周鍾瑄、及副將徐左柱等。俱先後抵臺視事。有奸民鄭任者。綽號急燒辣。復詛言惑衆。招集亡命。謀于六月乙卯夜。豎旂不果。藍廷珍捕治之。得其黨蕭興祖、李柯等數人。甲戌、并擒會訊。搜獲鄭樹家檔冊。開列僞爵人數。一時旁觀。多有駭愕狀。知縣周鍾瑄、密白旂道。當堂燒燬。將鄭任等處死。人心大定。藍廷珍以副將既至。欲遵旨赴澎湖駐劄。百姓囂囂罷市。叩欽差御史道府廳。縣各衙門。籲呈

楊合起兵

王忠擒全臺
始定

請留。斯時新旨已下。允提臣姚堂所奏。副將仍設澎湖。總兵官仍駐臺灣。水陸兩中營。悉還舊制。道標守備弁兵。裁歸臺灣鎮管轄。設南北二路。邊中要害之處。百姓欣欣。以手加額。歡聲載道。新調鳳山知縣靳樹畹抵任。署縣劉光泗仍歸海澄。漳浦知縣汪紳文安撫緝捕事竣。仍歸漳浦。靳樹畹抵任。署縣。染疫病未幾卒。以同知楊毓健攝鳳山縣事。雍正元年春。正月十有九日。巳亥。逸盜楊合復謀作亂。驟聞聖祖仁皇帝升遐。未知新天子即位。乘間思逞。散剽招邀匪類。謀犯郡邑。藍廷珍、高鏗遣外委千總陳栩等擒獲之。窮治其黨解散。二月登極。恩詔到臺。萬姓舞蹈歡呼。共慶太平。十農商旅安心樂業。無窩匪接濟之人。一二餘孽。棲身靡所。饑餓待斃。夏四月十有五日。甲子。千總何勉在南路鳳山林捉獲王忠、劉富生、陳郡等。藍廷珍遣解內地。聽總督滿保題奏正法。朱一貴孽黨盡絕矣。臺灣平。

藍鼎元曰。臺灣治亂之局。迥出人情意料之外。其地方數千餘里。其民數百萬。

國初官吏榜
蒲之辭

而今安在

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有府有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參將。副將。遊擊。守備。大小弁。目若干員。其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又當國家全盛。金甌靡缺。而朱一貴以餽鴨小夫。歟焉。倡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料歟。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實。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爲利藪。沉涵樗蒲。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人已離。雖欲無敗不可得已。然鹿耳鯤身。夙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白千萬。而後僅能收之。今不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授首。即使孫吳復生。亦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良由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神威遠震。將卒用命。海若効靈。是以摧陷廓清。不勞而邊疆底定。諭旨遙頒。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浹人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出身疆場。克敵致果。功在社稷。欲以鼓勵將來。收千秋百歲用人之效。則不得以其爲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深。削平者之績不大。此非君子之言也。賞罰明則民易使。

今日之酬勳。他年之龜鑑。知此說者。其知未雨綢繆之道乎。臺灣海外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前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尙不敢至。今則南盡耶嬌。北窮淡水。鷄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焉。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爲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甚畏。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塔仔難崇。交卑南。寬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地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輿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耶嬌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盆以下。尙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汎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

臺民何故好
亂乎

祀人所終夜憂思而不寐者也。臺民好爲盜賊。不因饑寒。方慶削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尙有布散流言。嘯聚岩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歲餘始殄。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皇上即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周。雖平臺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柢。東擒西勦。亦有兩載艱難。欲爲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于半線以上。另設一縣官。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八九千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巡檢一員。佐半綫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爲賊藪。千內門設千把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兵備一營。兵百名。耶嬌極南僻遠。爲逸盜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獄訟設義學興教化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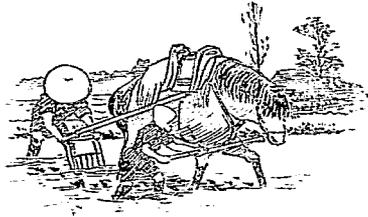
鼎元之偉論

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治以資守禦。此亦尋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生番化爲熟番。熟番化爲人民。而今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顧或謂臺灣海水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氣運使然。即使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鎮皆爲海內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虛其地。其後皆爲賊窟。閩廣罷敝。及設兵戍守。迄今皆爲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夷盜賊。後先竊踞。至爲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里則爲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賊禍亂之階。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綢繆者也。閒居無事。燕雀

處堂。一旦事來。噓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爲寒心哉。殉難諸臣。雖功過不一。然大節炳然。足以增光宇宙。褒其後而略其先。崇獎義烈。用慰忠魂。亦因以爲鑒可也。

捫蝨談虎客曰。朱一貴或云明裔。或云鄭氏之遺臣。事隔百餘年。無從深攷矣。所奇者。舉事旬日。已定全臺。及其敗亡。亦以旬日。觀其飼鴨蓄謀之深。遠及即位。制置之詳。明一貴殆非碌碌者。顧何以敗亡若是之速也。推原其故。實由內亂之驟興。戕戮頻仍。人無固志。外敵一入。瓦解冰銷。然其咎實惟一貴尸之倡義之始。杜君英父子。勢最强。功最高。徒以衆人屬望。讓位一貴。自退處於臣僚之列。此與翟讓之待蒲山公。如出一轍。不可謂於一貴無恩矣。乃一貴一朝悻悻。勢不兩存。遽率兵圍攻之。力又不足以除彼。遂令君英得引其部下五六萬人他去。別樹一幟於臺南。沮喪士氣。搖動軍心。莫此爲甚。當日官軍急進疾攻。實懷鷓蚌相持。漁人獲利之意。然則一貴敗亡。謂之自

取。可。耳。孔。子。有。言。小。不。忍。則。亂。大。謀。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記和珅 (采薛氏筆記)

和珅階進之由

幸和珅昇轎獲

乾隆中葉。和珅以正紅旗滿洲官學生。在鑾儀衛當差。選昇御轎。一日大駕將出。倉猝求黃蓋不得。高宗云。是誰之過歟。各員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應聲云。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高宗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乃曰。若輩中安得此解人。問其出身。則官學生也。和珅雖無學問。而四子書五經。則尙稍能記憶。一路昇轎行走。高宗詳加詢問。奏對頗能稱旨。遂派總管儀仗。升爲侍衛。洊擢副都統。遂遷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尊寵用事。旋由尙書授大學士。蓋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嚮用益專。其子豐紳殷德。復指尙公主。而權勢愈薰灼矣。性貪黷。無厭徵求財貨。皇皇如不及。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權門。結爲奧援。高宗英明。執法未嘗不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

鈔沒之多他代所罕

霖之倫。贓款纍纍。屢興大獄。侵虧公帑。鈔沒資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爲他代所罕。視其始未必非皆和珅之黨。迨罪狀敗露。和珅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懼。法網惟益圖擴。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爲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爲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當是時阿文成公以元勳上公首相。爲樞府領班。然於十餘年中。常奉朝廷之命。出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席不暇暖。和珅益得潛竊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摺奏。並令具副封。先白軍機處。專政既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和珅復任意稽壓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績。以邀獎敘。而和珅亦得晉封公爵。且於覈算報銷。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能不侵剋軍餉。教匪且愈勦愈多。幾至不可收拾。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高宗龍馭上賓。和珅被言路廣興王念孫等列款糾參。初八日奪職下獄。十八日賜和珅自盡。厥後節次查鈔家產。定親王蘇恩奏呈查出正珠朝珠一挂。仁宗閱之。謂正珠朝珠爲乘輿服用珍物。豈

和珅專政

和珅家人

臣下所應收藏。深爲駭異。定親王奏稱曾詢之和珅家人。供稱和珅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鏡下無人。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聞悉。諭旨。此種情狀。竟有謀爲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卽不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自盡。倖逃顯戮。姑免磔尸。伊子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蘇恩等能細心查出。使和珅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爲認真。均著交部議敘。未幾廣興由給事中擢左副都御史。旌其糾劾和珅之功也。而和珅在嘉慶三年以前。用事二十餘年。竟未一挂彈章。惟乾隆間御史曹錫寶劾其家人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高宗派大臣查覆。皆曰無之。曹錫寶奉嚴旨詰責。此時已卒。亦奉仁宗特旨贈左副都御史云。

查鈔和珅住宅花園清單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事中廣泰。吏科給事中王

念孫等參奏和珅弄權舞弊。僭妄不法。本日奉旨將和珅福長安拿交刑部嚴訊。並查鈔家產。本日奉旨派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董中堂、訊問。隨上刑具。監禁刑部。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住、同鈔和珅住宅。派綿二爺鈔和珅花園。十一日奉上諭。昨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楠木房僧修躡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甯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珠尤大。又有眞寶石頂數十顆。並非伊應戴之物。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所藏金銀玉石古玩等類。尙未鈔畢。似此貪贖營私。從來罕見。罕聞。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據實迅速覆奏。同日奉上諭。據十一王爺綿二爺盛住慶桂等。具送查鈔和珅住宅及花園。並劉馬二家人宅子等處。金銀古玩清單。進呈。十六日奉旨將和珅罪狀二十款。傳諭王公大臣。及在京文武三品以上

內府所無

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十七日奉上諭。前令十一王爺盛住慶桂等查鈔和珅家產。呈送清單。朕已閱看。共有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將原單交八王爺。綿。二爺。劉中堂。盛住。會同戶工二部。悉心公同估價。另單具奏。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著存戶部外庫。以備川陝楚豫撫卹歸農之需。十八日奉上諭。和珅悖逆專擅。罪大惡極。姑免肆市。賜令自盡。固倫十額駙。暫留伯爵。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欽此。

正屋一所^{十三進七} 東屋一所^{七進三} 西屋一所^{十三進三} 徽式屋一所^{六十} 花園

一所^{樓臺四} 東屋側室一所^{五十} 欽賜花園一所^{樓臺六十四座四角樓更樓} 雜房

十餘間 古銅鼎二座 漢銅鼎十一座 端硯^{七百} 玉鼎^{十八} 宋硯^{十一} 玉磬^{二十} 古劍^十

大白鳴鐘^{十九} 小自鳴鐘^{十九} 洋表^{一百} 餘箇 大東珠^{六十餘顆} 珍珠^{十八顆} 手串^共

百二十 珍珠數珠^{十八} 大紅寶石^{一百八} 小紅寶石^{九百八} 藍寶石^{大小共四} 寶石

數珠^{一千零} 珊瑚數珠^{三百七} 密蠟數珠^{十三} 寶石珊瑚帽頂^{二百三} 玉馬^{二匹}

高一尺二寸長四尺珊瑚樹十顆高三尺白玉觀音一尊漢玉羅漢十八尊長一尺二寸金羅漢十八尊長一尺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箇玳瑁大燕碗九十白玉湯碗一百五十四箇白玉酒杯一百二十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銀碗碟八十八件嵌玉如意一千六百嵌玉九如意一千零水晶酒杯一百二十金鑲玉簪五百整玉如意一百二十金鑲象箸五百白玉大冰盤二十玳瑁大冰盤十八白玉煙壺八百餘箇瑪瑙煙壺三百副白玉大冰盤五十白玉唾盂二百金唾盂一百二十銀唾盂六百金面盆五十餘箇漢玉煙壺一百白玉唾盂二百金唾盂一百二十銀唾盂六百金面盆五十面盆一百五十金面盆六十銀面盆八十鑲金八寶炕屏四十鑲金八寶大屏二十鑲金炕屏二十鑲金炕牀二十四季夾單紗帳全老金縷絲牀帳六鑲金八寶炕牀一百二十鑲玻璃炕牀三十金珠翠寶首飾大小共計二萬八千件金元寶一千箇每重一百兩計銀一百五十萬兩銀元寶一千箇每箇重赤金五百八十萬兩估銀一千生沙金二百萬餘兩估銀一千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洋錢五萬八千員估銀四萬制錢一萬餘兩估銀一千人參六百八十餘兩估銀二十當舖七十五座查本銀三千五百兩

銀號四十二座 查本銀四千萬兩 古玩舖十三座 查本銀二十萬兩 玉器庫兩間 估銀七十萬兩 綢緞庫

兩間 估銀八萬兩 洋貨庫兩間 五色大呢八百板鴛鴦一百十板五色 皮張庫一間 元狐十二張各色狐

一千五百張貂皮八百 餘張雜皮五萬六千張磁器庫一間 估銀一萬兩 錫器庫一間 共估銀六萬四千 珍羞庫十

六間鐵黎紫檀器庫六間 八千六百餘件 玻璃器皿庫一間 八百餘件 貂皮女衣一件 六百十

皮男衣六件 八百零 雜皮男衣六件 八百零 雜皮女衣十七件 四百三 棉夾單紗男衣 三千二百 棉夾

單紗女衣 二千一百零八件 貂帽 四頂 貂蟒袍 三十件 貂褂 四八 貂靴 一百二十 藥材房一間 估

五千 地畝八千餘頃 估銀八萬兩

外鈔劉馬二家人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金銀古玩 估銀三百六十萬六千兩

衣飾器皿 估銀一百四十萬三千兩 洋貨皮張綢緞 估銀三萬兩 人參 估銀四萬兩 當舖四座 本銀一百二十萬兩

古玩舖四座 本銀四萬兩 地畝六百餘頃 估銀六十萬兩 市房二十七所 契價銀二萬五千兩

以上清單係近見世俗傳鈔之本。從友人處錄得之。已估價者二十六號。既有

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兩之多。內有八十三號尙未估價。邇閱王益吾

祭酒先所纂東華續錄。恭讀嘉慶四年正月十五日諭旨。宣示和坤大罪二十款內。以和坤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爲十七罪。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窟埋藏銀百餘萬兩。爲十八罪。通州薊州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贖本不下十餘萬。爲十九罪。查鈔家人劉全贖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珍珠手串。爲二十罪。則與此單查鈔之數。迥不相符。及攷此單所錄連日所奉諭旨。與東華續錄相同。惟十七日上諭。宣示查鈔家產估價之數。則東華續錄無之。余猶疑和坤定罪時。其家產尙未鈔竣。此係後來陸續所鈔之數。世俗所記。或顛倒其月日耳。旣又讀東華續錄。是年四月廿五日諭旨云。前據薩彬圖奏和坤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弊。刑部查審時。司員意存含混。請密派大臣研鞠追究等語。朕當即詳加開導。昨又據奏向伊親戚問出和坤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四名。請交伊一人至慎刑司提訊。更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籍沒和坤之員。忽思越俎。欲以

不准再言和
坤貨產

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實從來未有之事。朕特派怡親王永琅、尙書布彥達賚、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所料。王大臣從未於朕前奏及和坤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爲言。豈視朕爲好貨之主。以此嘗試乎。自古有籍沒之例。所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此項查鈔貨物。縱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輾轉根求。近於搜括耶。薩彬圖摺內有和坤窖藏金銀不離住宅之語。和坤之宅。已賞慶郡王永璘居住。和坤之園。已賞成親王永理居住。以王府寓園。令番役多人徧行掘視。斷無此事。薩彬圖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坤貨產。妄行瀆奏。欽此。大哉皇言。洵足昭垂萬世。由斯以觀。則查鈔和坤家產。似已盡括於正月十五日諭旨之中。故薩彬圖疑其尙多隱匿。然和坤花園及其珠玉寶玩等類。亦最爲精華。所萃當時尙無估價再合之地。畝八千餘頃。及隨後查出當舖銀號之資本。

其數亦已不貲。豈實有數萬萬兩之多。而薩彬圖尙以爲少耶。抑此皆陸續查鈔。隨卽賞賜王大臣及公主。未必盡發明論。故薩彬圖有所未及知耶。又豈查鈔之物。呈明入官者。不過如正月十五日之數。而世俗私相傳鈔之本。乃其實數耶。抑或當時共諗和卹之富。遂於查鈔清軍之下。浮寫其估價之數。日久相沿。遂莫能辨真僞耶。總之此單傳鈔已舊。余所見數本。大致相同。斷非憑空捏造。而與東華續錄。又似不無牴牾之處。蓋私家記載。頗資耳食。難盡爲憑。官書又外間所不能多見。事隔九十餘年。見聞已歧異若此。玆特兼誌於此。以待蒐攷。并質世之博物洽聞者。嗟乎。乾隆中葉。最爲天下全盛之時。不幸和坤入相。倚勢弄權。貪婪罔忌。自督撫以至道府。往往布置私人。或畏其勢。或競營獻納。以固其位。寢至敗壞吏治。刻剝民生。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元氣一陵。至今未復。和坤卒伏其辜。一朝籍沒多藏。厚亡。豈不信哉。亦書之以爲贖貨無鑿者戒也。

捫齒談虎客曰：世每稱和坤曰：權臣實則有清一代無所謂權臣。若和坤者，不過一佞臣耳。語其階進之所由，既不過羊頭羊胃之列，其得志後，則舍黷貨外，他無技也。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遂盡斷喪於彼豎子之手。其罪狀久經曩著，不必追論矣。最可駭者，被抄之家產一百零九號，已估價者不過二十六號，而價值已二百二十三兆八十九萬兩有奇。其未估價者尚八十三號，爲三倍半。若以比例算之，豈不當爲八百兆兩有奇耶？甲午庚子兩次賠款總額，僅和坤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矣。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坤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天下，可駭之事，孰有過此。然亦可見中國物力之厚實有足以供其揮霍之需者，不然，雖以法國路易第十四史家言，其私產猶不過二千餘萬，四十倍之猶不足以當一大清國之宰相也。雖然，以彼一人之故，盡吸漢族四萬萬之母財，以糜諸不生利之地，於是中國人始不聊生，而舉國朝野上下，至今皆以患貧爲膏盲病矣。

種其因者。乾隆朝也。刈其果者。今日也。乾隆中葉以後。海宇騷然。迄今百年。未嘗得一甯日。嗚呼。和珅雖區區一變倖其於中國。近世史之樞紐所關係。不亦重耶。顧和珅何能爲此。有使和珅能爲此者。吾輩徒詈和珅。和珅其將猶呼竄於地下也。

又案口碑所傳。和珅家產。實盡入內府。云事屬曖昧。疑莫能明也。顧讀上諭。駁斥薩圖。讀奏之語。其詞抑何閃爍。且嘉慶初葉。司農帑儲。不聞加羨。然則此八萬萬金之巨額。究何往也。民之多言。抑有由矣。嗚呼。圓明園一役。義和團一役。和珅二十年之儲蓄。已不脛而走於各國之博物院矣。螻蛄與黃雀。搗搗何時。休所難堪者。漢族點點滴滴之血汗。以間接又間接而剝膚以盡耳。痛哉。

附錄東華錄上諭九條

諭昨經降旨。將和珅罪狀宣諭各督撫。令其議罪。茲據直隸總督胡季堂

奏稱。和坤喪盡天良。非復人類。種種悖逆不臣。盡國病民。幾同川楚賊匪。貪黷放蕩。直一無恥小人。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查出和坤荷州瓊壘。僭妄違制。及附近州縣。置有當舖貲財。見飭查辦各等語。又據連日續行鈔出和坤金銀等物。特再行諭衆知之。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冊封皇太子。尙未宣布諭旨。而和坤於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遞如意。漏洩機密。居然以擁戴爲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皇考在圓明園召見和坤。伊竟騎馬直進中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其大罪二。又因骹疾。乘坐椅轎。擡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衆目共覩。毫無忌憚。其大罪三。並將出宮女子。娶爲次妻。罔顧廉恥。其大罪四。自勦辦教匪以來。皇考盼望軍書。刻縈宵旰。乃和坤於各路軍營。遞到奏報。任意延閣。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其大罪五。皇考聖躬不豫時。和坤毫無憂戚。每進見後。出向外廷人員。敘說談笑如常。喪心病狂。其大罪六。昨冬皇考力

疾披章批諭。字畫間有未真之處。和珅膽敢口稱不如撕去。竟另行擬旨。其大罪七。前奉皇考諭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務。嗣因軍需銷算。伊係熟手。是以又諭令兼理戶部題奏報銷事件。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內。奎舒奏報循化貴德二廳賊番聚衆千餘搶奪達賴喇嘛商人牛隻。殺傷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將原奏駁回隱匿不辦。全不以邊務爲事。其大罪九。皇考升遐後。朕諭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和珅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京。全不顧國家撫綏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問。其大罪十。大學士蘇凌阿兩耳聾聽。衰邁難堪。因係伊弟和琳姻親。竟隱匿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雲。皆曾在伊家教讀。並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其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和珅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其大罪十二。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倣照甯壽宮制度。其

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腸。其大罪十三。薊州壇壝。居然設立享殿。開設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家內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寶石頂並非伊應戴之物。所藏眞寶石頂有數十餘箇。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其大罪十六。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其大罪十七。且有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並有埋藏銀兩百餘萬。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賞本。又不下十餘萬。以首輔大臣。下與小民爭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等。全不過下賤家奴。而查鈔賞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珍珠手串。若非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饒。其大罪二十。其餘貪縱狂妄之處。尚難悉數。實從來罕見罕聞者。著將胡季堂原摺。發交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即著悉心妥議具奏。此內如有自抒所見者。不妨另摺

封陳，若意見皆合。即連銜具奏。至福長安。祖父叔姪兄弟世受厚恩。尤非他人可比。其在軍機處行走。與和珅朝夕聚處。凡和珅貪贖營私種種不法罪狀。知之最悉。伊受皇考重恩。常有獨對之時。若果將和珅縱恣貌玩各款。據實直陳。較之他人舉劾。尤爲確鑿有據。皇考必早將和珅從重治罪。正如從前辦理訥親之案。何嘗稍有寬縱。豈尙任其貽誤軍國重務。一至於此。即謂皇考高年。不敢仰煩聖慮。亦應在朕前據實直陳。乃三年中並未將和珅罪蹟奏及。是其扶同徇隱。情弊顯然。如果福長安曾在朕前有一字提及。朕斷不肯將伊一併革職拏問。見在鈔出伊家賞物。雖不及和珅之金銀珠寶。數逾千萬。但已非伊家之所應有。其貪贖味良。僅居和珅之次。並著一併議罪。丁丑諭大學士九卿文武大員翰詹科道等。定擬和珅福長安罪名。請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律擬斬。請即行正法等因一摺。和珅種種悖逆專擅。罪大惡極。於法實毫無可貸。因思聖祖仁皇帝之誅鰲拜。

世宗憲皇帝之誅年羹堯。皇考之誅訥親。此三人與和珅相等。而和珅之罪過之。從前辦理鰲拜年羹堯。皆蒙恩賜令自盡。訥親則因貽誤軍機。於軍前正法。今就和珅罪狀而論。其壓閣軍報。有心欺隱。各路軍營。聽其意指。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致軍務日久未竣。貽誤軍國。情罪尤爲重大。卽不照大逆律凌遲。亦應照訥親之例。立正典刑。此事若於二年後辦理。斷難寬其一綫。惟見當皇考大事之時。卽將和珅處決。在伊固爲情眞罪當。而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罪雖浮於訥親。究未身在軍營。與訥親稍異。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以和珅之喪心昧良。不齒人類。原難援八議。量從末減。姑念其曾任首輔大臣。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此朕爲國體起見。非爲和珅也。至福長安受皇考厚恩。職居和珅之次。且與和珅朝夕聚處。於和珅罪狀知之最悉。且常有獨對之時。如果據實舉劾。罪蹟昭著。皇考必將和珅卽正刑誅。斷不肯偏護和珅。轉坐福長安以訐發之罪。卽謂皇考春

秋已高。恐觸聖怒。藉小忠小信爲辭。不敢舉發。自朕立爲皇太子及受寶後。已及四載。此數年中。伊常有在朝內直宿。不與和珅同直之時。何難自請獨對。或將和珅罪狀臚列。且密摺奏陳。如先前曾有片紙隻字。則此時朕不但肯將伊與和珅一同治罪。並不肯奪伊官爵。乃始終並無一語。是其有心扶同徇隱百喙難辭。見在查鈔伊家內財產。已非伊分內之所應有。若非平日肆意貪婪。何從得此饒裕。即照大學士等所請。按例辦理。實罪所應得。但科道並未將福長安指款參劾。而所鈔贖產。究不及和珅十分之一二。和珅見已從寬。賜令自盡。福長安亦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並著監提福長安前往和珅監所。跪視和珅自盡後。再押回本獄監禁。至和琳本無功績。止因伊參奏福康安木植一案。得以屢邀擢用。此案並非和琳秉公參劾。實係聽受和珅指使。爲傾陷福康安之計。今和珅籍沒家產。查出所蓋楠木房屋。僭妄踰制。較之福康安託帶木植之咎。孰重孰輕。且和琳同福康安勦

辦湖南苗匪。亦因和琳從中掣肘。以致福康安及身未能辦竣。是和琳於苗匪一案。有罪無功。所有和琳公爵。自應照議革去。至配享太廟。尤爲非常鉅典。和琳何人。乃與開國功臣同列。著即照議撤出太廟。並將伊家所立專祠。一併拆毀。豐紳殷德。係固倫額駙。且公主平日最爲皇考鍾愛。自應仰體恩慈。曲加體恤。若此時將豐紳殷德職銜斥革。齒於齊民。於體制亦覺未協。和琳公爵。係因拏獲王三槐所得。應照議革去。著加恩仍留伊伯爵。即令豐紳殷德承襲。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豐紳伊縣。亦著革去公爵。斥退侍衛。不准在乾清門行走。仍加恩賞給雲騎尉。在本旗當閒散差使。錫麟原係承襲福靈安雲騎尉世職。福長安獲罪。侯爵自應斥革。與福靈安無涉。著仍加恩准錫麟承襲雲騎尉。亦斥退侍衛。不准在乾清門行走。回本旗當閒散差使。大學士蘇凌阿年老龍鍾。和坤因係和琳姻親。且利其昏愆充位。藉顯己才。伊年逾八十。跪起維艱。豈能勝綸扉重任。蘇凌阿著即以原品休致。侍郎吳

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係和坤引用之人。李光雲見患痰疾。著以原品休致。吳省蘭李潢雖無人列款參劾。但未便俾列卿貳。俱著降爲編修。吳省蘭著撤回學政。不必在南書房行走。

上諭三

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長麟所奏之摺。另行鈔錄摺底。令和坤閱看。固係和坤印文行取。而長麟亦不應如此迎合。今和坤一切濫行之罪。已經訊明。令其自盡。軍機大臣另行更換。此事亦不深究矣。著傳諭長麟等。嗣後此等流弊。永遠嚴禁。

上諭四

戊寅。諭昨經降旨將和坤罪狀明白宣示。據大學士九卿等會同定擬具奏。已將和坤賜令自盡矣。和坤任事日久。專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達。若不立除元惡。無以肅清庶政。整飭官方。今已明正其罪。此案業經辦結。因思和坤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坤門下。逢迎餽賄。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連及多人。亦非罰不及衆之義。且近來弊

端百出。事難悉數。見在宣示和坤罪狀。其最重各款。俱已曉然衆著。儻臣工誤會朕意。過事搜求。尙復攻擊陰私。摘發細故。或指一二人一二事以實其言。則舉之不勝其舉。並恐啓告訐報復之漸。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爲黨援門戶陋習。殊非朕之本意也。朕所以重治和坤之罪者。實爲其貽誤軍國重務。而種種貪黷營私。猶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辦理。刻不容貸。此外初不肯別有株連。惟在儆戒將來。不復追咎既往。凡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況臣工內中材居多。若能遷善改過。皆可爲國家出力之人。即有從前熱中躁進。一時失足。但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仍可勉爲端士。不至終身誤陷匪人。特此再行明白宣諭。各宜懍遵砥礪。以副朕威與維新之治。儻經此番訓飭之後。尙不知改過勉立修名。則是自甘暴棄。不齒士類。必當嚴加懲治。毋謂教誡之不豫也。將此通諭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和坤意圖專擅。用印文傳知各省。鈔送摺稟。因此帶有

投遞軍機處另封事件。業經降旨飭禁。並隨摺批諭。今和坤業經伏法。所有隨帶文書。當永遠停止。儻經此番飭禁之後。尙有仍蹈前轍者。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姑貸。

上諭六

乙卯、諭前因和坤悖妄不法。贖貨營私。情罪重大。革職拏問時。即派定親王縣恩等鈔沒家產。節據查出正珠手串二百餘挂。其餘珍寶金玉。不可勝計。已屢降諭旨。將和坤種種罪狀。明白宣示。茲又據縣恩等查出正珠朝珠一挂呈覽。朕視之殊爲駭異。正珠朝珠爲乘輿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若云貢獻所需。則繚辮何以皆用香色。其非豫備呈進明甚。因詢據縣恩奏稱。曾訊之和坤家人。供稱和坤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鏡下無人時。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聞悉。此種情狀。竟有謀爲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照叛逆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令自盡。佯逃顯戮。姑免磔尸。至伊子豐紳殷德。若知有

此物不行舉發。即當照大逆緣坐律辦理。今經縣恩等再四訊究。實不知情。著加恩免其追問。但不應仍叨世襲伯爵。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停其世襲。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綿恩。淳穎。繡布。佶山。能細心查出。使和坤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爲認真。均著交部議敘。

癸丑諭前據薩彬圖奏和坤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項情弊。刑部查審時。司員等意存含混。應請密派大臣研鞫追究等語。朕以其言不足取。當即詳加開導。不可苛求。昨又據薩彬圖具奏。向伊親戚問出和坤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四名。請交伊一人至慎刑司提訊。所言更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籍沒和珅之員。乃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達於朕前。實爲從來未有之事。朕若即加駁飭。轉恐不足以服其心。是以特派怡親王永琅。尙書布彥達賚。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之所料。永琅布彥

賚素稱公正和平。薩彬圖亦會同研鞫。更有何人爲之徇隱。豈伊尙不憑信。必請朕廷訊使女乎。是薩彬圖無知妄瀆之罪。百喙難辭矣。朕所以辦理和珅者。原以其蠹國病民。專擅狂悖。和珅一日不除。則綱紀一日不肅。是以即於正月初八日將和珅革職鞫問。宣示罪狀。用申國憲。猶念其在皇考前扶掖奔走微勞。不忍肆諸市朝。節降諭旨甚明。天下臣民。自必咸知朕意。自辦理此案後。軍機王大臣及大臣中如朱珪等。從未於朕前奏及和珅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爲言。竟似利其私蓄者然。豈薩彬圖視朕爲好貨之主。敢以此嘗試乎。或伊必欲陷朕等於唐之德宗。伊亦未必有此伎倆也。向來治罪之員。多有應行查鈔者。况和珅獲罪重大。焉有不行鈔籍之理。自古有籍沒之例。所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即和珅家僕劉全呼什圖等。亦因平日倚恃和聲勢。橫肆不法。招搖受賄。不可不一併查鈔治罪。在朕方以辦理此案。爲日已久。已覺過當。是以諭令速結。不爲己甚。而無識之徒。

總總計較和珅財產。不惟不知政體。實太不知仰體朕之本意矣。朕在藩邸時。則一切財用。猶有人已之別。今以天下爲家。豈僅以藏諸府庫者視爲己有。此項查鈔賞物。縱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展轉根求。近於搜括閒陌錢等事耶。薩彬圖又以內務府步軍統領官員。均意存袒護。並疑及刑部亦不肯認真究問。則承審各衙門舉不足信乎。又薩彬圖摺內有和珅窖埋金銀大概不離住宅之語。和珅之宅。已賞給慶郡王永璘居住。和珅之園。已賞給成親王永理居住。若將所指管帳使女嚴切刑求。必致畏刑妄供。某物埋藏某處。以慶郡王府第。成親王寓園。令番役多人徧行掘視。斷無此事。豈有令成親王慶郡王自行刨空之理。見在朕賜公主物件甚多。累日攜運不盡。焉肯轉向公主額駙追問寄頓。況連日閱查鈔物件。即隨時頒賜者。亦復不少耶。薩彬圖原以閣學兼副都統。因其未嫻清語。恐以讀本錯誤獲咎。故開閣學之缺。令其專管旗務。得資廉俸養贍。前盛京兵

部侍郎出缺時。朕本欲將薩彬圖補授。復念其家計艱難。恐與伊父達椿分居兩地。日用或致不給。故令鐵保前往。又達椿於今年超升閣學。並授蒙古副都統。旋調滿洲旗分。且將伊緣事監禁之女烏蘇氏釋放。是朕之體恤薩彬圖父子。加恩不啻再三。薩彬圖不知感戴。輒以此等謬妄之言瀆聽。竟似欲藉追究和珅財產爲圖報之地。實爲卑鄙不堪。聚斂之臣。朕斷不用。前嚴飭給事中明繩開礦一事。旨內詳言及此。薩彬圖甯不知之耶。又薩彬圖曾奏請派京兵五千名。交伊一人帶往勦賊。今又奏請獨審此事。薩彬圖才具平庸。有何閱歷。而於出師讞獄之事。自任不疑。若此。其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薩彬圖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至所奏伊戚告知管帳使女之語。乃刑部員外郎哈豐阿所言。哈豐阿係刑部司員。既有所聞。何不稟知堂官。乃私向親戚議論。實屬意存取巧。哈豐阿亦著交部嚴加議處。即行開缺。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珅貲產妄行瀆奏。將此通諭知之。

甲寅諭刑部審訊和坤家奴劉全太監呼什圖等分別定擬一摺。劉全和什圖等以下賤家奴太監。倚藉和坤聲勢。招搖受賄。婪索多贓。恣肆妄行。目無法紀。今刑部將該二犯俱按律問絞監候。所議雖是。但朕辦理此案。以和坤之靈國病民。專擅狂悖。尙且法外施恩。賜令自盡。況其家奴太監。止係狐假虎威。倚勢營私。情同爲從。自應稍從末減。且即照刑部所擬辦理。將來秋審時亦不予勾。而該二犯仍令監禁。轉得安坐囹圄。支食囚糧。本案雖已辦結。而留犯在監。猶恐無識之徒。從中搜剔。又復妄疑。留查寄頓。別生枝節。劉全呼什圖俱著從寬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爲奴。遇赦不赦。其擬發駐防爲奴之劉印。劉陔。王平方。二張。五方。大胡。六方。四周。七等犯。俱著依擬分發廣東福建省分。給駐防兵丁爲奴。不許發往近畿腹地。此數人如有脫逃頂替等項情弊。一經發覺。即行正法。自此定案之後。斷不許摭拾浮言。復事吹求。必欲陷朕等於貪利之主。是欲爲和坤報復矣。諒諸臣亦不忍爲也。

上諭九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莊頭許五德。因控告同主人霍三德。託王府護衛恒德。轉求和坤照應。送給地畝銀兩一案。分別定擬一摺。此案莊頭許五德。因呈控同主家人。輒屬恒德。轉託和坤照應。許送地畝銀兩。係乾隆五十八年之事。彼時和坤。已以伯爵官大學士。身列崇班。乃竟貪得謝儀。聽受屬託。實屬卑鄙不堪。輒將家奴呈控之案。高下其手。任意武斷。將許五德一戶。徑行從貝子永澤名下撤出。令恒德向其索謝。不要地畝。指索銀一萬兩。經許五德先後送給銀六千兩。下短銀四千兩。和坤復時向催討。並令恒德差家人前往索取。因許五德借銀不出。送繳地畝。又復僞立紅契。令伊姪出名營業。巧爲掩飾。而台費蔭亦遂承其意指。爲之主張營辦。此等因事索財。在地方末吏。稍知自愛者。猶不爲。而和坤身居顯秩。旣已貪賄聽情。又復疊索尾欠。是其貪鄙無恥。藐玩自專。即此已可概見。此項入官地畝。從前實屬枉斷。且啓家奴訐告之風。著仍賞還貝子永澤。聽其另揀

莊頭承種當差。其案內人犯除台費蔭業經降旨發往伊犁效力贖罪。餘即照所擬完結。



· 滿清紀事 (采日本帝國圖書館手鈔本)

山谷清涼。林木蒼蔚。羣巒疊翠。石澗飛泉。於此晏坐。亦足以論古談今。非誇一己之多聞。亦本衆人所共知者耳。古人有言。不知天文地理。不知敵國之言。不可以爲將。故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清國與吾僅隔一衣帶水。而不知其近世歷史可乎。清國地廣人衆。財物豐饒。聖天子在上。以德教爲政治。禮義交孚。精明壽考。勤政愛民。幅員廣大。四海安寧。盤古至今。於斯爲盛。溯自滿清有國以來。順治在位十八年。及康熙即位。大免天下民稅一次。當時治國章程。尙未頒定。聖祖盡心力以成之。在位六十一年。逮至雍正。正明而略刻。貶削親王。戮大將年羹堯。在位十三年。乾隆時際上元。民豐物阜。開闢新疆數千里之地。普免天下民稅一次。駕臨江南二次。時臺灣林爽文起兵叛。命福康安帶兵平之。在位六十年。禪位太子。爲太上皇三年。嘉慶踐祚。各國夷人。盛集廣州營業。海關

滿清開國略
史

臺灣林爽文

起兵

嘉慶朝泰西
商力之侵入

林則徐禁鴉
片

義律攻廣州

年中入息甚多。夷人每受官民挾制。勢力甚弱。即亦無可如何。道光登極。越年廣州省城大火。癸巳又大水。時鴉片烟盛行。毒遍通國上下。上命林則徐總督兩粵。設法禁烟。中外互結。毀燒鴉片數千箱。民皆遵從。困逼英酋義律。功效將成。忽然罷職。上再命琦善奕山繼往。夷人揚眉吐氣。令義律伯貊率兵攻廣州。索償鴉片賠項。紳民上下合羣策羣力。遂殺伯貊。各處人心咸震。三元里義勇齊出。圍困義律。大將軍懼。閉城數日。以六百萬銀元賄敵。後英人復乘輪船攻鎮江。撲天津。所到之處。勢如破竹。連河爲之阻梗。京師大震。上乃以銀二千一百萬元。餌敵搆和。分二年償清。開口岸通商。即寧波上海福州廈門香港是也。敵酋與耆英議設三十六條章程。爲永遠和好之計。初時民心尙多疑憤。及見洋人設立學校。教育華人子弟。重出月糧以僱工人。請託有司以護良善。民因此遂漸漸趨之。夷人分派耶穌。經於各處。人漸知有上帝。自開港至今。中外互市。無分彼我矣。然而廣東自此常不靖。劫掠典當渡船之事漸多。又不得好官撫治。世

情愈趨愈下。盜匪愈殺愈多。蓋自夷人滋擾以後。黃恩桐爲巡撫。余溥淳知廣府。皆不理民生。祇獻媚外人。士子惡之。相約罷場不考。承余溥淳之後者爲劉潯。年少驕傲。出外見有民庶不起立者。即牽出街心笞百十。時有雙門底醬園之夥。負重不及避。被笞責。并繫於獄。街坊具呈保釋。劉不准。民心盡忿。是晚廣州府衙起火。有白衣者數十人。持刃趨入。劫取其珍寶衣物。積於庭中。不許携出。盡付火化。劉潯從後門遁走。事後有鄉民經過。被南海令史樸強捉數十人。誣殺之。人心愈以不靖。是時廣東忽然一禾兩穗。筋竹處處開花。徐廣縉爲總督。經年不出一示。不辦一事。夷人因前者英立約。准三年後入城游玩。至時以文書來問徐。徐不敢允。親詣虎門與夷人會議。請延時日。夷人曰。此細事耳。遲早亦無礙也。徐回省。張大其事。連夜換城門。又命城廂內外舖戶。皆出壯丁。持戈巡遊。以壯聲勢。數日乃已。犒獎無算。申奏朝廷。自詡督率各處鄉民團練。使夷人畏憚。不敢進城云云。上諭讚不發一卒。不費一矢。功勝於十萬師。賜以世襲

梁十五降英

羅龜德入廣西

洪氏應運而起

洪秀全利用泰西宗教

子爵徐廣縉意得甚。日事淫侈。不理政治。縱容屬吏。以浚削民之脂膏。以致賊盜四起。擄人勒贖之事。紛紛然並作。并擄及知縣史樸。此道光三十年之事也。咸豐嗣立。黃河決口。盜匪更多。時廣東大盜梁十五。擄取民船數百號。沿海劫掠。英人以輪船二擊敗之。乃降於英。時又有劇盜渾名羅龜德者。極爲猖厥。後以官吏捕之嚴。乃率其黨人及家眷遁往廣西。合於大頭羊大里魚等。大股四出擾民。焚掠甚慘。鄉間乃設立保良攻匪會。卒亦無濟。凶餓愈張。而洪氏乃應運而起矣。洪名秀全。與黨人馮雲山。亦保良攻匪會內人也。上命林則徐往平西粵之亂。林夙有威望。先聲奪人。盜賊聞之。散去者大半。林未到任而疾作。死於道。時兩廣總督徐廣縉庸而又貪。專以外交藉口。不肯出兵辦匪。性又乖張殘忍。殺沈米義士。監斃梁友竹。怒捉潘鏡泉。妄作威福。人人共憤。多有亡命西走者。故廣西之亂黨復盛。然亂黨雖多。并無大志。唯洪秀金少具胆略。結納英雄。中歲家日落。鬱鬱不得志。聞西人傳布耶蘇教。遂於二十八年赴香港。詣英

馮雲山之歷史

牧師郭士笠門受業。讀上帝書。心有所得。西人令其入廣西傳道。給以工食。寓於胡以冕之村。故得列名保良會。馮雲山亦于澳門入天主教。其時已返粵西。以訓童子爲業。初年寓居黃宅。次年寓居曾宅。常以其宗教說勸人。有張秀才者。稟許其邪言惑衆。官即捕拿馮雲山及黃曾二人於獄。黃曾皆監斃。雲山以用賄得釋。遞解回花縣原藉。不久又復西行。爲貴縣差役認出。索賄不滿其欲。欲擒致之。鄉人咸庇馮毆差。差稟諸縣官謂該鄉謀叛。縣官移營請剿。大兵圍村。村人危急。罔知爲計。馮洪乃糾合鄉民。與官兵相拒。遂舉旗反。上命周天爵向榮剿之。相持久。竟不能克。洪率黨蓄頭髮。易服色。不准劫掠民庶。軍令嚴整。行兵又有法度。立志恢復。前明專與滿清爲敵。警衆文有『奮力協志比項羽之破釜沈舟。觀變沈機效漢光武之中興起義等語。』初時鄉民戰士。共計不過數百人。雜以婦女。官兵環而攻之。洪率衆入據山谷險隘。合男女共禦敵。男則持茅。女則饋食。分行督伍。視死如歸。官軍數次入洞。均中伏而敗。是時大里

洪秀全之民族主義

民不恨賊而恨兵

會昌凌十八起義

向榮之戰畧

秀全以計克永安州

魚已降於清。隨營用命。清官令爲頭隊以攻洪軍。秀全深溝高壘。乘敵懈怠。突出奮擊。夾攻。每獲奇勝。清兵無奈之何。都統烏蘭泰自請當先。卒被炮傷。足而死。張敬修招集北勇。耗費錢糧。不可勝計。屢交戰皆敗。所招之勇。毫無紀律。擾鄉民。劫財物。所到一空。甚於盜賊。故百姓皆不惡賊而惡兵。是年八月。日有食之。上詔督撫各輕徵民稅。西粵擾亂益甚。東粵英德人會昌起義。稱兵半載餘。巡撫葉名琛遣軍平之。另黨凌十八擾掠翁源。屯於羅鏡墟。官兵環墟圍困。絕其糧食。良民婦孺皆飢死。死者數千人。慘狀不堪。是時洪秀泉聚衆愈多。軍威大振。辛亥八月初一日。向榮先以兵伏要道。誘令出隘。秀全督兵相持。自辰至酉未決。洪黨遣章昌輝潛渡斜谷。遠出官兵之後。官兵方在前路禦敵。而不知永安州已陷落矣。於是官兵退數里爲營。以候大軍之調集。洪秀泉入守永安。二年壬子正月。廣西梧州府。忽有波山艇數十號。突到常關前。關吏方欲稽查。船內跳出多人。提刀舞牌。劫掠關廠。官吏盡逃。梧州閉城數日。賊黨從容捆載而

梧州亂民劫取關稅

秀全出湖南

秀全北趨鄂境途中出示

免稅之有名無實

秀全徵糧給回借券

去二月。洪秀全大隊棄去永安。逕圍桂林。四月初一日解圍。欲入湖南。四月十四日攻柳州。傍東繞道。進陷道州。桂陽。嘉禾。永興。安仁。醴陵。攸縣。七月廿八日。徑攻長沙。圍其城五十日不克。夜又解圍北趨。途中出示曰。

奉承天運。太平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稔惡不究。貧窮者銜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即以錢漕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之糧免而復徵。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狠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吾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憑日後清償。你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宜同心協力。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

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著先赴還原藉聽候。他日起用。其餘豹狼差役。概行剷除。懸首示衆。恐有流賊土匪藉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爲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慎之。毋違特示。○示帖各處。此時咸豐帝知洪氏大勢已成。橫行無敵。心甚驚憂。故屢次催徐廣縉赴西追剿。然徐則故意遲遲其行也。洪黨於十一月初二日克洞庭湖之岳州府。各路防堵皆空。洪黨先使八十餘人。坐大船二隻。小船四隻。十一月初九日。駛抵湖北之漢陽府。在鸚鵡洲泊船。等候大隊齊到。攻取漢陽。十二日鸚鵡洲之洪兵。見漢陽城外清軍。皆住劄營內。有一大膽漢倡議曰。清兵頗畏我輩。我等若先去攻之。可立克也。於是八十餘人各携烏鎗軍器火藥包。令一人手執大旗先登岸。高聲吶喊前進。城上清兵大驚。以爲洪氏大隊人馬前來攻城。各放烏鎗數聲。即棄械而遁。洪兵趕到城邊。擲藥包數十個。火着民房。烟燄迷漫。官兵已無踪影。遂乘勢破城。分佔各門。

洪黨以八十人取漢陽府

焚葉名琛之村

拱黨之安民告示

斥旂滿人獨專政柄

斥張嘉祥之強暴

後大隊到乃入劫漢陽府衙門。掠取倉庫。命人焚葉名琛之村。掘其祖墳。一面出示安民。示曰。

大漢軍帥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左爲上諭宣布中外事。照得安邦定國。弔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工商。各安本業。夷滿當滅。皇漢當興。久合必分。亂極復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茲因君弱而暗。臣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況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滿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子。士人雪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抒抱負。雖懷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賍。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張家祥等。遂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狼之性。魚肉生民。肆其狐狸之淫。閭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士庶聞之者望氣而逃。官司不肯究詰。貓鼠竟至同眠。嗟嗟。我民際此。聊生何

更革編髮之制

秀全據漢口克武昌

賴。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察天下之義士。弔民伐罪。大舉義旗。以清妖孽。八月初一兵入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編髮。左袒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效力有功。定給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罰。我國家自有常典。爲此特示。凜遵毋違。○越日出城赴江。掠米稱船八九百號。間有不從者。焚去四五十號。十六日派數百人攻取漢口。分兩路來往。十九日大隊齊集。據漢口。所有將帥丞相。等均居於各省會館之內。連日調撥隊伍。進攻武昌。長圍困城後。天王及楊秀清乃到。十二月初四日地雷轟發。城立陷。武昌巡撫常大淳死之。各官亦多有從死者。計屠滅官兵及民人不下數千人。血流遍地。聞係兩廣人則不殺。閉戶不出者亦不殺。洪氏既據武昌。即分派兵士略各處州郡。十二月十四日破黃

策士錢江來
謁

錢江之歷史

錢江反對取
四川

錢江畫興王
策數欸

克九江

州十九日破黃陂縣。得兩處以爲門戶。獲紋銀七十餘萬兩。洪氏遂在武昌度歲。有策士錢江。闖軍門來謁。錢氏浙江人也。素負胆畧。博學多聞。林則徐總督兩粵時。在幕府。甚見器重。林既被貶。錢江遂留居東粵。時夷氛正熾。錢氏集衆上明倫堂。鼓勵紳民。聯合上下。以拒敵。當道大官一主和議。錢氏屢於衆人前。攻之。大官命知縣梁星源捕之。至。立而不跪。詞氣慷慨。大官無如何。監之數月。遞解回籍。自此居家鬱鬱。適聞洪氏倡義已破武昌。乃投袂而起。不遠千里。赴見之。勸洪秀全舍西而東。上書論天下大勢。共數千言。其書力言兩川不足圖。得亦難守。如劉備當日。雖前有諸葛之賢。後有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今欲以區區一隅。而敵天下。斷斷不可。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爲京都。乃圖進取云云。內尚有興王策數欸。不傳於世。秀泉覽而悅之。即遵其計而行。三年正月初四日。洪氏率衆盡上船。共有船二千餘號。順流東下。十一日破九江。清兵退守小孤山。洪兵自北口而出大江。揚帆直下。官兵不敢當。獨上海道

吳爽拒洪秀
泉

吳爽獻策聘
洋兵

洪秀全殺旗
滿四萬人

吳爽即吳建章。招集廣東頭猛船及民船十餘號。裝有紅毛大炮數十位。據小狼山。竭力相拒。吳兵屯近江邊。築隄以自蔽。是夕二鼓。於堤內樹長竿懸燈籠。指揮炮手而轟放。擊斃洪黨六百餘人。相持至天明。衆寡不敵。卒爲洪黨所克。大炮船隻。盡被洪軍擄去。正月十八日破安慶。廿二日破蕪湖。殺清軍數百人。得紋銀三千餘萬兩。獲糧食婦孺不可勝計。清兵退守南京鎮江。總督陸建瀛。盡引兵屯城內。不與屬官相見。將軍三司合銜參搗之。吳爽又獻策。聘洋兵及輪船助攻。守。洪黨夜用酒罈。戴以雨帽。每罈掛小鏡一。浮水而下。黑夜昏闇。清風蕩漾。似人游泳而來。洋人懼其逼近。放炮攻之。連綿不斷。火藥將竭。洪氏伏兵齊出。擒輪船上大俠一名。洋人乃獻兵糧換之。彼此約不侵犯。二月初十日。子時地雷轟發。洪黨用雲梯登城而入。天明佔據各門。殺清軍及駐防旗滿四萬餘人。百姓之跟隨清軍者。亦被殺不少。十二日開城。令百姓搬去死屍。十五日閉城。編查戶口。命百姓入隊。不允者亦聽之。計洪氏自廣西倡義以來。以南

號江寧爲天
京

封錢江爲大
司馬

定服色

徐廣縮擁兵
不進

秀全取揚州
鎮江

京殺戮爲最。屍骸積疊。淮河之水俱穢臭不堪食。總督陸建瀛。將軍祥厚。皆死之。梁星源時方罷官居金陵。爲錢江所殺。屍分數段云。於是洪氏乃脩整明朝舊宮殿居住。建江寧爲天京。殿上懸柱銘二。一曰獨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氣象。丹心報國。掃除異族。異衣冠。一曰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連日賜羣臣太平御宴。三日後。乃大封會友。以錢江爲大司馬。幫理軍民事務。又命良工加築泥炮臺於城外。命金陵新入隊者據守之。湖南北入隊者守二重城。長髮者守內城。制定服色。洪氏上戴朝天冠。穿黃龍袍。束黃纒帶。其次用紅綢。又其次用紅布。洪軍合計若干。未知其詳。大約不過數萬。時欽差賽尙阿。柔懦無能。徐廣縮。工於隱飾。捏報勝仗。賽氏欽賜。遏必隆刀。亦不敢用。擁兵自衛。上屢諭其迎頭截擊。皆不遵從。洪氏乃得縱橫自在。唾手而得金陵。於是上震怒。賽被逮入京。二月廿五日。洪黨分軍二。一攻揚州。一攻鎮江。皆陷之。正擬乘銳進取。適遇京兵萬餘。索倫騎兵七千。山東河南各直省援兵二

洪軍屢爲向榮所挫

錢江獻堅守之策

洋人入見洪秀全

萬餘。又向榮亦統兵三萬。廣勇數千。跟踪而至。大軍雲集。皆離南京十餘里。或二三十里下營。商議合兵進剿。洪氏大震。調回揚鎮。人馬拒守。三月連日大風雨。向榮已查明地勢。決議於初六晚出隊。人馬脚枚。潛入要隘。突起攻擊。鎗炮噴筒。驟如雨下。洪黨大驚擾。鍾山有新入洪黨者千餘人。投出。向榮給以米糧。遣令散去。四面環攻。搶回器械米食甚多。十二日洪黨陳兵北門。撲許乃劍營。互攻戰間。陳金綬以青州兵繞出山前。會合截殺。向營又令火器營居高轟下。復以火箭射入土城。焚毀大營三坐。洪黨敗挫。皆退入城。次日洪黨欲再決死戰。錢江止之曰。彼旣得勝。銳氣方盛。難與爭鋒。不若調齊各軍。堅守瓜浦。一面傳檄同志。以擾閩浙江鄂。我軍糗糧充足。清軍糧運維艱。我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俟至秋高氣爽。然後決戰。則清兵可盡殲也。秀全從之。是月廈門有黨應洪氏起事。燒燬衙門。殺戮官吏。獨不擾夷人。且以書予之。述其意見主義。夷人心甚悅服。英水師提督派數人乘漁船入長江。三月十五日解纜。十九日

洪氏與外人
交涉之情形

抵焦山。越日到江寧。洪黨遙見漁船駛來。以爲夷人助清軍攻已。即然大炮隔岸轟之。破其舵尾。夷人并不還炮。急升白旂。洪黨中有知升旗之例者。乃以小舟赴漁船詢之曰。君外國人。此非商埠。君來此何故。對曰。我國商人雲集上海。南京有亂。恐有殃及池魚之憂。此日之來。欲與君等設法保護商人。道路傳言。多有謂洪黨專與英國爲仇者。故特來一問。今已訪知君等眞意。此後。鸞。于。我。兩。不。相。助。于。爾。勿。害。通。商。書。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等。其。圖。利。之。洪。黨。見。其。言。甚。婉。意。皆。欣。洽。遂。送。入。金。陵。見。秀。全。秀。全。與。歷。覽。各。營。以。軍。容。之。盛。誇。示。之。因。復。之。曰。通。商。大。局。理。所。應。然。理。之。所。許。吾。必。許。之。吾。黨。如。果。得。志。彼。此。相。安。斷。無。仇。視。至。若。鴉。片。一。物。遺。禍。中。國。不。可。殫。言。勿。來。爲。便。英。使。者。乃。於。三。月。廿。四。日。去。江。寧。溯。流。而。西。返。滬。二。十。九。日。總。兵。鄧。肇。良。攻。鎮。江。城。外。觀。音。山。洪。黨。蜂。擁。而。出。兵。勇。以。大。炮。迎。擊。洪。黨。漸。漸。卻。退。分。兵。抄。後。清。軍。駐。守。京。口。分。頭。抗。戰。互。有。損。傷。四。月。初。二。日。和。淳。督。大。隊。師。船。乘。風。至。焦。山。洪。黨。水。師。開。炮。拒。

洪氏議禁絕
鴉片

兩軍水師戰
於瓜州

水師夾江之戰

之。和乃回瓜洲。此處江面。洪黨船划極多。岸上又築壘安炮。連環不絕。和氏師船。恃帆飽風利。亦放炮以攻兩岸。初十日。向榮調撥兵隊分五路而進。撲攻江寧。通濟朝陽二門。洪黨亦出二三千人。分頭迎拒。且戰且守。官兵屢設法以誘敵。洪軍始終不前。十一日向榮札大營於紫金山。即孝陵衛也。洪黨慮其佔形勝。突出數千人。劫其營。向榮揮兵接仗。竭力擊退之。是日長江上游。清將盧應祥。會同楊煥章。各率炮船數十號。遶出夾江沿口北。潛入南岸。楊軍分爲二隊。駛入夾口蘆葦中。張疑兵以爲援應。千總黃秉忠。督大小炮船。遶進夾口。直擊橫塞隘口之鹽船三隻。毀壞之。其餘鹽船順流退下。一面放炮相拒。楊煥章從蘆葦岸突出接應。先向敵帥艦望樓炮攻之。殲斃紅黃衣者數人。乘機銳進。洪黨即泊船相拒。岸上砲臺七座。皆向官船轟擊。烟燄蔽江。盧應祥率兵抄截。楊煥章麾兵應之。黃秉忠回環沖擊。相拒數時。陳喜率兵登岸赴援。殺死執黃旗之頭目一人。洪黨乃潰遁。清軍拆散夾口木排。奪獲大炮軍器糧食不少。越日洪

盧應祥之戰功

林鳳翔北伐

之役
取鳳陽府

黨議用聲東擊西蹈瑕乘虛之計。分大股擾徐州。占臨淮關。直趨鳳陽府。知府裕泰率部兵。於四月廿一日酉時。在北門外拒敵。洪黨別分一枝。從小路潛入東門。城內火光突起。九華山與興龍寺前。有會黨兩股。見火光知洪軍已到。遂奔西門。趕散鄉勇。府城立陷。二十五日洪黨分一股。自汴梁西竄汜縣。盤踞城中。籌備守禦之具。將軍托明阿率師追剿。滿漢各軍。連環攻城。死傷無數。洪黨以孤城難守。自東門突出。屯於東西兩土山上。糾合三路爲犄角。分擾河南各郡。並蔓延於山西陝西。皇上命北五省及江南安徽。合兵防堵。以董占元守兗州。花里遜督大名宣化正定各兵。馳赴河北。會同總理河北軍務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出兵堵禦。蒙古三盟王哲里才等。各帶部兵。由熱河圍場星馳而來。又調察哈爾兵數千。近畿一帶。大兵雲集。以訥爾經額總統之。防剿洪軍。是時都統西陵阿統帶黑龍江馬隊。駐守浦口。佔居民房。不立營壘。洪黨乘其無備。潛師攻破之。由洛水渡河。擾掠溫縣。陷亳州。復分兵襲攻劉家口。在南岸放炮。總兵

林鳳翔入山
西

調五省兵

調蒙古三盟
王兵

調察哈爾兵

洪軍破黑龍
江馬隊

湖北官逼民變

暹羅貢使被劫

邵詭辰等巡防兵勇。聞風星散。北岸師船亦同時火起。焚去百餘號。水師溺斃者不可勝計。五月初七日。洪軍撲歸德。時值大雷雨。數日不絕。洪營火藥盡濕。城外濠水陡添數丈。是以不能克城。遂引去。洪秀全既倡義。各處聞風響應。是時湖北廣濟縣民風素强悍。縣令蔡潤琛徵收民田租稅。內有既經兵火者。應行豁免。乃蔡知縣竟不分別應徵應免之處。希圖一律照徵。胥吏滋擾。百姓不服。聚眾抗官。其後各處鄉民。皆藉口不肯納稅。鮑署令不能調停。反擒殺數十人。以示威。鄉人愈怒。聚眾更多。鮑令請兵剿捕。琦善咨調老弱九百人予之。是晚鄉兵闖至縣署。搜尋鮑令復仇。鮑令與縣丞皆被害。臬司江忠源統帶楚勇千餘。會同提督阿勒經阿赴援。乃收復城池。是月中旬。廣西興安縣之馬坪村。有會黨聚眾拜盟。蔡令往捕。會匪擊走之。并陷縣城。戕吏奪犯。竄入靈川。據城以守。許祥光及張敬修分路進攻。會黨乃棄城而逃。時各省擾亂。道路梗塞。暹羅貢使行抵商邱。所有內廷賞賚各物。皆被亂黨搶去。奏聞。上着地方官償還。

湖南會黨大起

洪軍北伐之戰事

訥爾經額屢敗

張祥晉奏請籌軍費

擬抽收爲粟稅

擬將內務府金器改鑄金

改道護送返國。湖南桂東縣有江廣會黨二千餘。據三都橋爲老巢。四出掠劫。焚汎官之署。廿九日未刻撲城。縣令督勇拒之。衆寡不敵。城遂陷。會黨連陷上游龍陽等縣。掠去倉庫錢糧。不計其數。後又擾永興縣。由山路竄入三河洲地方。據山結寨。別股竄犯衡州。陷安仁。湖南大震。六月十九日訥爾經額合兵攻洪軍於清化鎮之東北。此股多粵西湖南會黨。用兵譎狡。或五六股突出。一見官兵。又復嘯聚埋伏。官兵屢爲所挫。洪軍又於懷慶城東南一帶。立木城四座。架大炮。於隘口設陷阱竹簽地雷等。遍插旗幟。以爲疑兵。參將崇安攻壘陣亡。清軍奪氣。於是大河南北亦大震。給事中張祥晉上奏云。粵西軍興以來。不過兩載。所費不下三千餘萬。請急籌經費。以濟時需。一擬抽收內地鶯粟花稅。比照茶酒等物。一律從重徵取。一擬將內務府宮內舊存金器改鑄金錢。與紋銀一律通行。一擬將京城現收舖租章程推廣於各行省。一律辦理云云。上命交部議覆。部議駁不准。七月中旬。上海道吳爽行文兩廣總督勞崇光更調發

錢
擬抽收各省
舖租

上海小刀會
起事

出洋大拖船數十號。壯勇數千人。由外洋開赴上海。欲以助向榮攻取金陵。不意八月初旬小刀會黨首劉麗川預伏黨羽數十人於道署。夜登瓦面。拋擲火球。誘吳爽出署。遂擒之。監禁吳於廣州會館。會黨與之歃血而盟。要其將拖船數十號寫明相送。吳不得已而從之。然劉麗川挾索不已。復奪其上海道印信。後賴美領事援出之。

捫蝨談虎客曰。滿清紀事一卷。吾友披髮生。往年觀書上野圖書館所手錄者。秋間檢塵篋得之。余方緝中國秘史第二編。獲此瓊寶。喜可知也。是書標名日本某著。而察書中口吻。似出於吾粵人之手。豈本粵人成箬。而日人攫取爲己有耶。抑諮詢吾粵人而撰述者耶。皆未可知。昔歷覽彼之藏書樓。曾睹手鈔數本。亦記載吾國事者。一問一答。備極纖悉。上自朝廷。下逮閭巷。罔不誌及。書末具問者姓名。則奉某侯。命某職某某也。答者姓名。則清國太學生某某也。滿清紀事殆亦此類歟。唯是書有緣起而闕煞尾。殆不止一卷。殊令

人○有○未○窺○全○豹○之○憾○。○然○即○此○區○區○小○冊○子○。○已○有○爲○中○土○士○人○聞○所○未○聞○者○。○如○徐○廣○縉○之○外○交○也○。○洪○氏○初○起○之○歷○史○也○。○錢○江○之○上○書○。○洪○氏○也○。○洪○氏○之○檄○告○。○百○姓○也○。○太○平○國○與○外○人○之○交○涉○也○。○張○祥○晉○之○請○括○宮○中○金○器○鑄○幣○也○。○凡○此○諸○端○。○皆○於○將○來○史○家○大○有○裨○助○。○其○他○關○涉○兵○事○民○事○者○。○亦○多○爲○官○書○所○不○及○載○。○或○有○所○諱○而○不○敢○載○。○然○則○謂○是○書○字○字○皆○瓌○寶○寧○誇○謾○哉○。



續記咸同間用兵軼聞

一 平寇實記 (采青巖禦寇錄)

青巖山之形勢

洪軍入天台

咸豐八年。髮賊由江西寇處州。五月破永康縣。路近吾地八十餘里。時以太平日久。聞賊至。皆愕然驚惶。因思青巖山高五百丈。週回十餘里。上平坦。有清泉。自唐以來。居民藉以避亂者。不知凡幾矣。王欽楊岩路二處人。楊炳南陳耿輝等。一全面議。捐資造石城於上。以資捍衛。數月工竣。未幾髮賊退矣。至十一年四月。賊竄寇金華。八月廿七日。馮巢二賊別寇東陽。時時出城。四面擄掠。燒殺以安民之說。賺民入城。至即留之。居民以賊多。反覆約到青巖山上。避之。計鋪萬餘。男女約數萬餘人。十一月。別有大股賊。秦郭二賊爲首。帶賊夥數十萬到天台。由朱錫嶺入安文庄住宿。擄掠燒殺。慘不忍言。青巖山上男女老少。皆懼其至。後天台打仗得勝。殺賊不下數萬。初七日從原路退出。過青巖山脚。不敢

洪軍兩次攻青巖不果

舉陳真卿爲兵董

妄肆擄掠。去後踪跡不詳。故居民得以小安。至同治元年六月廿一日。賊首譚姓。從永邑過小溪馬宅。到徐宅宅口庄止。綿亘數十里。約有數萬餘人。四出擄掠。七月。近地糾集民兵。於初八日攻打徐宅庄賊匪。奈民兵素不習戰。一見賊兵。望風而潰。在後者俱被殺。初九日。徐宅賊匪數千。欲取青巖山。賊首在楊岩路。望見山上民兵。刀斧齊集。不敢攻打。即時退回徐宅。此日董理陳耿輝。被擄。王欽近境鄉民被擄者。不止數百。以後賊不復來。十九日。城內賊首李天福。來攻打青巖山。賊夥萬餘。扎營王欽庄。計九日。賊自大嶺頭觀。看青巖山上。勢險人和。亦不敢攻打。退回本城。八月十一日。徐宅賊匪。皆退至諸暨。以後青巖山上。建造公廩。補以董理陳振魁。程炳暹。馬竟一。陳寶銘。金鏞。楊章娃等。日夜巡守不懈。又議舉兵董。以陳真卿當之。真卿字燮煌。年未弱冠。智勇過人。選擇精兵數千。分地把守。不得躲避。共分一百七十五隊。每隊精兵三十名。歸董理兵董數人。出令立法。不得退避。落後如不遵。令軍法從事。以肅兵規。并辦拾鎗數

林彩新垂涎
青巖

洪軍攻青巖

十具大炮數架。烏鎗數百枝。刀鎗無數。又嚴禁老少男女人等。俱要剃頭。不準蓄髮。後十月間。有賊首林彩新。自永邑竄至湖頭陸橫店。湖溪一帶地方。賊匪扎營二十餘里。屢出放火殺人擄掠。近青巖山十里有大路孔宅庄。馬齊焯胡鳳恩。帶有台兵數百作寨。賊偵知此處有兵屯扎。於十一月十九日。遣賊兵萬餘。至大路孔宅庄破營。臺兵亦頗竭力拒之。互有勝負。賊匪退回。至二十一日。賊添兵而來。一枝從大路而進。一枝從馬塢繞出背後。首尾夾攻。臺兵遂大潰。馬齊焯胡鳳恩二人被殺。又殺民兵五百有餘。存者不過數十人。附近居民被殺。房屋被燒者。不計其數。橫尸遍野。至夜輒聞鬼哭。賊回過青巖山脚。看山上男女貨物猪牛鷄羊充物。有垂涎之意。董理陳振魁恐裏城不固。與諸董建議。疊造外城。吩咐壯丁。尅日興工。不數日工竣。自是人有固志。至十二月初八日。賊率兵數萬。過石竹嶺。竹干嶺。到楊岩路角山黃門等處扎寨。又分營四路。週回十餘里。午刻賊令精兵數千。到馬安岩邊屯住攻打。山上鳴鑼應之。董理陳

真卿戰勝辭
不受賞

寶銘等全兵董陳真卿四面巡查嚴督隊長各自分地把守不得少弛外城門內鎗炮齊集嚴守賊兵撲到城脚數丈之地挺身堅守者只有數十餘人皆有畏懼之心董理命山民只宜竭力堅守不可與戰以保近地房屋獨兵董陳真卿胆大有志挺身奮勇披肝露膽與髮賊死戰將臺鎗放去打死對天福賊首數十人又戮殺賊夥數十人賊遂喪氣退敗董理議賞兵董陳真卿銀洋千元真卿不受曰同衛鄉里此是吾分何敢言賞鄉人皆高其義第八夜賊乘三更時到馬安岩邊偷營真卿時時在城巡守不懈隨時將臺鎗開放賊遂奔北第十六日真卿欲率鄉兵下山搏戰董理終以堅守爲主不從其請賊遂知青岩終不可破即遁去未幾而東陽之賊退矣又未幾而金華與全省之賊亦俱退矣海內肅清復見天日而是山之靈異賴以全活者數萬人其爲功於民何如也然真卿戰守三載迭著却敵之功亦不可沒云

附錄檄文（前略）浙江不幸逆賊爲災南從閩粵北至蘇杭西接衢溫東

洪軍徵收稅捐之大略

隣臺處。殺人父母。奸人妻奴。掠人資財。燒人屋宇。不論工商農士。擄以爲兵。無分老病嬰孩。遇之即殺。號爲弟兄。若同庚之荆樹。來如蜂蟻。無可避之桃源。旣索門牌之費。而上戶中戶下戶之列。復分九等之戶。即乞丐亦歛錢文。已逼進貢之資。而畝捐米捐灶捐之外。又加逐日之捐。雖空房猶納租稅。稍拂話言。便行殺戮。迫驅奔走。亦肆傷殘。商賈不得流通。處處悉成死地。田野均行荒廢。家俱絕生機。至於糟蹋米糧。穢污書籍。妄稱名號。焚害忠良。毀壞聖賢廟像。犯神祇者大罪魁。顛倒朔望歲時。干天怒者真惡孽。或則拖紫披紅。此輩與禽獸何異。或則赤身露體。斯人之禮法全無。(下略)

洪軍檄文

附錄林彩新諭青岩檄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勳臣殿前忠誠一百六十二天將林。爲勸諭四民。急散團練。速即投誠。以保身家事。照得亂極思治。順撫逆誅。理固然也。緣爾浙省。經我侍王雄千歲。自去年克取。爾民均皆向化。傾心共立版圖。各郡邑已委大員鎮守。招徠安撫。民皆耕讀如恒。共樂堯天。到處秋毫無

犯爾東邑小縣。何得誤聽謠言。信妖蠱惑。甘心去正歸邪。胆敢扶老攜幼。躲避珊琳各都。團練壯丁。糾衆拒敵。以七尺身軀。抗數十萬之王師。竟不思父母乳哺之恩未報。兒女教養之事未了。一旦持戈而秉旛。頓作刀頭之鬼。豈非誤信妖言。招敗家喪命之禍哉。本天將恭承旨命。領兵出京。原欲掃盪四方之醜類。安撫淳良之百姓。於今春師抵爾省。蒙我侍王雄千歲派令進征。欲復臺溫而通處仙。取寧波以靖浙地。豈知縉雲小邑。妖心不足。胆敢結連匪衆。強抗王師。本天將一鼓誅滅淨盡。諒爾民共見共聞。今欲直取臺溫。與爾民共躋仁壽。國恩浩大。王師若霖。爾青巖區區小寨。焉能抗拒天兵乎。本天將懷念爾民。久向天朝。蓄髮二載。不肯重加荼毒。聞爾民畧有漏網殘妖。故令本部士卒前來掃盪。以分民憂。與爾民無干無涉。王師臨境之日。但願鄉員士庶。壺漿以迎。倘有糾衆聚黨。潛藏青岩穴內。壯者持旛抗敵。斬一丈而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老弱奮力嘶喊。誅一處而室家罄空。鷄犬受戮。獨不思團練可以保家。團練即所以

敗家。貪圖六七品之軍功。拋棄億萬人之性命。可憐父子離散。劬勞之恩難以報。尤甚夫妻拋棄。魚水之情即時休。本天將體天父好生之德。天兄救世之心。天王愛民之念。侍王撫恤之情。有不忍不教而誅者。爲此特行勸諭。仰爾各鄉員士庶人等一體知悉。務宜急散團練。痛改前非。勿以當妖爲榮。勿以團練爲事。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納貢輸餉。安業如常。貿易相依。有智勇過人之輩。投營立功。共圖大業。封妻蔭子。可謂棄暗投明之豪傑。其餘百姓。歸家樂業。各安本分。春祈秋報。以保身家。永享昇平之眞福。倘仍執迷不悟。甘心從妖。本天將再興大師。將爾等盡行勤洗。玉石俱焚。那時悔何及矣。自諭之後。投誠之日。倘有不法官兵。下鄉姦淫擄掠。無端焚燒者。准爾民捆送卡員。接依天法。輕則枷號杖責。重則梟首遊營。本天將言出法隨。決不寬恕。爾四民各宜凜遵。咸使知聞。切切此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捫蝨談虎客曰。洪氏之役。各省鄉民。結團自衛者。所在多有。往往以鋤稂莠。棘。當數倍之強敵。而卒能支拄自存。此必有非常豪傑。主持其間者矣。載籍多闕。往往湮沒而弗彰。以予所聞。如諸暨包氏。河北周氏等。英風偉略。視中興諸將。殆未易軒輊。是書所記之陳真卿。殆亦其類歟。陳生年未弱冠。膽畧過人。已如此。使其得遇曾胡焉。知不與彭楊二季比烈哉。士之遇不遇。若有天存焉耳。

二 金陵被圍 (采金壺七墨下同)

賊踞武昌。久向軍門晝夜襲擊。逆衆不能安枕。探知襄樊以北。已設重兵。而長江惟建瀛一軍。懦怯不足畏。乃定東下金陵之計。自永安至此。所據男婦近五十萬人。船以萬計。資糧軍火。財帛婦稚。盡置舟中。新舊賊步騎夾岸。旌旗蔽野。帆檣如雲。諸僞王皆衣黃袍。僞侯以下衣紅繡。龍織鳳間。以雲物及麟。獅。鸞。鶴之屬。冠亦如之。時據船樓上。置酒會飲。懸燈張綵。夜半照耀如火。龍晝擇男女。

妓好者。各傳脂粉。錦衣珠飾。俾執役於左右。後艚則鳴金播鼓。絲竹間作。如世俗之戲十番者。長江數千里。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遇官兵。未及交綏而退。總兵恩長陳勝元中礮落水死。而兩江督陸建瀛縮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師也。中軍以下屬褻。將弁整隊伍。敬候大帥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則與愛姬執手。涕泣不忍遽別也。

捫蝨談虎客曰。陸氏之遁還金陵。閉戶不出也。或謂其媼女爲洪軍所擄。洪氏令致書於陸。言將假道入浙。決不相犯。如肯讓路。即放還媼及女。否則加以極刑云。陸得書。不知所措。會前隊戰歿。遂狼狽而逃。俞仲華撰蕩寇志。稱宋江掠蔡京媼脅和。實影射陸事也。

三 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極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粗解詩詞。長而深自負。屢應童子試不售。益狂悖。好大言。時粵中盜賊橫行。不下數十股。大全陰察之。無足語。

獻俘京師

者乃投洪逆聯宗誼。洪亦亟加倚任。相與定營制。整軍律。共守永安。而楊秀清忌之。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囚服出城被擒。隨營丁主事守存等奉檄獻俘於京師。城賊突出千人謀奪之。鄒中丞鳴鶴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丁知大全內艙。恐爲賊黨篡取。乃陽檄陸路驛站撥兵護送。而改由水程晝夜趨行。置大全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日到衡州。便當陸行。兵役僞應之。至是給曰。衡州到矣。大全出艙四顧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能令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豎子。不從吾言。終亦成禽耳。途中題詞云。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縮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捫蝨談虎客曰。以吾所聞於故老。實無洪大全其人。即有亦不過一極尋常流輩。吾攷之羣籍。洪秀全曾自稱天德王。此說亦非確初起時有將名洪天德。見魏氏王

靡餘。卻無洪大全封天德王之事。說者謂洪氏初起氣勢銳甚。官軍莫敢攔。其鋒賽尙阿督師久懼。譴責乃捏造此人以欺朝廷。後世秉筆者多不察。展轉鈔錄。幾成故實。中國歷史之多誣。即此一端可見。

四 陳玉標

玉標之勇

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爲最著。少時遇捕。斷左手。能以利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者披靡。又與營兵縣役相結納。官弁怯懦不敢問。強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趨之遠颺者。咸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把總李步瑤馬蹶被執。賊勢益張。予團練鄉間。以張生樹坊力。得民兵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剿。賊竄贛榆。沙河鎮。鎮紳孫氏者。故與相識。歛千金餽之。玉標叩首衆賊前。乞勿淫擄。以報孫氏。孫復爲步瑤請。玉標親解其縛。長跪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爲亂。勢非得已。束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察兵追至贛榆。賊竄歡墩堡。揚言將犯邑城。而實欲

玉標之義

東趨青口。觀察即擇要隘。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銃礮聲殷殷。不知其處。偵還報。賊不敢東。炊飯未熟。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邀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譟賊棄輜。重遁。走夾谷山中。迷亂不知所向。山東兵貪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禽數十人。予參與驗問。無跡者釋之。有內襲婦人衣袴。懷金臂數釧者。誅之。又明日遣兵搜山。賊蹤既盡而返。而玉標卒未就擒。不知所終。

捫蝨談虎客曰。洪氏既發難。天下驍雄。盡午響應。廣東陳金剛。湖南晏仲武之徒。咸有帝制自爲意。以初起勢弱。官軍用全力草薙而禽獮之。亡家泯族。身亦膏塗斧鉞。莫之能逃。若陳玉標者。何其幸也。豈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者歟。

五 張炳垣

炳垣降洪軍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諸生。粵賊初破江甯。炳垣欲自盡。既而曰。徒死無益。遂降。

張鴉頭與張
沛澤

之改名葉子法處之機匠館中。同郡吳畏堂初客漢口。與漢陽令趙公德轍故相識。至是吳亦陷賊。而趙公擢授江寧府。炳垣因與畏堂謀。賄守門賊。通書趙公。約內應。趙爲言於向公。許之。炳垣先後上書三十六函。初議入朝陽門。賊酋忽將守門賊調赴他處。而別遣廣西長髮者守之。乃更約取道後湖。以草船伏人而進。賊酋微聞之。周湖築土城。防範甚密。於是計不果行。同謀有張沛澤者。廣西人。見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復與張鴉頭約。鴉頭故無賴子。感炳垣意。氣私結。儕輩百餘人願以一死相報。計定。炳垣託故出城。親謁向公。極陳江寧可破狀。約大兵夜集儀鳳門。則城內開門納之。公付以死牌五千紙。定議待期舉行矣。沛澤故知其謀。見鴉頭炳垣數相語。曰。予我千金。不爾當發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澤果以白賊。立逮炳垣。拷掠備至。同館人曰。內應首謀。實爲張氏繼庚。此葉子法。非爲叛者。獄稍緩。而秀清改命賊酋胡元偉承審。元偉者。故廬州太守。陷江忠烈公於死。而以城降賊者也。嚴刑酷法。至燒鐵烙體。

秀清之機警

鴉頭之俠烈

刺猪鬣乳中。炳垣憤恨不能忍。曰：他人問吾無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當以實供內應事，大非一二江寧人所能。皆由廣西老賊首謀，且人多，吾不能記，請以簿至。胡願左右取僞官冊。炳垣指一廣西人曰：此同謀者。即逮其人殺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殺之。殺至三十餘人。秀清曰：已矣。墮其計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實情也。勿復問。遂用車裂法。繫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馬而馳之。左手右足先斷。首次之。餘體又裂爲二。觀者皆掩泣。鴉頭聞之曰：嗟乎！吾旣以死許張公，畏禍食言，非丈夫也。且張公以數言殺賊數十，而不一語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圖之。時賊衆稽察嚴密，各城增設木柵數重。及期，鴉頭率其黨殺守門賊七人，而無計越柵開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賊中大索殺人者。久之無左驗。事將寢矣。鴉頭過所善沈獸醫飲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難，七人者我所殺也。獸醫首其事，復殺鴉頭。自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矣。後獸醫以事出城，鄉民戮之。沛澤卒亦見殺於賊云。天河生聞諸李芝生曰：張先

生上軍門書。率由芝生代傳。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謀爲刊之。當夫嚴刑逼供之日。豈不知一死無所逃免哉。然而骨肉塗粉。忍死不承。冀萬一獲全。猶有後望。卒用計殺賊多人。而後罷。可不謂烈丈夫哉。機事不密。英傑淪亡。又爽然失矣。

捫蝨談虎客曰。張炳垣可謂真丈夫矣。今日衡以民族主義。則炳垣區區之誠。曾不值青年一晒。然平心論之。彼子然一身。寄居虎口。乃悍然欲覆數十萬之強敵。其膽略爲何如事。旣不成。慘受酷暴。卒不忍供。出同黨一人。其義俠。又爲何如嗚呼。可不謂真丈夫哉。

六 洪楊內亂

向大臣退守丹陽。病薨。後二月。金陵城賊內亂。先是楊秀清矜功攬權。驕恣自大。日以聲色誘洪逆。深居僞宮。奉之以萬歲之名。禁不得見人理事。而秀清稱九千歲。諸僞王以次遞降。賊衆且憚且嫉。至之是秀清欲自稱萬歲。使左右言

秀清以聲色誘秀全

翼王之持正

長江能

於洪。洪曰。何以稱我。秀清不得已。乃滅爲九千五百歲。是時僞北王韋鎮。僞翼王石達開。方率衆分略江楚間。達開較諸賊少善。素不直。秀清所爲。鎮前自皖南敗歸。秀清不納。奪門而後入。故憾之尤深。洪逆旣爲秀清所制。惡其相偪。日甚。密召二酋圖之。而鎮適先至。佯與秀清約。議事於天王堂中。預戒甲士。以擲盃爲號。酒半。發兵殺之。又盡殺其黨羽。而各室其室。及達開至。曰。秀清可誅。其屬何罪。鎮亦酷矣。鎮怒。更集衆欲殺達開。達開歎曰。一山不能容兩虎。况豺狼狐鼠同居哉。吾不忍自相殘害。使人以草寇笑我。即帥所部。乘夜潛出。泝江而上。自是別爲一隊。歷楚粵閩浙。而授首於四川。其後秀清親屬。攻殺鎮。閉城二十餘日。屠戮甚衆。城賊屢驚。設使向公而在。蹈瑕抵隙。倍易成功。先後數月間。失此機會。惜哉。

捫蝨談虎客曰。李密殺翟讓。爲其逼也。卒以此失士心。大業不就。况乎同舉義師。誼均一體。中道操戈。已足遺笑天下。又况株連黨羽。殃及無辜。屠戮至

三萬餘人豪傑。睹此寧尙有不寒心解體者乎。不兩月而武漢遂失。韋俊降。清洪氏起事以來。大將無一人背叛者。自贛作後。而倒戈者不絕矣。自取。其亡。彼洪楊韋三人皆不足惜。所惜者石王耳。石王以落落人豪。乃與豺狼共事。曾不得展其偉抱。以敗哀哉。

七 黃開榜陳國瑞合紀

(采見聞隨筆下同)

黃開榜之無賴

黃開榜字殿臣。湖北人。所行無賴。不齒於鄉里。流寓河南沙溝營。王都司奇其貌。王無嗣。以女妻之。隨營差遣。得額外。未幾王卒。宦囊數千金。盡爲黃有。日縱淫博。同伍逐之。被黜除名。年餘窘極。夜竄深谷尋死。月色皎潔。瞥見已婦姍姍其來。黃逼之。婦曰。我鬼也。休來纏我。黃再三強之。婦即搖頭散髮。現出縹鬼惡狀。黃曰。噫。子誠是鬼。我喜鬼趣。庸何傷哉。鬼無奈。何。長跪哀求曰。貴人前程遠大。幸勿自誤。黃聞言猛省。遂釋之。天曉。奔至山村。質衣買食。聞皖營募勇。遂往投軍。閱三年。累積戰功。得參將。臨淮關克復時。其部長於俘虜中得一少年。充

陳國瑞之戰功

火兵。黃出巡營。見火兵狀貌奇偉。問其姓名。少年對曰。小人姓陳。湖北人。陷於賊中。今幸逢大人。重見天日。願效犬馬之勞。以供驅策。黃大悅。收爲義子。命名國瑞。字慶雲。易姓黃。隨黃擊賊。屢立戰功。年餘。黃統水師鎮高郵。國瑞官陞副將。晉總兵。吳棠爲漕督。奏請幫辦軍務。未幾。山東白蓮教匪作亂。國瑞時奉僧王命。進剿教匪。兵出隊。盡賜以酒。誓不克。毋生。還時。賊燄大熾。寡不敵衆。全軍覆沒。逃回者僅四十餘人。盡斬之。明日。雷雨大作。國瑞身先士卒。直逼賊。濠躡梯。將半賊。以撓鈎鈎住。國瑞辮髮危甚。陡然霹靂一聲。賊驚鈎落。國瑞一躍而上。衆隨以登。三晝夜。掃蕩長城七十墟。于是國瑞威震海內。僧王代爲奏請歸宗。苗霈霖叛。國瑞奉命出征。山東父老。牛酒競饒。爲立陳將軍生祠於郟城之陽。陳軍攻苗匪。一晝夜。盡破數十墟。苗霈霖帶數卒遁。爲王萬青總統執而戮之。苗匪平。天子嘉之。欽賜國瑞黃馬褂。頭品頂戴。加黃開榜提督銜。爲其爲國得將也。賜王萬青黃馬褂。加提督銜。恩詔至。王已卒於軍中。傳聞爲苗賊厲鬼。

陳國瑞之性情

捉去。豈其然乎。黃現在鎮守江西。陳奉命召鎮京城。戊辰二月初二日。余館滬上。也是園湛華堂。與歷城蔡龍九暢談古今豪傑。多出於無賴之徒。蔡因細述黃陳兩將軍出身功績如此。余於同治二年。避地通州石港場北莊。收一難民王燾爲抄書傭。王曾伺候陳將軍。爲營中書辦。道陳督兵嚴而好殺。罰罪不顧親朋。不好婦女。喜與僧人交。嘗言功名立之餘。退隱名山古寺。爲方外遊。終其天年。於願足矣。其出兵身先士卒。戰無不克。攻無不利。性燥急。與人論事不合。當面斥之。酒後使氣。嘗統親兵百人。帶刀直闖吳漕帥署。大門閉。拔刀劈門。吳漕帥調兵禦之。陳兵潰散。漕帥奏參陳瘋癲亂法。陳由此休職。奉命入都云。捫蝨談虎客曰。黃開榜一無賴子耳。不足論。若陳國瑞。則真虎將也。苗捻之滅。厥功甚偉。然性獷暴已甚。既以掠奪洋鎗故。與劉銘傳鬩。爲劉所擒辱。猶不悅。後曾文正愛其勇。蓄爲義子。誥誠數千言。欲其悔過而玉成之。而國瑞卒不受也。終被譴謫以死。惜哉。

八· 僞北王殺僞東王僞天王殺僞北王事略

秀清被獲之
異聞

秀清女爲宮
人

王老媽陷金陵九年。爲余述僞天王洪秀全一日到僞東王楊秀清府中。僞東王不來迎接。口出大言。怠慢無禮。僞天王以好言安慰。自怨自艾。許以禪位。退歸天王府。即傳集百頭目。議誅僞東王。令僞北王韋昌輝領兵夜圍僞東王府。殺戮一空。獨不獲楊秀清。越日於土穴上見繡龍黃緞鞋兩隻。因掘穴得獲秀清。誅之於市。梟首示衆。僞天王收秀清之女爲僞宮人。嗣後僞北王妄自尊大。僞天王又謀誅之。僞翼王石達開見幾而逃。追之不及。從此石達開不服洪秀全所管矣。同治三年六月十七日。大兵克復南京。搜僞天王屍不得。有僞宮人楊氏。指點埋屍處。因掘地得洪秀全屍。不用棺木。只用繡龍黃緞大被裹屍而葬。遂戮其屍而焚之。詢僞宮人楊氏家世。即秀清之女也。賊黨自相殘殺。亦有報應。天理常存。信然。

捫蝨談虎客曰。秀清之死。傳聞異詞。此則所記尤異。然老嫗語未盡可徵信。

所稱宮人楊氏與曾文正疏不合豈當時故諱之以活此女耶

九 周副將殉難 (采在野週言)

副將周公兆熊字輔臣四川成都縣人也性惠愛喜聲詩有古儒將風焉粵匪之踞鎮江也撫軍吉爾杭阿屯於小九華山總兵余萬青屯於京峴山兩軍東西相望爲犄角勢而公率所部守破岡子以當賊衝蓋城南也咸豐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吉軍潰賊犯公營圍數匝公遣裨將出詣金陵向節帥求援與賊相持五日擊殺過當會水道斷絕軍士求飲不得渴死者相繼賊攻益急公度援不可待乃布火藥帳下具衣冠危坐暗然火繩藏衣袖間命壯士彈琵琶調久不協公笑曰爾方寸亂耶乃從容手自揮弦賊疑不敢進久之知公虛實遂蜂擁而入公發火自戕一營皆燼賊衆之先入者亦隨而殞實五月五日也向節帥以聞詔贈公武功將軍賊既破公營翌日趨京峴山將合圍矣適總兵張公國樑率師至戰於山下大敗之賊抄東陽遁去南路郡邑竟獲保全公之遺裨

圍中彈琵琶

將也。裨將謂公顏色不至被禍。公笑曰。臣之死忠。臣之不幸而幸也。豈有顏色或異者。子有老母。子爲我求救。可乎。裨將歎息。泣數行下。遂躍馬突圍而出。裨將姓蘇。名如松。丹徒羅志讓爲之紀略如此。

捫蝨談虎客曰。是役也。李秀成。方爲地官副丞相。實主兵政。糾合成天豫。陳玉成。春官丞相。涂鎮興。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及鎮江守將吳汝孝等。會兵七八萬。圖解金陵之圍。節節進攻。軍鋒銳甚。逼吉甯。杭阿。入高資山中。殪之。江南大營。因而陷落。斯時。洪軍兵勢浩大。可以想見。陳副將以區區千人。抗十倍方張之敵。慷慨捐軀。闔營同燼。可不謂烈哉。視吉甯。杭阿。身統大軍七十營。一戰而潰。倉皇自刎。其賢不肖。爲何如矣。

十 士氣 (采庸開齋筆記下同)

用兵。以氣爲主。咸豐庚辛間。浙江賊氛甚熾。官軍屢挫。張璧田軍門嘗指其士卒告余曰。子視其狀貌。糾糾桓桓。殊不知迭經喪敗。心胆俱碎。見賊卽走。不可用。

李文忠之勇

李帥親自督陣

矣。至同治壬戌。相距僅一年耳。左帥駐師衢州。李帥紮營滬上。一號令之。壁壘旌旂。均各變色。余時在四明。軍中所用之兵勇將弁。率多杭州潰散之餘。然遇賊輒奮擊。所向有功。先時我軍望見賊之旂幟。則走。後則賊望見我之旌麾。即逃。豈非氣之爲哉。壬戌夏五月廿一日。粵賊十餘萬自蘇來。分十二枝。四面馳突。圍程軍門學啓新橋營數十匝。李帥聞之。親勒兵馳救。所部卒離皖數月。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百倍。軍門望見帥旂。亦突圍夾擊。我兵無不一當十。賊大敗奔還。是役也。有一卒殺數十人。最後遇一悍賊。鏖戰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殞於地。賊取其斷刀。刎其頸。卒亦以拳撲其胸。正危急間。忽見賊失其首。躍起驚視。則一卒手斬賊頭去矣。次日余謁李帥。帥爲余備言戰爭。余因言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鏑。萬一飛礮偶集。羅忠節已事可鑒也。帥言。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因歎從來文臣爲大帥。類深居簡出。不肯親臨行陣。故不能成功。前數年以編修從軍。每親出擊賊。軍中呼爲武翰林。我

戲應之曰。僕乃文蝦耳。蓋滿洲中稱侍衛曰蝦。新武進士入侍衛。學習者曰拉蝦也。先是外國人輕中國兵。以爲無用。至是戰。乃稱中國有人。

捫蝨談虎客曰。兵以氣爲主。然矣而未盡也。苟非有親上死長愛國殉名之風。亦客氣耳。再而衰。三而竭。觀於此次日俄戰事。可見。

十一客將

英國總兵杜樂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甯波。以保衛彼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甯波之復。杜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甯郡。杜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嗣緣頭勇滋事。杜復會同我官軍。靖其難。爲人恂恂儒雅。和衆而識大體。甯之官紳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買忒勒。攻紹興城。中礮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杜往權代之。杜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強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爲憇憇。杜乃以打獵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蓋打獵則可出百里矣。旣至與賊戰。

士夫不及島
客

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城克復。杜則因擅離汛地。爲其提督劾罷甯人大戚。公籲留之不可。觀察與衆紳士籌商。餽白金萬以爲贖。杜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曰。是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臨別流涕謂觀察曰。我與甯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甯人。更有一言相告。洋鎗隊勇丁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衛。亦可備意外警。須切記之。遂揚帆去。余以其事啓聞李帥。帥復書謂此等舉動中國士夫所難不意得之。島客可勝欽佩云云。至今甯波人士言及杜總兵者。未嘗不畢然思也。買武勒法國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於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泉刺史。冬日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

捫蝨談虎客曰。洪秀全、李秀成。以拒絕外人而滅。左李諸公。以利用外人而

集大勳。得失成敗之故。亦可以思世變矣。雖然。幸而洪氏不信外人耳。儻亦效顰。左李各倚一國以相恃。則中國之爲埃及印度。早在三十年前。甯尙得擁老大帝國之虛名哉。

十二 團練

咸豐中以粵賊肆擾。舉辦團練。各省均設團練大臣。以巨紳主之。蘇則龐公鍾澂。浙則邵公燦。王公履謙。後浙事敗。王公獲遣戍之罪。然團練大臣特有其名。目不能節制諸郡縣也。每縣各有練局。委員紳董主其事。第認真舉行者少。故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不能支吾耳。金華府屬辦團練者。推金蘭二縣。金紳則朱駕部允成。生員方滋李璠。賊至皆與之角戰。久乃敗散。蘭則諸葛一村。拔貢令優貢壽燾爲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聲勢聯絡。甚爲賊憚。後則村董內良莠不齊。於是施家灘等處。藉盤查奸細爲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爲畏途。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王壯愨中丞委段臬使光清親往查辦。竟不能戢。大營兵勇。非

果真僞官乎

數十人連檣而行。即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過之。均遭擄掠。示以冠服。曰僞也。驗以印文。亦曰僞也。幾至無理可喻。余初以爲傳聞之過。嗣因嚴州糧臺公事。舟經其地。即有數人登舟。口稱盤查。搬動箱籠什物。見余頂帽。則譁曰。此僞官也。一時聚集至百許人。各持刀仗。勢已洶洶。適有一武生鄭姓者來。見之叱曰。此金華陳老師也。若等不可無禮。乃皆散去。鄭君來前慰藉。謂此輩業已豺狼成性。攘奪戕殺。將來必致大禍。某行且避去矣。未幾張帥自金華敗退。潰兵過此。憤其從前之阻梗。登岸焚殺。兩岸十餘里靡有孑遺。此亦好還之報。第未知鄭君已先避去。得免於難否。然蘭溪之團練遂散矣。夫團練而至於爲暴。此亦何異於作賊。是蓋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過境者。不問是非。概行殺戮。人皆視殺爲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後來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軍中。與余言及某公殺勇事。深以爲非。蓋爵相爾時過蘭溪。寓唐副憲壬森家。習聞其事也。

捫蝨談虎客曰。團練之不足恃。曾文正公論之詳矣。雖然。亦視乎其人耳。吾鄉當咸豐年間。紅巾肆擾。某某三大紳。奉朝命辦團。擁丁自衛。日牟私利。鄉人至編長謠以詆之。然同時南海康板三先生。以一秀才率鄉兵討賊。遠近六七百里間。令行禁止。閭閻安枕。至今猶歌功頌德焉。豈有他哉。毋亦實心任事之效耳。

十三 壯士

自咸豐軍興以來。忠義之士。奮身殉難。不可勝計。其被表揚。廕子孫者固不少。然湮沒無聞。并姓氏不傳者尤不少也。王鼎丞刺史定安。嘗言從曾文正公攻安慶時。江邊有一賊壘。諸軍環攻之。一營官戰甚力。所部死傷甚衆。鼎丞念其勤。當諸軍暫退。蓐食時。親詣其營視之。此營官方歸就食。金瘡遍體。部卒已亡其半。忿怒大言。不破此壘誓不生還。云云。比暮壘拔。又往視之。則其人已陣亡。殘卒亦幾盡矣。至今言之。猶爲慨然。然此君姓名鼎丞。不能記憶也。咸豐辛酉

有士如此可
惜鼎丞不能
記憶耳

四月十九日。粵賊自湯溪撲金華。時太守王君桐、有楚勇五百。駐於城上。城大勇少。不敷守陴。乃令出守大橋。余登城觀賊。見一勇方據地蓐食。一勇荷戈至。謂之曰。賊勢甚盛。我與若走乎。其人大怒。目光如炬。擲其碗。起曰。吃伊口糧。此時可言走乎。若與我往殺賊耳。即持一鎗疾馳而去。余竊歎曰。若兵勇盡如此。賊不足平也。乃此五百勇守橋力拒。自卯至己。賊竟不能過。而張軍門玉良率援軍由蘭溪至矣。方忻慰間。軍門一戰而北。賊遂長驅入城。金華立時失守。此人計必死矣。然其姓名并不能知也。此爲余所目擊者。乃談者謂賊以六騎至而金華即失。此五百人三時力戰之勤。一人奮身之勇。均抹煞不傳。哀哉。捫蝨談虎客曰。軍興以來。壯士搥胸斷脰。湮沒而不彰。如此類者。何可勝道。而冒戰功。誑爵賞。皆擁高牙大纛之人也。咸豐年間。官軍情形。直一邱貉耳。後之作史者。方據奏疏以立傳。一時衛霍。乃至肩背相擠。寧非可哂。

十四 王曉

上海爲關中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爲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生王畹。上僞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觀堂中丞閱之大驚。疏聞於朝。江南北大爲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爵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爲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畹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爵相無駐節之所。饒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矣。賊平後。畹遁入咪喇哩墨海書院以死。不嬰顯戮。二吳人有遺恨焉。然畹先時亦嘗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置意。遂往從賊。此亦張元之流亞也。國胙中興。彼昏不用。豈非天哉。畹書余於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今則不能記憶矣。大略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酋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大爲失策。此時宜亟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

張元流亞

其策畫一

區并於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修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麇至滬地遂於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僞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斫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遁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擾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閱之無不髮指無不失色乃以梟雄之李秀成亦如陳叔寶之昏庸棄書牀下此真國家之福也嗚呼豈非天哉

其策畫二

忠王不聽王
皖計

捫蝨談虎客曰王昉後改名韜字紫銓其上書忠王一事滬人多能言之當時太平國大計殆無逾是書所言者竊怪忠王求賢若渴優禮士夫乃獨遺

國士王曉殆不可解哉。同時香山容先生閱自美游學回。謁秀全。獻外交購船二策。秀全亦不能語。用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哉。然哉。陳氏比王曉於張元君子。曰。是爲擬不於倫。

十五 女將

洪宣嬌與李素貞

粵賊洪秀全之自廣西竄長沙也。其妹洪宣嬌。稱元帥。常騎馬率粵之大脚婦出隊。服五綵衣。備極怪狀。官軍望之。奪氣。然第炫人耳目。其實不能衝鋒決鬪也。其時唐縣李方伯孟羣有妹名素貞者。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賊。招女至軍中。女戎裝往。代爲畫策。決勝。累建奇功。殺賊逾萬。方伯常勦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鎗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賊衆萬目。注視。驚爲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

女將之戰死

二十餘耳。報至。舉軍皆哭。後二載。方伯亦於安徽戰沒。女子從戎。百戰捐軀。軍興二十年來。所僅見者也。余有詩弔之曰。百騎甘寧襲賊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捫蝨談虎客曰。女子能軍。載籍多有。然未有及近世之盛者。殆東亞女權之先聲歟。以予所聞。洪軍中既有宣嬌。復有蕭三娘。著戰功於鎮江城外。官軍中有素貞。復有李燕妹。立偉勳於滇南。李燕且以妹功得職。其他如河北女將。時見於近人所著碑乘中。偉哉巾幗。令鬚眉愧死矣。

十六 訥相臨洺關之敗 (采庸庵筆記下同)

故相訥近堂閣部訥爾經額之總制直隸也。酣嬉廢事。吏治日壞。咸豐三年。以欽差大臣督兵。馳救懷慶。適賊解圍奔竄山西。訥相督兵回防直隸。初有獻計於訥相者。言潞城黎城之間。有一小徑。循太行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徑趨直隸。之臨洺關。近時商賈皆由此往來。其路甚捷。然有險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

林鳳翔之兵略

之○雖○十○萬○之○衆○不○能○過○也○。○訥○相○拘○守○太○平○時○舊○制○。○以○爲○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咨○未○及○達○。○而○賊○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東○出○。○是○時○訥○相○方○督○凱○旋○之○軍○。○萬○餘○人○。○次○臨○洺○關○。○先○一○日○。○有○冒○訥○相○旗○幟○。○責○州○縣○。○張○者○。○蓋○賊○之○先○驅○。○已○過○而○北○矣○。○而○訥○相○尙○未○知○也○。○次○臨○洺○之○日○。○賊○衆○鬪○至○。○官○軍○倉○皇○失○指○。○車○馳○卒○奔○。○萬○餘○人○潰○散○。○略○盡○。○訥○相○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募○友○吏○僕○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廣○平○知○府○爲○之○稟○達○省○垣○。○是○時○桂○燕○山○相○國○桂○良○。○以○刑○部○尙○書○駐○守○保○定○。○爲○之○入○奏○。○訥○相○奉○旨○革○職○拿○問○。○賊○焰○由○此○大○張○。○蓋○訥○相○爲○承○平○大○吏○。○已○數○十○年○。○養○尊○處○優○。○素○不○知○兵○。○行○軍○既○無○偵○探○。○又○無○營○壘○。○加○以○拘○牽○文○例○。○故○及○於○敗○云○。

捫○蝨○談○虎○客○曰○。○咸○豐○六○七○年○。○以○前○皆○以○滿○大○臣○掌○兵○柄○。○漢○人○不○過○爲○之○副○。○而○已○。○當○時○滿○人○之○任○督○撫○者○。○常○逾○十○二○三○人○。○豈○非○種○族○猜○忌○之○心○。○猶○未○泯○歟○。○不○幸○滿○臣○出○。○輒○挫○敗○辜○。○恩○誤○國○。○比○比○皆○然○。○而○效○命○疆○場○。○至○死○不○變○者○。○乃○在○可○疑○。

可○畏○之○漢○種○於○是○文○慶○始○有○用○漢○人○之○議○卒○賴○漢○人○以○推○倒○太○平○天○國○後○之○
柄○國○者○尙○其○鑒○旃○

十七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曾文正之知人

新○寧○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
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
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
天○下○尙○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
賊○勢○熾○日○張○江○公○出○參○副○都○統○烏○蘭○泰○公○軍○事○甚○相○契○洽○烏○公○既○遇○伏○殉○難○江○
公○遂○自○募○楚○勇○千○餘○人○與○賊○搏○戰○楚○勇○出○境○剿○賊○由○此○始○全○州○襲○衣○渡○之○役○以○
寡○擊○衆○殺○賊○數○千○礮○斃○賊○渠○馮○雲○山○威○名○大○著○嘗○率○所○部○援○桂○林○保○長○沙○守○南○
昌○厥○功○甚○偉○由○縣○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撫○是○時○江○公○方○在○武○昌○庇○守○具○奉○
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留○不○必○以○成○命○爲○拘○江○公○以○廬○州○事○急○率○所○

胡元煒之誤事

部千餘人。力疾邁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劇。復有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廬州知府胡元煒。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江公以爲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糗糧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悟爲元煒所紿。且知廬州城萬無可守。然旣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煒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之者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

江忠烈之死

代捐知府

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衆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堞上，督衆連斃賊目，堵築闕口。會援師數道皆爲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煒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勇首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蔽如雨。江公左右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齧其耳。良勳負痛因墮地。至水關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者，曰布政使劉裕珍、知府陳源、兗同知鄒漢勳、胡子離、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灑、縣丞艾延輝、興福、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煒竟降於賊，或云元煒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來其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兌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

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尙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即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毋衣冠迎我。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毋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旣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煒所守之門入城。廬民聞元煒通賊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煒降賊。賊使擔水執爨。旋授以僞職。後官軍克安慶。執元煒。戮之。噫。捐例之開。仕途龐雜。其流弊一至於此。可不懼哉。當元煒節詞具稟時。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陰受賊計。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夫以江公之忠勳才略。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樹。當與曾文

正公胡文忠公相頡頏。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詳書其事而感唏隨之也。

捫蝨談虎客曰。楚軍之功。勛江公引之也。湘人之士氣。江公作之也。江公種其因。後人食其果。薛氏言稍假之年。其所建樹。當與胡曾相頡頏諒矣。元燁之降。傳者不一其說。然當時楊秀清遣其黨人。捐文武各職。分入南省官軍。則見於汪昉所著盾鼻隨聞錄中。用諜至此。真有鬼神不測之機。胡元燁殆即其一歟。

十八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粵賊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其僞將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人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裹脅日衆。而欽差大臣勝保躡擊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剿。適金陵賊遣其黨黃生才等。率衆北援。陷

洪軍北伐

臨清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領侍衛內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額督兵迎勦。賊無食可掠。脅從者解散大半。沿途復被鄉團截殺。勝保晝夜窮追。至豐縣勦滅全股。黃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伏誅。其靜海獨流鎮之賊。南竄阜城。僧邸追圍之。賊聞黃生才一股爲勝保所滅。相謂曰。莫余援也。已。遂并力突圍。奪越三濠三壘。竄至連鎮。立木柵掘深濠守之。復分其馬隊。竄踞高唐州。當是時吉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林鳳翔在連鎮。僧邸圍之。李開方在高唐。勝保圍之。高唐賊衆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緣城複立木柵。悉用土壅。週挖濠溝。陷坑。又挖地道窟。賊皆潛居。并有地道直通城外。每黑夜劫營。官軍頗有失。勝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皆不能克。遂築壘挖濠以困之。僧邸以咸豐五年正月十九日攻克連鎮。搜捕餘匪。悉數殲滅。惟不見林鳳翔。擒賊供稱在窟室中。官軍窮搜得之。則見林鳳翔方在地洞。挾二美人。宴飲驩呼。已將長髮薙去。蓋欲乘間潛逃也。遂與其黨十一人。一并生擒。解京誅之。僧邸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

林李分兵之失策

洪軍守城之
方略

即移得勝之師。馳赴高唐。自德貝子以下。俱受節制。勝保以師久無功。逮京治罪。僧邸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誘賊出巢。賊果出城。棄其馬隊。全數步行。竄踞馮官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距荏平十八里。賊脅民夫。用各種大木器。週圍堵住內。又掘陷坑。排列鎗礮。守禦嚴密。屯內本多豪富。皆高樓大廈。外甃磚牆。十分堅固。礮不能入。僧邸追至屯外。用馬步隊圍圍。賊目持旂。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即放鎗礮。勢難驟進。僧邸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即擬引運河水以灌之。衆謂屯中地勢墳起。恐非水力所能及。僧邸內斷於心。神機密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置周匝。旋據已革廣西左江道張晉祥稟稱。願捐資獨任其事。僧邸許之。遂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起。至三月初四日工竣。竟引水入濠。僧邸旋即飛飭僱集民

李開芳之下策

夫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巴斗。灌入牆內。牆外築墩。排列鎗礮。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防賊突出。挖牆倒浸。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息。由是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賊穴糧草火藥盡溼。賊聚居樓上。我兵用礮不時轟擊。賊之柴米漸乏。勢甚窮蹙。四月十三日已刻。李開方遣其心腹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泅水出降。意欲藉爲內應。僧邸心知其僞。訊出被脅難民。遣回原籍。其餘賊黨一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乘夜盡誅之。遂令兵勇越牆逼近土堰。放火燒燬賊巢。賊萬分窮蹙。十六日黎明。僧邸又令兵勇越牆四面進攻。忽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僧邸即命撤隊。已刻。李逆遣一賊呈送降稟。僧邸諭令限本日午時先繳軍器。方准投誠。約半時許。果來繳軍器。遙見賊隊數十人。高張紅傘。擁李逆前進。志在乘此脫逃。僧邸偕德貝子等逆探其詐。暗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李逆既入穀中。遂與其黨八十八人俱在濠邊擒獲。僧邸傳令將八十八人撥入各營。其賊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但令李

李開芳之志氣

逆進見李逆頭戴黃綢繡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三。攔兩賊童。身穿大紅繡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李逆直入帳中。李逆僅向僧邸德貝子等各屈一膝。即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李逆與二童仰面四顧。毫無懼色。但稱能寬貸其罰。願說金陵諸賊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邸知其心叵測。飯畢遣出。又令人賊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即遣出。遂將李逆與八賊目解至京都。凌遲處死。僧邸查明連鎮高唐馮官屯三處陣亡官弁兵勇八千餘人。設立祭案。將就擒餘匪八十人。並二賊童。綑縛挖心祭之。作祭文曰。爾官爾民。爲國忘身。沙場戰死。英靈未泯。天鑒爾志。振我軍聲。渠魁旣殲。賊黨悉擒。剖其心肝。慰爾忠魂。尙饗。僧邸放聲大哭。官弁兵勇無不墮淚。僧邸前經晉封親王。於是奉旨世襲罔替。並賞肩輿。其餘文武各員賞賚。爵秩有差。捫蝨談虎客曰。林鳳祥。李開芳。皆洪軍中之虎將也。其敗也在分兵。向使全

股突圍南返。官軍豈能阻之。然林鳳祥志在北京。回南實非所願。故始終以堅守待援師。而不料臨清數萬之衆。脆薄如是一舉盡殲也。力竭受擒。齎志以歿。哀哉。然林李末路皆辱罵官吏。慨然就死。非若官書中所言之齷齪也。林之擒以馬蹶。李之擒以中伏。見於日人所著「支那近世亂志」。余已譯成此。由此觀之。其他所紀官軍偉勳。洪楊罪惡。殆可比例而得矣。

十九 張忠武公逸事

保障吳越

張忠武公國梁。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後以兵餉大權。爲共事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奇勳偉節。彪炳史冊。無待余之贅述。若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跼弛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賈。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遊。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

越南借糧

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爲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盜魁爲老大。其黨皆爲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爲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爲老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黨皆驚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爲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偃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而歸。頃之盜魁病死。羣黨推嘉祥爲盜魁。嘉祥有衆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俾得爲商之資。本官民之旅費。旣而官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嘉祥使人搗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又獲大捷。然兵吏爲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爲盜狀。苟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於金田。遣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爲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爲書招之。嘉祥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僞敗。乃悉括山

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爲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梁。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由此戰必爲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爲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衆。每出已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云。

捫蝨談虎客曰。世傳張國梁初從洪氏。洪甚任之。使僞降官軍爲內應。向榮以反間計愚洪。洪怒。盡誅國梁妻子。國梁乃傾心歸附。向榮待之極厚。認爲父子。故深得其死力。聞端溪人士言。國梁母壽辰。以千金乞其鄉人彭泰來作序。彭揮之門外。蓋惡其反覆云。

二十 李傅相軼事

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俱職京師。其封翁愚荃先生。與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時。嘗以年家子從文正習制舉文。旣得翰林。亦常往問業。咸豐二年。文正丁憂回籍。傅相與其封翁。從侍郎呂文節公賢基奉旨回

籍治團練。自是遂不甚通音問。厥後皖北糜爛。呂公殉舒城之難。而團練事遂無可爲。傅相旋入皖撫福元修中丞濟幕府。中丞蓋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措注未盡合宜。傅相亦不甚得志。會粵賊勢益橫。傅相病官軍之退避也。力請大舉一戰。是時鄭軍門魁士爲總統。謂賊強如此。君旣欲戰。如能保其必勝。願書軍令狀否。傅相毅然書之。官軍與賊戰而大敗。賊漫山徧野而來。合肥諸鄉寨皆被蹂躪。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館。傅相與諸兄弟奉母避之鎮江。而自出謁諸帥。圖再舉。旣落落無所合。久之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遂問道往謁焉。謂文正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此時在文正幕府者。爲候補道程桓生尙齋。前翰林院庶吉士陳鼐作梅。今江甯布政使舉人許振禕仙屏。陳鼐與傅相本係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領。鼐因言於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躓巨艦。非潺潺淺澗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

會文正之妙用

鼐曰。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蓋姑試之。文正許諾。傅相入居
 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
 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
 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
 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爲之悚
 然。蓋文正素驗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
 奏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
 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茫
 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既而文正進駐祁門。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
 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文正不從。傅相復力
 爭之。文正曰。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師守徽州。違文
 正節度。出城與賊戰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詣大營。又不留

法
曾文正之執

營聽勦。徑自歸去。文正將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曰。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文正曰。我自屬稿。傅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文正曰。聽君之便。傅相乃辭往江西。閒居一年。適官軍克復安慶。文正移建軍府焉。傅相馳書往賀。文正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傅相乃束裝赴安慶。文正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僱輪船來迎援師。文正奏遣傅相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薦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抵滬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練兵選將。克復蘇常嘉興等郡。遂實授巡撫。加太子少保。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幾與文正相並。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未幾。績望日隆。卒。蘇文正未竟之緒。文正之志業。傅相實繼之。同治十一年。文正薨於兩江總督官廨。傅相郵寄輓聯云。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蓋紀實也。

捫蝨談虎客曰。曾文正奏劾次青。即諸葛武侯揮涕斬馬謖之意也。文忠至以去就爭之。殊不可解。文忠之不逮文正。殆即在此等處歟。文正之評文忠曰。才大心細。勁氣內斂。恰如其分。其長處在此。其短處已於言外見之。信乎。文正知人之明。不可及也。

二十一 威毅伯攻克金陵

宮保威毅伯曾公之圍金陵也。猛攻二年。盛暑疊兵。迄不能下。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戀者就殲。蓋每穿一穴。爲賊所覺。而將士須臾殞命者。率常數百。一日穴地已過城根。賊尙未覺。會賊有以槍插地者。穴內軍士見槍首入地。疑賊已覺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槍入地數尺。賊始知官軍在地下。復迎擊之。官軍或退或死。復開他道。或爲山石所隔。或將近城根。賊酋李秀成登陴遙望。見其上草色。輒知下有地道。官軍既克僞天

以火藥三萬
斤攻城

堡城。即所謂龍脖子者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頂。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與曾公密商。排巨礮三層於其上。晝夜對城轟擊。無一息停。城堞皆頽。賊不能立足。曾公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擲之城下。高與城齊。示將由此登城者。賊併力嚴備。不暇他顧。又隔於柴草。不能瞭望。官軍於近城龍脖子山之下。覓得一隧。乃前數月所開。爲賊所覺。而中廢者。曾公知賊不復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封築完固。填以大石。口門留一穴。以粗竹數丈爲引綫。貫入穴中。竹內用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及期各軍嚴陣以待。火始入時。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約一點鐘之久。俄而寂然。衆又以爲不發矣。急聞霹靂砰訇。如天崩地坼之聲。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萬衆屬目。咸見是城聳入雲霄也。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由缺口衝入。其上有黑雲一陣隨之。旣而城中火起。其見火光中有若金星一箇。騰入雲端。繼有白光一道衝上。蓋皆寶氣所化也。先是咸豐二年粵寇之陷金陵也。募得一

黔人善挖煤者。掘地道自儀鳳門入。及官軍圍金陵。黔人復在軍中。曾公使掘地道。自太平門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亦異矣。曾文正公既至金陵。修治缺口。鑿石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捫齏談虎客曰。吾聞諸口碑。湘軍之破金陵也。外城既陷。內城洪黨已潛突圍出。以圖再舉。內城空無人焉。然二日猶不敢進。唯於外城大肆淫殺。死者至十餘萬人。其後曾文正出奏。乃藉口於賊黨無一肯降者。嗚呼。冤矣。

二十二 李秀成被擒

金陵之拔也。僞忠王李秀成偕一僮遁走方山。突遇樵者八人。有識之者。暗曰。若非僞忠王乎。秀成長跪泣曰。若能導我至湖州。願以三萬金爲壽。樵夫相與聚謀。以爲不如執獻大營。金其焉往。且可獲重賞。遂靡之以歸。其村名曰澗西。是時秀成與其僮。兩臂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皆黃金珠玉寶貴之物。

蕭孚泗之冒
功

約值白金數十萬兩。村民盡拘之一室。其珍寶尙未敢分也。村民陶姓者八人之一也。時有族人在太平門外李臣典營中。將往告之。道過鍾山。腹中饑渴。時提督蕭孚泗駐營鍾山。營中有伙夫素與陶姓相識。遂入少憩。語及獻俘事。伙夫以語親兵。親兵以告統領。乃使一人留陶姓與之酒食。雅意縈維。不使得行。孚泗自率親兵百餘。馳抵澗西村。以秀成歸。盡收其珍寶。將并殺陶姓以滅口。伙夫陰告之。分以寶珠五枚。良馬一匹。俾乘夜逸去。孚泗竟以擒獲秀成膺一等男爵之封。其後威毅伯曾公微聞其事。賞村民八人白金八百兩。復爲營中親兵分去。僅以五十兩昇八人者共分之。

捫蝨談虎客曰。忠王之受執也。越日鄉人即爲之復仇。擒蕭孚泗親卒礮之。見於曾文正章疏。此記謂鄉民麀而獻之者非也。今附錄文正章疏於後。以備參攷。

附錄覆陳逆酋正法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再臣於七月初十日。欽奉六月廿九日寄諭。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洩神人之憤。著會國藩遴派妥員。將李秀成洪仁達押解來京。并咨明沿途督撫。督飭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護送。毋稍大意等因。欽此。臣於六月廿三日報捷摺內。聲明李秀成洪仁達應否解京。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旋於廿五日馳抵金陵。詢及李秀成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逸鄉閭。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籠。次日又擒僞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即長跪請安。臣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即決計就地正法。厥後鞠訊累日。觀者極衆。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繼則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爲雉媒。以招餘黨。臣則力主速殺。免致疎虞。以貽後患。遂於初六日正法。初七日錄供具奏。

其洪仁達一犯。雖據李秀成供在賊中暴虐專權。而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於初四日先行處死矣。初十日始奉將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處應於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驛站由安慶轉遞江甯。致遲四日之久。臣查軍機處封面及兵部火票。皆註明遞至江甯字樣。不知驛站何處錯誤。應即行文揆站查辦。又欽奉六月二十九日諭旨。洪秀全屍身覓獲後。剉屍梟示。仍傳首被害地方。以雪衆恨。欽此。臣於六月二十八日驗明洪逆正身。即行戮屍焚化。未將首級留傳各省。是臣識見不到之咎。欽奉諭旨訓示。不勝惶悚。至軍機處交片查取僞玉璽二顆。金印一顆。臣於十六日專差賚送謝恩摺件。并將三印附送軍機處矣。理合附片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二十三 張洛行被擒

張洛行爲撚寇渠魁。跳梁十年。官軍無如之何。同治癸亥。洛行爲僧邸所敗。以

洛行爲黨人所擒

五千人保於尹家溝。僧邸率大軍圍之。洛行自知勢不敵。以數百人突圍出。僧邸召騎將恆齡率數千騎追之。擒斬賊黨略盡。洛行以廿人奔西洋集。墟主陳天保故賊黨也。甫於是日降官軍。而洛行夕至。天保納之。陰遣人馳報宿州署中。時西林宮保英翰署宿州知州。率壯丁二百人赴之。直至洛行臥所。洛行方吸洋煙。英公呵之起曰。汝非張洛行乎。曰然。曰從我走。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擒以歸。解送僧邸軍前。凌遲處死。僧邸保獎英公俟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朝廷頗嫌其賞薄。未數月擢知穎州府。旋遷鳳嶺六泗道。兩年間遂至安徽巡撫。捫盞談虎客曰。張洛行與龔得樹齊名爲生死交。龔與英王陳玉成最相得。從救安慶。戰歿於陣。洛行此後遂以孤軍馳驟北方。不復與洪軍相聯絡。終以援絕勢寡。敗亡惜哉。

二十四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咸豐三年。粵賊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滯爲防禦計。捐廉製洋槍五百桿。招

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曰蘆團。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闔縣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爲鱗見亭河帥家丁。爲司庖政。繼以鹽筴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文謙鹽政善之。發令箭一枝給錦文。俾籌布置。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有蘆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通計惟有數千人。天津地平衍無險可扼。悍賊七八萬由南而來。自春徂秋。寇氣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風甚雨。城西芥園河隄驟決。天津道張起鵬督率官弁。馳往堵築。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此隄高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彌望汪洋。脩成巨浸。靜海滄洲來路及諸歧徑。皆沒於水。僅存大道而已。決口前一日。隄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衆咸異之。次夜堤潰。即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賊已入滄洲境。錦文夜謁縣

令獄囚殺賊
贖罪

令謝子澄曰。寇逼矣。當奈何。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爲之奈何。錦文獻粟錢四千緡。爲募勇費。且謂賊勢鷓張。非遏其銳氣不可。明日募夫萬餘。掘長濠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疊成礮臺。置礮盤六座於臺上。即日工葺。錦文入見縣令。令告之曰。昨夜獄犯喧譁。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從之。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儘數易錢。分寫小票。以給勇糧。官紳議誰可督隊者。謝公奮然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恐賊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鳧者。善用排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爲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爲然。倉猝募五百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闔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營曰。賊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登臺瞭望。果蜂擁而來。謝公率衆迎勦。蘆團擡槍乘勢堵截。縣民

數萬持械相助。賊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爲開山王。手執黃旂。左右指揮。奮迅剽疾。我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猙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暗曰。是賊狡狴。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賊氣奪。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佯應。推舟前行。距賊數武。號鑼一聲。排槍盡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爲水雷。遂大潰。是役也。賊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爲備。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賊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級。而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賊。又以賊衆我寡。未敢遠追。賊遁至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賊。並調謝公至大營辦理糧餉。帶練殺賊。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鑑。擊賊獲勝。殺數百人。因拽取濠板。被賊擁圍。手執長矛。殺賊數人而死。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即照布

政使陣亡例賜卹。並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專祠。修鑑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合立一祠。謝公旋予謚忠愍。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佟公。改號雙忠祠。然津人尤虔事謝公。每遇誕辰及死之日。皆有賽會。張錦文因頻年捍寇有功。桑梓縣人前後贈匾額數十方。大吏入告。賞給一品封典。子汝霖由道員加二品頂戴。孫鴻壽欽賜舉人。錦文既卒。縣人附祀之雙忠祠內。竊思天津癸丑一役。官紳戮力。天人相應。用能擊敗粵寇。保全郡城。當時合羣策羣力以有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謝公一人。況縣令秩稍微。事權所屬。在名位素高之官紳。厥後謝公獨尸其名者。則以此慷慨發願爲前驅。成功指顧。旋以殺賊捐軀。合於能禦大患。以死勤事。則祀之義。至今廟食一方。而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報之者隆矣。夫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當粵賊披猖時事。孔棘之秋。顯皇帝側席求賢。有能倡衆殺賊者。往往不次超擢。謝公已升知府。將大用矣。忽而臨陣死綏。此

天津父老所以尤感晞不置也。楊霽以捐募蘆團。天子謂爲知兵。由長蘆運使擢湖北巡撫。連擢湖廣總督。統兵勦賊。後以遇寇退避。失陷列郡。貽誤封疆。褫職遠問。尤可見偶值事會。僥倖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捫蝨談虎客曰。洪氏驍將。林鳳翔之至天津。擁精卒二萬餘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官兵聞其至。皆爲之膽戰。心搖。斯時儻無謝氏清之爲清。未可知矣。

二十五 駱文忠公遺愛

駱文忠公秉章以威豐初年。巡撫湖南。適值粵寇鴟張。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旋創籌餉募勇之議。益陽胡文忠公新甯江忠烈公實左右之。風氣旣開。人才蔚起。於是塔忠武公塔齊布羅忠節公澤南李忠武公續賓李勇毅公續宜王壯武公鑫及前總督楊公岳斌前侍郎彭公玉麟等。先後卓著戰功。名聞海內。其他以殺賊躋顯秩者。尤不可數計。當是時。精卒徧於畎畝。良將布於閭閻。但患招之不能盡。不患其無可用也。駱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適莅是邦。

駱左之交

而○逢○其○盛○每○與○諸○公○共○事○頗○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長○以○故○勳○望○日○隆○會○今○大○學○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就○駱○公○前○任○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張○公○既○去○駱○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畧○輻○湊○駱○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卻○悍○賊○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衆○復○分○兵○援○黔○援○粵○援○鄂○援○江○西○丰○采○幾○與○會○胡○二○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駱○公○每○公○暇○適○幕○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古○今○談○辯○風○生○駱○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駱○公○一○日○聞○轅○門○舉○礮○顧○問○何○事○右○左○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也○駱○公○領○之○徐○曰○盍○取○摺○稿○來○一○閱○此○雖○或○告○者○之○過○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史○蓋○以○駱○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尙○過○之○也○然○駱○公○外○樸○內○明○於○賢○不○肖○之○尤○著○者○口○雖○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轂○賢○才○賢○才○亦○樂○爲○之○用○至○其○清○介○自○守○尤○爲○一○時○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樹○之○本○也○余○往○嘗○游○湖○南○聞○楚○人○皆○曰○駱○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羣○寇○遠○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後○督○師

坐嘯畫諾之
巡撫

文忠之人格

肅將

入蜀。蜀中值藍朝鼎李短搭搭等羣寇蠭起。揭竿烏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躪者四十餘州縣。駱公僅募楚勇萬人以行。是時黃子春觀察醇熙爲統將。劉霞軒中丞蓉實以同知佐戎幕。旋超授四川藩司。贊畫軍事者二年。楚軍入蜀。一戰大捷。鼓行而西。驅殄羣孽。連解定遠緜州之圍。而黃觀察亦遇伏戰沒。駱公選裨將代領其衆。會合蜀軍。分途追勦。藍李等巨酋十餘人。以次擒戮。未一年而全蜀肅清。蓋藍李各寇。皆起於草竊。聲勢雖盛。並無遠略。實不耐戰。駱公以楚中節制之師。進與之角。鮮不克捷。既捷之後。羣賊望風瓦解。自就夷滅。故其摧陷廓清之功。爲甚捷也。蜀民見駱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爲諸葛復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駱公活我。石達開率其悍黨窺犯蜀疆。自入絕地。諸土司扼守險隘。會合官兵擒滅之。天下聞之。謂石達開著名劇寇。不過稍亞於洪秀全。而駱公擒之。易於反掌。莫不仰其威名。蜀民亦謂駱公用兵果不可測。於是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明矣。蜀中地大物博。駱公旣削平羣醜。省中司

會駱齊名

道建議整理財賦。因而籌餉籌兵。南援滇黔。北援秦隴。當是時。曾文正公督兩江。凡湖廣兩粵閩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三公督四川。凡滇黔陝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二公東西相望。天下倚之爲重。而駱公所陳大計亦多能統籌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是蜀中童謠曰。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蓋俗稱駱字爲馬各駱。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則駱公當立勳名於蜀。其數早已前定矣。駱公既薨。成都爲之罷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適文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謂爲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將軍脫有不諱。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爲之粲然。迄今蜀民敬慕駱公。與諸葛武侯相等。駱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爲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駱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澗澗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駱公之旂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

丞相祠堂

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謂駱公之當享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同時張石卿制軍。其初名位與駱公相埒。而才調發越。則十倍駱公。然有爲不能有守。好用權術。多謀少斷。又所居皆貧瘠之地。所與共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駱公遠甚。崎嶇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終。蓋其德不足以運其才。器不足以載其福。適若與駱公相反云。

捫蝨談虎客曰。世之評駱公者。多謂其庸人庸福。薛氏此篇。屢有微詞焉。而王壬秋湘軍志。譏彈之尤不遺餘力。然吾觀其入川之後。摧滅藍李巨寇數十萬。生擒絕世英物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爲何如。薨之日。成都罷市而哭。遺愛數十年而不衰。其吏治亦可想見。嗚呼。庸人顧能若是乎。

二十六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

已革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年十餘歲。爲粵賊所虜。既而降於官軍。總

出身

兵黃開榜養爲義子。隸大帥袁端敏公甲三部下。未及弱冠。積軍功至都司。然慍悍不馴。動輒犯法。是時吳勤惠公蒙以漕運總督駐節清江浦。索將於臨淮大營。端敏乃以國瑞子之。始將七百人。與捻寇追逐於淮楊徐海之郊。每戰輒勝。威名日隆。吳公旣倚爲長城。壹切順其所爲。如奉驕子。漸增募其衆至二三千人。復隸故科爾沁忠親王麾下。掃蕩練匪苗霑霖及山東白蓮池教匪。皆以國瑞爲首功。積官至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幫辦清淮軍務。國瑞益自鳴得意。令軍中稱已曰大帥。自謂名位與吳公相並。有輕之之意矣。忠親王戰沒曹南。諸將皆以不能救護主帥獲罪。國瑞獨以戰功素著。免予議處。時曾文正公督師北上。適劉省三軍門銘傳克復濟甯之長溝。國瑞率軍後至。見淮軍將士所攜洋槍精利。心獨豔之。國瑞向以黠悍自雄。諸將無敢與抗者。旣惡淮軍之先入長溝也。又思奪其利器。自率親兵五百人突入長溝。見淮軍勇丁即殺之。凡殺數十人。劉軍門聞變。親督所部與戰於塞中。淮軍盡攜火器。發無不中。國瑞

與淮軍之衝突

何苦如此

親兵多執長鎗。狹巷中不能轉掉。五百人皆殲焉。國瑞躍登民屋。劉軍門使其衆梯而執之。置之空樓。三日給以糜粥。使饑而不至於死。國瑞見軍門泣曰。此五百人皆數年來所糾合四方之精銳。一旦爲君所殲。吾軍從此衰矣。軍門乃憐而釋之。於是劉陳二人皆稟訴於曾文正公。互相指訐。文正惡國瑞之齷也。欲摧其盛氣。而磨勵陶成之。凡批牘數千言。大旨獎其長而戒其短。屢舉其罪惡十餘事。俾速自悛改。且明白稟覆。並勸其去欽差字樣。勿與英康兩軍同紮。勿擾民。勿梗調。勿私鬪。勿虛報勇額。國瑞具稟。詞多巧飾。不肯任過。文正歎曰。是真不可教也已。乃具疏彈劾。撤去幫辦軍務名目。革去提督。褫去黃馬褂。仍留處州鎮總兵。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國瑞悚息聽命。馳往徐州。謁見文正。受約束維謹。旋復還駐清江。國瑞馭下嚴酷。手刃膳夫不下百餘人。將士無罪被殺者不可數計。國瑞有養子曰陳振邦。亦積功至總兵。一日國瑞忽欲殺之。振邦求救於漕帥吳公。爲之緩頰。國瑞不聽。振邦乃走匿漕帥署中。國瑞再三索之。

手刃膳夫百餘人

不得。自率親兵數百馳赴帥署。欲掩執振邦。時已二鼓。署中聞變。急閉大門。國瑞督兵攻之。守門者在內叱曰。汝賴漕帥卵翼扶持。以有今日。乃敢反耶。國瑞怒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討匿反賊之人耳。力攻久之。破大門而入。復攻二門。破之。署中人退守宅門。其堅過於大門。國瑞猛攻不克。然署中人情愈急。罵愈厲。國瑞益怒不可忍。自以頭觸門。痰湧氣厥。頹然仆地。吳公乃命開門。使數人昇國瑞置一古廟中。派員看管。而檄別將代統其軍。疏劾國瑞革職。永不敘用。越二年。擒酋張總愚。馳突畿輔山東。是時醇邸方領神機營。密薦國瑞。欲倚以辦賊。復召爲頭等侍衛。俾募數千人討賊。國瑞之復出也。頗染鴉片煙癮。兼有好色之稱。銳氣已大不如前。而性情驕暴如故。倚恃邸眷。凌侮諸將。遇欽差大臣恪靖伯左公營中所運餉銀軍械於中途。擅自截留。左公具疏劾之。請以都司降補。奉旨留中。而命國瑞歸左公節制。國瑞上書左公。歷數其短。如排擊曾文正公爲背恩。裁抑鮑超。蔣益澧爲攘功等語。指摘不遺餘。

醇邸之薦

國瑞知之

力。而密致其稿於醇邸。醇邸奏之。朝廷慮國瑞不復能爲左公用。乃命改歸安徽巡撫英公。翰調遣。越日復改歸山東巡撫丁公寶。積調遣。既而連次改隸大學士官公文將軍都公。與阿部下。最後隸欽差大臣肅毅伯李公部下。國瑞軍實無戰功。而擒寇適全股蕩平。國瑞亦獲受上賞。開復記名提督黃馬褂花翎勇號。并賞雲騎尉世職。諸軍既皆凱撤。國瑞往來南北。庚午天津焚燬教堂之案。洋人以其激怒津民。致殺領事豐大業。檄索陳國瑞甚急。賴曾文正公嚴詞駁斥。倖得無事。國瑞乃寓居揚州。與提督李世忠過從遊讌。先是國瑞在清淮時。嘗截留李世忠營中餉鹽值銀鉅萬。又殺世忠部將之攻下蔡墟者。取其軍械而誣其勾通苗甯霖。世忠皆不敢與校。及是欲洩宿憾而陽與爲驩。國瑞不悟。日與狎飲。時時以戲言謔之。世忠積不能平。一日清晨率親兵數十突入國瑞之舍。擒國瑞以出。聲言解往金陵。聽總督曾侯相處置。挾以登舟。揚帆南下。國瑞之兄子陳澤培率衆追之。是時湖北運銅船數百號停泊河干。其水手皆

陳李交搆之
歷史

楚人。國瑞同鄉也。澤培號於衆曰。孰能追奪吾叔者。賞以萬金。於是應募者數千人。追及世忠於瓜州之四里舖。圍其大舟。世忠乘夜挾國瑞登板礮船。潛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澤培登其大船。取世忠妾婢三人。以歸揚州。扶以遊街。官吏馳往彈壓。送歸世忠本宅。而船中尚有二女。於紛阨之際。懷金寶赴水以死。曾文正公既接世忠冥牘。嚴批責令先釋國瑞。來轅聽候訊辦。世忠泊舟蘆葦叢中。先自來謁文正。文正拒不見。遣武弁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礮船釋放國瑞。始於船底掖出之。饑憊幾無人形。時同治十年閏四月十八日也。李陳二人同交營務處委員訊具供詞。文正衡情剖斷。世忠以擅執大員被劾褫職。國瑞累次滋事。又濫殺世忠部將。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補。均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澤培革去監生。時議尤之。越數年。國瑞復以詹啓綸殺人之案讞有唆聳主使等情。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伯相合肥李公嘗與予論及陳國瑞經此番磨練。將來有事。似尙可用。余答云。陳國瑞驕暴之性。終不能改。究難任用。且適

來困於煙色。其精銳已銷竭矣。萬一此番磨折稍久。意氣漸平。將來再用多。不過將一二十人。非任重之才也。伯相頗聽其言。其後廷旨密詢吉林將軍云。陳國瑞是否尙堪起用。將軍覆奏。謂陳國瑞兇暴桀驁。不堪復用。論將材者皆以爲定評焉。

捫蝨談虎客曰。陳國瑞與李世忠齊名。悍亦相似。然以人格論。則世忠不及國瑞多矣。國瑞不失爲粗豪之丈夫。世忠只成反覆之小人耳。其尋仇互鬥也。世皆直陳而曲。李亦足見公論之在人也。

附錄曾文正奏稿

奏爲曾任提鎮大員。尋仇構釁。據實參奏。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於同治三年開缺回籍。本年三月間。前來江甯。正第二次。旋赴揚州。該提督有一房屋。賃與洋人。作爲教堂。限期已滿。索取甚急。幾至生衅。經常鎮道沈秉成會同運司方濬頤另議。由官收買。此屋仍賃洋人。酌核辦妥。

該提督逗留揚州。與前任浙江處州鎮總兵陳國瑞相遇。二人本有夙仇。李世忠匿怨納交。與陳國瑞勾結往來。日夜演戲。不露聲色。忽於四月十四早。潛赴陳國瑞寓中。乘其不備。喝令夥黨。將陳國瑞捆縛赴船。行抵揚州之四里舖地方。關禁舟中。意在嚇取財物。以圖報復私仇。彼時正值運銅船一百餘號。及沿江上下湖廣船隻。聚集兩岸。大半與陳國瑞同鄉。陳國瑞之姪陳澤培等。聞信趕至。立時喊稱救命。揚言有能救出陳國瑞者。立賞萬金。捉獲李世忠者。亦賞萬金等語。一時各船之水手。近地之棍徒。嘯聚數千人。呼聲震天。李世忠見衆怒難犯。將陳國瑞藏匿一船。派人送赴上游。而另覓小舟爲逃生之計。因追者環繞。倉皇落水。遇救得生。其輜重及家屬之船。則被水手棍徒。於十四日晚。擄掠一空。婢妾四人。追逐登岸。內一人不知何時落水淹斃。其餘三人。擁至揚城。叢毆欺辱。經營務處候補道楊鍾琛塗遇。喝禁。始行釋放。迭據揚州文武各官。及瓜州營汛。馳稟各情。臣正在飭查間。即據李

世忠隻身來轅。開具失單。稟訴人財被擄等情。臣一面確切查訊。一面派員至江中迎提陳國瑞來轅。又據陳國瑞以無辜受辱。開具寓中失單。稟請查究。當經飭營務處候補道袁保慶。瓜州鎮總兵吳家榜。切實查辦。錄取兩造初次親供。又令其互相辯駁。再行呈遞。二次親供。惟其中情節各執一詞。臣詳加察核。李世忠所供陳國瑞結怨從前之事。同治元年。有在高良澗劫去鉛物一案。一年有壽州截殺李世忠部將朱元興等一案。二年有懷遠劫留鹽船及搶奪馬鞍皮衣二案。揆度當日情勢。正是陳國瑞打仗奮勇。聲名日起之時。李世忠則人人切齒。中外交疑。正聲名極壞之時。或畏陳國瑞而不敢與校。亦屬意中之事。惟高良澗一案。據李世忠供稱。已由前漕督臣吳棠賠銀一千五百兩。陳國瑞則稱賠銀二千兩。壽州一案。其時陳國瑞並未到壽。親王僧格林沁因朱元興杜宜魁死於無辜。曾經奏參。將苗景開李萬春正法。奉有諭旨。此二案業已予結。其未見明文者懷遠鹽船一事。陳國瑞現供

認擄得李世忠鹽船變賣。充償馬鞍皮衣一事。陳國瑞現供係李世忠贈送。其爲強奪無疑。然當時并未呈報有案。此次又未先行申訴。從前軍營無理之事。祇可概置不論。以持大體而弭爭端。臣據理駁斥。李世忠亦俯首無辭。至此次揚州起畔。緣由李世忠早蓄誑誘之計。陳國瑞猶是強梁之積習。其供詞之互異者。李世忠供稱陳國瑞索取山石。陳國瑞則稱李世忠以山石相送。查山石在李世忠舊房。即係教堂內之物。李世忠明知難取。而故作挑釁之媒。陳國瑞自恃其強。而思逞一朝之忿。其情均屬可惡。又據李世忠供稱陳國瑞硬耍戲班。陳國瑞則稱李世忠派人送戲。查李世忠攜帶戲班到處送演。陳國瑞好勇鬪狠。有意扣留。該二員素行頑獷。不足深論。惟捆縛一節。則爲此案之正文。據李世忠供稱。携手偕同回船。并未凌辱。陳國瑞則稱。拖扭之時。揪落頭髮一綰。到船後捆縛辱詈。又逼寫家信。勒取財物等語。查李世忠蓄憾已久。下此毒手。斷無不加凌辱之理。且以陳國瑞之狡譎暴戾。

若非李世忠用強逞蠻。何肯隨同赴船。此尤理之顯然者。至陳國瑞之姪。糾集船戶棍徒。聚衆釀命。則又爲李世忠意料所不及。害人而適以自害。凡逞兇私鬪。枝節橫生。大率類此。平情而論。四月十四日以前。兩人謬訂知交。往還親密。各懷猜疑。各蓄機心。陳國瑞供稱。屢以正言規勸李世忠。即係生平甘言欺人之伎倆。李世忠供稱。陳國瑞有所求索。事事遂其所欲。即係平日蓄謀害人之伎倆。兩人之心術相近。而李世忠尤爲陰狠。聞上年曾輒禁道員楊姓。勒令出銀數萬。始准放還。此次又輒禁陳國瑞。其行徑同於擄人勒贖。若照例嚴辦。誣罪甚重。臣仰體朝廷之意。業已保全於前。此次仍從寬議結。相應請旨。將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職。免其治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經查出。即行奏明重懲。陳國瑞於船戶聚衆之事。雖非其所主謀。而家屬糾衆釀命。亦不得盡諉爲不知。且構怨由於昔年。搶奪數次。報復之來。亦素行乖謬所致。應一併奏參革職。咎亦難辭。姑

念此次滋事。實由於李世忠尋釁。似宜分別輕重。相應請旨將記名提督前任浙江處州鎮總兵陳國瑞。以都司降補。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揚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船戶水手滋事之人。現已拏獲二名。俟再拿要犯。後與陳國瑞之姪分別歸案究辦。另行咨結。所有曾任提鎮大員。尋仇搆釁。據實參奏緣由。恭摺由驛三百里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二十七 包立身 (采右臺仙館筆記)

戰 包立身之善

咸豐十一年十月。賊陷諸暨。有包立身者。縣之包村人。倡義集團。遠近附之。攜家來投者不下十餘萬人。賊屢以大隊擊之。輒敗。誘之降不從。同治元年三月。僞侍王約湖州之賊僞梯王。由富陽進攻包村。環數十里爲營。立身善以少擊衆。相持八九月。先後殺賊十餘萬人。是夏大旱水涸。汲道爲賊所遏。村中人衆食不繼。賊又絕其糧道。勢危甚。然主客萬餘人。無一降者。七月朔。賊由隧道攻之。村陷。立身與妹美英。率親軍數千人。潰圍出。至馬面山。賊追及之。圍數市。立

士可謂豪傑之

身中炮死。美英手刃數賊。知不免。自刎死。其兄立忠。立賢。皆死於陣。父建勳。母虞。二嫂曰任。曰王。妻虞弟婦屠妹彩。福彩。官姪和尚。女鳳娥。姪女大姑。二姑。同日死之。凡包村死者一萬四千七十七人。同治三年。護理浙江巡撫布政使蔣公益。以其事聞。詔從優議卹。按包立身之初起也。人或傳其有異術。能布香灰爲城。然朱久香前輩嘗見之。其人恂恂如常人。初無他異。而能於賊勢方熾之日。全省糜爛之餘。且又無名位之可以號召。形勢之可以固守。揭竿斬木自成一軍。與賊相持久而不下。遠近景附。遂成邑聚。既陷之後。同日赴義。烏乎。可謂豪傑之士矣。當日浙中團練。以吾湖趙忠節爲最。今觀包村之事。其難更有甚焉。中興以來。世多知有包立身之名。而莫詳其事實。余偶於斷爛朝報中得蔣中丞奏疏。因書其大略如此。

事包立身之逸

咸豐間諸暨包村義民包立身團鄉兵殺賊。相持幾一年。力盡死之。余已載其事於前卷矣。乃諸暨人所傳。則其事甚怪。立身本農家子。有膂力。且善走。年二

十許時。往往兀立田間。若有所思。見者咸以爲癡。咸豐十年六月。夜宿場圃。忽聞有呼其名者。視之一老翁也。翁問識我乎。曰不識。翁曰。某年月日。汝甫七齡。爲牆所壓不死。我救汝也。汝頗憶之乎。汝他日當爲大將。我乃汝師也。某日遲明。我待汝於紹興昌安門外石橋上。汝毋爽約。言已別去。行數武忽不見。明日詢之父母。則幼時牆壓不死事固有之。屆期立身欲赴約。請於父母不可。是夜轉展不成寐。同榻者問之。曰。欲至紹興訪友。苦無舟資耳。其人探枕底錢予之。雞初鳴。攜錢出門去。至山陰劉龔溪。適有小舟。遂乘之往。至昌安門。天未明也。自包村至紹興郡城。地近百里。亦不知何以迅速如此也。而老翁已待於橋上。曰。俟子久矣。拉之行。至一山中。有廬。導之人。有二少年在焉。老翁出酒肴共食。酒色赤。肴則皆白。食畢。延入後堂。見西階下有大刀。翁曰。試舉之。力弗勝也。翁命一少年舉刀舞。光閃閃如電繞室。寒風肅然。翁曰。余初授彼刀。彼亦如汝懼。天下事苟不畏難。自能勝之。汝曷再試一舉乎。立身如其教。果輕如一鈎金。

立身託神道
以用衆

矣。翁乃教以刀法。又授以呪語。曰：此先天一目斗呪也。立身辭歸。則父母已遣其兄往尋之。至劉龔溪問舟子。咸曰：今晨無放棹者。兄乃返。而立身已在家中矣。具道其事。共怪之。越日又失立身。次日而返。詢之。謂翁引至諸暨南鄉斗子巖樓閣院宇。迥非人世。有數儒士讀書堂上。數武士角力堂下。皆翁之徒也。翁以香與之曰：焚此可降上界真仙。又曰：吾白鬢仙人也。明初助戰有功。受封金井。上帝使我掌霧於此。又使至巖巔望氣。見諸暨一邑四面皆黑氣。惟東面稍淡。曰：此殺氣也。淡處當小減耳。汝歸宜勸世人勉爲善事也。自是邑人皆呼爲包神仙。遂緣此起義兵。臨陣白衣白冠而出。賊輒披靡。戰前一夕必焚紙錢。曰：犒陰兵也。又或賊至不出戰。曰：天香未發。非戰時也。俄而曰：可矣。各鄉兵亦如聞異香。勇氣百倍。故戰無不勝。賊中訛傳包神仙能飛竹刀斷敵人頭云。余謂白鬢仙人石橋之約。幾與黃石公相類。然死守孤村。卒無成就。仙人此舉不太無謂乎。意者洪賊罪惡滔天。鬼神亦共憤之。假手斯人。以稍洩其憤。不顧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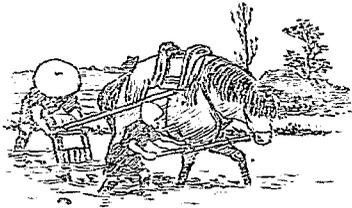
成敗也。

趙翁之帝王
思想

方蘭垞太守云。包立身實農家子。初無異人處。但形體甚長。高於常人者幾二尺許。食粟而已。不識一字。其他更勿論也。咸豐間紹興有趙氏者。富人也。生子廣穎。方頤。耳垂肩。手過膝。術者諛之。謂有帝王相。趙翁因之蓄異志。見立身奇其狀。曰。此可藉以惑衆也。乃密招之來。實諸後圃中。人無知者。乃日課以識字讀書。并啖以大力丸。又使人教以諸兵器用法。如是者兩年餘。乃以夜半縱之出。使歸其家。久失立身。一旦忽得之。宗族鄰里咸集問訊。立身曰。吾遇仙人。招入山中。授我兵書戰法。異日當爲大將也。其言蓋亦趙翁教之者。衆咸不信。試授以書。則能讀。授以刀。則能舞。與平時絕異。乃大詫曰。仙矣。仙矣。包神仙之名。從此而起。及後事敗。趙翁父子亦同死包村中。

捫蝨談虎客曰。包立身。以區區一農家子。號召閭里。制梃爲械。裂裳作旗。抗侍王數十萬之衆。相持一年。而後敗。可謂豪傑士矣。假託神道。廼中國歷史

之慣例。不足爲奇。所可異者。趙翁懷抱帝王思想。不利用洪軍。轉與之抗。欲倚藉一邨氓。以成大業。眞愚不可及矣。



記錢江

其一 (采庸湖齋筆記)

東平之排外
思想

以魯仲連自
命

之
志

錢東平江者。浙之歸安人也。負才使氣。趺弛不羈。有俯視一世之概。故無鄉曲譽。薄遊廣東。亦落落寡所合。會林文忠禁煙。英夷肇釁。江心憤其事。遂集衆舉義。與夷爲難。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惡之。坐以法。遣戍新疆。當未至之先。新疆諸人。固已聞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將軍以下。皆折節與交。江口若懸河。議論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爲上客。未幾遇赦歸。歸後又遊京師。出其縱橫捭闔之說。遂名動公卿間。或勸以仕。江不應。頗以魯仲連自命。時值粵賊陷金陵。世事孔亟。江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乘薄笨車出都。出都日。送者車數百輛。極冠蓋之盛。其時副都御史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江懷刺上謁。抵掌而談。雷公大悅。辟至幕府。幾於一則仲父。再則仲父之契焉。當

抽釐之嚙矢

東平致死之
原因

是時江北屯兵數萬。儲胥甚急。公以轉餉爲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手不名一錢。庚癸頻呼。行有脫巾之變。焦愁仰屋。莫展半籌。江爲之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以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即行填給。與從前繳銀累載。奏獎不聞者迥然不同。富人朝輸貨財。夕膺章服。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旬日。遂得餉十餘萬。又創立抽釐法。於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甚廉。故商賈不病。所入甚鉅。故軍餉有資。源源而來。取不盡。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資用既裕。兵氣遂揚。江上諸大帥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視江如右手矣。當是時。江之名聞天下。然江恃功而驕。使氣益甚。玩同幕於股掌。視諸官如奴隸。咄嗟呼叱。無所顧忌。於是上下交惡。譖毀日至。雷公亦稍稍疎之。膠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於雷公亦面加譏斥。雷積忿日久。第歛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飲次。議論相左。雷加諂讓。江使酒大罵。雷怒甚。在旁者又慫恿之。立即斬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將

謀不軌。奏焉。冤矣。使當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略與周旋者。亦不至於死。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不能爲高蹈之魯仲連。轉同於殺驅之盆成括。哀哉。余初不識江。故友戴禮亭熟其人。爲余述其大概如此。後雷公以他罪褫職。聞亦頗心悔其事。流寓清江浦佛寺。誦經自懺。然而江則已死矣。錢江旣創立釐捐法。各直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爲善。謂軍餉無出與其病農不如病商。蓋擇禍莫若輕之意。非眞以釐捐爲必可行也。軍興二十以來。不加賦。不勒派。而卒成勘定之功者。釐捐之力居多。余自咸豐初年。奉檄餉局。首則捐輸。繼而助餉。又繼而米捐。舌敝耳聾。異常困苦。恨聲不絕。所得無幾。自釐捐法行。商賈不無怨謗。然一省之中。每年或得數十萬。或得百餘萬。或得二百餘萬。而不甚費力。余謂辦捐之道。切不可過分。此是國家不得已之政。須體朝廷不忍人之心。持己以嚴。免招物議。待人以恕。用卹商情。自然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途。而捐數可以旺收。聲名不致敗壞矣。其有以刻爲能。

暴客與盜臣

者尺布斗粟併計起捐碎物零星忘報即罰此是關市之暴客也其有營私爲已者得費免捐公然賣放收錢不報暗地侵吞此是國家之盜臣也兼之設卡既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員一局三四輩巡丁司事一卡數十人人數猥雜局用益大所入不敷則不得不加意搜求再人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既爲暴客又爲盜臣而商賈徒耗其財餉需仍無有濟言之可爲痛恨雖大吏時加檢攝有犯必懲而吞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幾此固非江創法之初心然江則爲其濫觴矣故此時但願軍務早戢釐捐得停復瞻嘉道承平之治斯爲美耳然江以一匹夫創成天下釐捐之舉論平賊之資固屬功之首追思病商之源亦是罪之魁也又按釐捐之法實肇於宋陳亨伯之經制錢增酒價添商稅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紹興時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史稱其多江之釐捐實祖其意雖云每千取十其究也亦將至二十三文第以江浙二省計之每歲已三四百萬緡於軍餉實爲大宗朝廷雖屢有輕減之旨總以軍

功之首亦罪之魁
釐金之遠祖

務未平。未能已也。

其二（采金壺七壘）

錢江之意氣

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小有才口。多。大言。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游說公卿間。當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駐節邵伯埭。江往投之。歷言用兵理財諸法。公大悅。辟置幕府。相需甚殷。時江北兵勇萬餘。儲胥孔棘。公雖以轉餉爲職。實無所措一金。江爲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勸民捐輸。隨時填發。往者百姓報捐。或踰年不得護符。則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暮榮章服。故富商巨室。踴躍輸將。又立釐捐法。諸賈人未作賣買。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所裨。於餉需軍興十餘年。各省仿行。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創行於雷。而其一議實倡始於江。嗣後官吏待缺者。視爲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廣。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苛。而奉

錢江之才氣

五虎之名所
由來

何謂可殺之
罪

行者不盡善也。雷公既得二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爲五虎。江自恃其能。氣餒日盛。屢以言語相侵侮。雷陽服之而積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持議不合。兩不相下。雷忿甚。聲色漸厲。江怒擲盃起曰。即不然。能殺我耶。雷亦拍案曰。即殺汝。敢有何言。立叱左右牽出斬之。鹽知事張翊國者。英年勇敢。素爲江所輕慢。銜之。至是得雷公令。掣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獻。乃以江恣肆跋扈。將謀不軌。入奏焉。天河生曰。論者曰。錢江有可殺之罪。雷公非殺之之人。嗚乎。豈不然哉。宜黃黃樹齋先生贈江詩云。渥涯天馬慎飛騰。終見雲霄最上層。氣概可想。惜乎江之不知慎也。予嘗奉檄勸捐。預出空白照示人。鄉民擁贊者見之。欣欣然喜而相告。雖其慳吝。不自覺其錢之出於囊也。於是服江之才者。一釐捐假手商賈。實則取諸買物之人。商民轉得藉口增價。故人人欣然不以爲苦。於是服江之才者。二可殺之罪。或亦有天道焉。雷公既坐他事免官。寓居清江普應寺。茹素賦

經藉資懺悔。江淮間讀釐如雷。皆呼雷爲釐祖云。

捫蝨談虎客曰。咸同間論人才者。莫不知有錢東平。東平意氣才略無一。不與左季高彷彿。未知東平視季高何如也。世之記東平者。於其策干洪王事。皆闕焉。殆寃其死而爲之諱耶。雖然。此何足爲東平累。而洪氏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致。乃。可。惜。耳。不。然。張。元。李。昊。豈。不。使。宋。君。臣。二。十。年。吁。食。哉。友。人。咄。咄。和。尙。聞。吾。輯。祕。史。乃。以。其。所。手。錄。東。平。上。洪。王。一。書。遠。道。見。貽。吾。之。願。見。此。書。而。不。可。得。也。十。年。於。茲。矣。及。今。得。讀。乃。使。我。增。歎。累。唱。而。不。能。自。禁。也。嗚。呼。自。南。王。馮。雲。山。之。死。而。洪。軍。帷。幄。旣。無。人。矣。使。得。東。平。以。承。其。乏。天。下。事。正。未。可。知。也。乃。豎。子。不。足。與。謀。僅。授。以。區。區。軍。司。馬。之。職。據滿清紀事而。復。不。能。用。其。言。而。東。平。且。爲。投。清。軍。以。爲。洪。敵。矣。亡。洪。氏。者。曾。胡。也。助。曾。胡。者。釐。金。也。創。釐。金。者。東。平。也。然。則。謂。東。平。爲。亡。洪。之。主。動。力。焉。可。也。東。平。附。雷。氏。後。旣。積。勳。勤。至。監。司。而。卒。以。自。殺。其。軀。或。曰。是。計。臣。腴。削。之。果。報。或。曰。反。覆。

子。不。足。以。共。功。名。雖。然。如。此。人。才。吾。不。能。不。爲。天。下。惜。之。今。將。抄。本。一。書。附。錄。使。自。世。後。躍。然。見。其。爲。人。至。所。謂。興。王。策。十。有。四。條。者。竟。未。得。見。則。編。者。之。遺。憾。也。東。平。有。靈。或。將。終。使。其。遺。策。得。出。現。於。今。後。乎。吾。祈。禱。之。

附錄錢江上太平天王洪秀全書（手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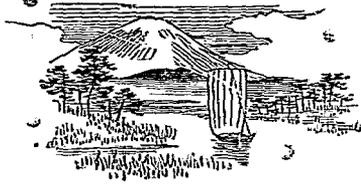
伏。以。大。王。起。事。之。初。笄。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其。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境。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時。爲。破。釜。沈。舟。之。計。長。驅。北。上。徒。苟。且。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舉。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衆。附。自。帝。稱。雄。可。謂。驟。矣。然。遣。將。四。出。不。越。湖。南。一。步。搶。擄。十。數。年。終。抵。滅。亡。前。車。可。鑒。也。或。謂。武。昌。依。阻。江。湖。襟。帶。漢。湘。扼。險。自。固。然。後。間。道。出。奇。以。一。軍。出。鄖。陽。攻。潼。關。趨。陝。西。擾。彼。關。內。外。地。以。一。軍。出。荆。州。攻。夔。慶。趨。成。都。先。取。四。川。爲。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

悍物。齋糧食維艱。且重關疊隘。縱我攻必克。大費兵力。勞而莫必。固宜後悔。得不償失。盡棄前功。况削其肢爪。究不如洞其心腹之爲愈也。至四川小局。昔日已形。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且江南水邦。賴吳據之以爲唇齒。聯絡援應。尙難得志。况今日哉。天下財賦。大半萃於東南。當此逐鹿於寧謐之中。而欲以一隅敵天下。江決其無能爲也。以江愚昧。不若舍西而東。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眞聖人龍起之方。江謂宜先取江寧。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扼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轉。可以牽制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廈。檄我丹山。以攻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招納賢能。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不下。則江東不得渡。豐沛不陷。則青兗不得進。山東不搖。則燕京不得戒嚴。糧漕困於內。漢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

勢成騎虎。萬一頹情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戎衣兩截。捨命冲陷。渡湖而後。無復有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享富貴。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以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哉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氓。秣厲兵馬。扼要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淮戰。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握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汝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晉。直抵燕冀。無返旆。苻嘉金衢。則發一軍以冲其東。應我沿海舟師。相機定浙。伺間窺閩。無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宏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古一時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類皆恃彼強婪。賺主中

夏○然○種○類○雖○異○好○惡○則○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
 削○去○父○母○之○毛○血○儀○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十○何○辜○久○溥○荼○毒○若○斯○之○酷○者○也○帝
 王○自○有○真○天○意○果○何○屬○大○任○奮○興○能○不○勗○諸○更○有○期○者○旌○旄○所○指○與○民○無○逆○
 提○劍○號○召○是○漢○即○從○使○天○下○咸○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亦○使○天○下○咸○知
 中○國○之○仍○爲○華○不○皆○終○於○夷○王○者○發○軫○彰○明○較○著○陣○堂○旂○正○不○容○祕○詐○軍○行
 令○肅○所○至○如○歸○彼○縱○有○滿○洲○蒙○古○殫○心○竭○力○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旅
 苟○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征○風○俗○之○壞
 亦○已○極○矣○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賂○損○名○醜○然○民○上○搢○紳○之○途○亦○已○污○矣○而
 英○雄○豪○傑○之○士○拘○負○名○節○伏○處○於○山○林○莽○野○之○間○者○亦○已○困○矣○磅○礪○鬱○勃○之○氣
 積○久○必○宣○有○真○人○起○孰○不○欲○去○其○舊○染○之○汗○拭○目○而○觀○新○命○之○鼎○哉○佈○置○調
 度○此○其○大○略○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宇○宙
 之○心○而○後○有○旋○乾○轉○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貴○得○賢○則○治

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合應。順時而動。事機之來。無可言喻。否則眷戀武昌。預懷得寸則寸之思。偏隅自足。因循歲月。疆宇不增。糧竭衆危。四面受敵。大勢已去。不能復振。噬臍之悔。誠有非吾屬之所忍言者矣。江合觀天下之際。詳察地理之宜。謹撰興王之策。十有四條。伏乞採擇施之。(策已軼)



記張汝祥

(采在野邇言)

大俠張文祥

三人結義爲兄弟

彭以妻贈馬新貽

張生者。不知其何處人也。與彭姓同爲某賊魁首。欲投誠無隙可乘。乃攻破某省縣城。獲令某公。先以殺恐之。乞命狀甚屬可憐。張彭乃告之素願。欲共以報國。公曰。可耳。若等從我遊。且可得功名。二人乃喜。遂與之俱出。且與某公締盟。結義相約。終身眞若可信。非虛譽也。乃以彭爲長。某公次之。張又次也。公以積勞復原官。漸保至監司。張彭亦爲參遊。初彭有妻。甚美姿容。爲某公所覩。及至是。挾詐以誘來。署。遂漸與之私。張知以告彭。彭怒。至署責公。公以其愚而給之曰。汝何莽也。汝以何而得知也。審察而來。未爲遲也。彭慚歸。反責張。張曰。謂吾妄言乎。言誠妄矣。子亦可察之。彭然其言。久之告張曰。信矣。奈何。張曰。此汝妻乎。亦他人物耳。彼既同心。爭而不義。不如遂之。吾與子逝可耳。此間豈可留哉。彭遂以妻贈某公。公亦撫慰之。待之有加。彭仍安居也。張屢促其去。不能決。一

張汝祥刺馬
三四次

日某公調欽使。言彭某心懷反覆。不可不防。請誘至大營。因事而誅之。歸予以薦牘使行。彭忻然。張曰。噫。殆矣。送彭與訣。已亦他去。彭至欽使幕下。不旬日而果死。張聞而哭之慟。日煉藥刃一。後某公歷任封疆。官居某省制軍。張嘗伺其所至。不得聞。一日公往某廟行香。張伏案下。發刃不中。幾爲官軍擒。幸得遁。如是者三四次。後公因閱兵歸。自箭道步還內署。前導已過。從者未至。張僞作遞呈者。發刃刺於腰。入而反捲之。抽刃而出。腸繞隨刃。末公忍痛而言曰。行刺者誰也。前後皆至。蜂擁而擒張。縛之以歸。公坐地不能起。輿入內。即握少婦手不釋。越日而死。少婦亦自縊。事以上聞。欽使查其事。逾年案乃結。論張以法。棄之市。事遂寢。

捫蝨談虎客曰。張生即張汝祥也。某公即馬新貽也。是事近人筆記多載之。然皆左袒馬督。往往託之神怪因果之說。毋敢爲張汝祥直者。賢如薛氏。猶不免曲筆。况他人乎。唯王氏是書。大書其事。不稍諱。可謂錚錚佼佼矣。方

獄與時。有某侍郎心敬張之俠。欲薄其罰。曾文正持不可。張遂棄市。嗚呼。自五六百年以來。游俠之衰久矣。以匹夫而刺殺大臣。實始張生。可不謂人傑也哉。王氏論之曰。張生者。銳身而報知。已義過豫讓。戎馬中而殺卿相。勇過鱗諸。彭未行而知必敗。智兼曹沫。刻意誅馬。歷三四次事成。而後已。其行又勝於荆卿。至於馬氏異心未起而知必不可留。勸彭速去。則先識尤偉。云諒哉斯言。足爲張生傳贊矣。吾聞汶祥將行事。先畫死馬一匹。寄馬氏。預告死期。與俄之紅手印。黨如出一轍。語曰。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此爲尋常餘子言耳。若真豪傑。又豈以此論耶。

附錄庸庵筆記二則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爲兩江總督月課武職之期。馬端敏公新貽親臨校場閱射。校場在督署之右。有箭道可通。署後便門。端敏閱射畢。步行由箭道回署。將入便門。忽有跪伏道左求助川資者。乃一武生。端敏同鄉也。接呈

狀閱之。謂曰。已助兩次矣。今胡又來。言未畢。忽右邊有人大呼伸冤者。未及詢問。已至端敏身前。左手把其衣。右手以小刀。搥其胸。端敏謂從人曰。我已。被刺。速拏兇手。言訖而絕。從人昇端敏入室。武校聞聲奔集。執縛兇犯。并執武生。付首縣熬審。兇犯爲張汶祥。河南汝陽縣人。武生實不知情。蓋適逢其會耳。乃先釋武生使去。是時人情洶洶。訛言朋興。朝廷調曾文正公還督兩江。兩發重臣。按此獄。越半年事乃定。先是有丹陽某生者。夢見吏役持名單一紙。所錄殆數十人。第一名爲張汶祥。第三名爲馬新貽。而已則在數十名以外。寤而告人。決計不與秋試。未半月而端敏被刺。某生以是冬十月卒。惟張汶祥名列第一。而死在明年二月。咸莫測其故也。端敏騎箕之夕。張子青漕帥之萬。在清江浦。忽夢端敏以年愚弟名帖來拜。端敏故與漕帥丁未同年也。神色慘淡。久之默然。徐曰。吾事專託同年。拱手而去。未幾得旨。前赴金陵。熬審兇犯。漕帥至金陵。時以語人。謂凡事莫不有定數云。是年又有湖州

人費以耕字餘伯者。以鬻畫遊上海。病臥客舍。馬公被刺之日。費忽語人曰。制府馬公今日已死。一百二十餘年前之案發矣。此案共數十人。吾名亦在其中。不能久居人世矣。越三日而費卒。

馬公未被刺之前數日。忽接到公文一角。其封模糊。不知爲何署印章。拆視之。並無文書。但畫死馬一匹而已。亟命執投文者訊之。已不知所往。蓋即張汝祥所爲也。及馬公薨。汝祥所持刺刀。深入胸中四寸。從人爲之拔出。刀已刃曲。刀首敷毒藥。人遇之立死。並不見血。云意其處心積應。非一日也。是時事出非常。訛言四起。或謂必有指使之入。或有以帷薄事疑馬公者。蓋謂汝祥奮不慮死。非深讎不至此也。方獄急時。余在金陵。頗加意訪察此事。其謂有指使者。固全無影響。謂涉及帷薄事者。尤大謬不然。蓋汝祥所自供之籍貫蹤跡。已與世所傳不相應。且馬公果有隱慝。汝祥儘可冒言之。不必爲之隱諱也。先是朝廷命漕帥張公之萬。赴江南莅獄。既定讞矣。會言路有異議。

者。復遣刑部尙書鄭公敦謹赴江南。讞如前。乃以辛未二月十五日磔。汶祥於金陵城北之小營。插心致祭於馬公柩前。而馬公先已奉旨建祠。予飾終典禮甚優云。方汶祥之被執也。江甯將軍魁玉公詰問主使。汶祥張目答云。我爲天下除一通回匪者。蓋以馬公先世出於回教。故誣之也。及星使至。與承審司員先後熬問。汶祥終無一詞。或時爲夸謾不遜語而已。或勸刑訊。星使以汶祥重犯。儻未正典刑。而瘐死獄中。誰執其咎。故始終不敢用刑。定案之日。孫觀察表言。袁觀察葆慶皆以承審大員。不肯書諾。以未刑訊故也。二公皆嘗受知於馬公者。然當是時。推究汶祥蹤跡。并徧逮其姍戚支黨。供證確鑿。所讞已十得七八。殆無甚疑義云。汶祥始爲粵匪所虜。繼而逃出至甯波。以押當貿易自給。并與諸海盜通。食其糧者數年。值馬公巡撫浙江。擒斬海盜頗衆。復禁歇押當。汶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爲海盜報仇。汶祥又有妻爲人誘之以逃。汶祥追而執之。復以失物訴巡撫。求爲追繳。馬公以此小事

不宜煩瀆。格其訴不納。其後汶祥妻又謀逃逸。汶祥迫令自殺。既而怒曰。巡撫不爲我追賊。使吾妻有輕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馬公總督兩江。汶祥千里間關。候伺兩年。而始遂其志。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結滔天之釁者。其張汶祥之謂乎。



記曾左交惡事 (采陳薛筆記)

交惡之發端

曾文正公與左季高相國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粵逆猖獗。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興名臣。天下稱爲曾左季。蓋不數唐之李郭。宋之韓范焉。比賊旣盪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搆。蓋金陵攻克。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亂軍中。頃之殘寇竄入湖州。左公諜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昂。亦頗詆公。兩宮皇上知二公忠實無他腸。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爲沈幼丹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余爲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於金陵。頗蒙青眼。泊攝南匯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爲方伯。具牘薦余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曾見其人。

絕音問

文正以誠自信

夙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蒯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屋
烏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余上海。商之於公。公乃極口贊
許。是冬來滬。閱兵。稱爲著名好官。所以獎勗者甚至。聞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軒
方伯再四慰留。謂公忘前事矣。後見常州呂庭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
云。上年謁公於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
爲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時侍讀新自甘肅劉省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
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
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爲。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時西
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爲之繼。即起胡文忠於九原。恐亦不能
爲之繼也。君謂爲朝端無兩。我以爲天下第一耳。因共歎公憎而知善。居心之
公。正。若此。余又謂洪逆未死。公特爲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須芥蒂
也。公歿後。左公寄輓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

文正憎而知善

文襄自認有過

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讀。者。以。爲。生。死。交。情。於。是。乎。見。昔。韓。忠。獻。與。富。文。忠。皆。爲。一。代。賢。臣。第。以。撤。簾。事。意。見。不。合。終。身。不。相。往。來。洎。韓。公。薨。富。公。竟。不。致。弔。今。觀。曾。左。二。公。之。相。與。賢。於。古。人。遠。矣。唐開齋筆記一則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迨丁卯年文襄以陝甘總督入關勦賊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沅浦宮保相遇爲言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八而亦自認其二三文襄常與客言我既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然文正爲西征籌的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寶賴以飽騰又選部下兵最練將最健者遣劉忠壯公崧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及新疆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認也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慍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輓聯

記曾左交惡事

二四七

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劾剛襲侯。措辭頗爲懇摯。余謂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庚辰辛巳間。文襄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塗進謁者。皆云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既入軍機。文襄奏言直隸永定滹沱等河水患日劇。請自出相度機宜。督率舊部數營。挑濬修治。閱數月。文襄奏報河工蒞事。頗多鋪張。并有數十年積弊一掃而空之語。於是清議之士。漸多失望。咸謂左相之疏。未免虛誇。遠不逮李相節次治河之奏。周詳覈實。意者其西陲功績。皆不過如是乎。余謂議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過當。因而責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歲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師咫尺。有無效。衆所共知。文襄出筆太易。乃其習慣使然。殆不始於此日也。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歷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

文襄不免虛
誇

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語尙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昏。即舉茶杯置左相手中。並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尙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已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復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謂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陳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庵文編者也。疏上時。適文襄在關外奉召將至。恭邸及高陽李協揆。以事關重大。靜俟文襄至乃議之。文襄每展開一葉。每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之妙不容口。幾忘其爲議此摺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樞廷諸公。始尙勉強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值。

稍晏。諸公並厭苦之。凡議半月而全疏尙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摺。文襄亦不復查問。遂置不議。

庸閒齋筆記數卷。海甯陳子莊大令所著也。大令名其元。爲金華教官二十年。以卓異薦爲知縣。歷任江蘇大缺。復調上海。數年告歸。陳氏爲浙江第一舊族。故大令於先朝掌故。家世淵源。述之較詳。又頗能留心時務。閱歷既深。凡所纂論。均愜人意。惟每於左文襄公事。頗覺推崇過當。又其間所論文襄與曾文正公齟齬一條。則更持議偏頗。褒貶失當。余固疑大令嘗受文襄私恩者也。後又閱之。果言文襄於去浙時保薦浙士三人。丁丙陳政鑰與大令也。然文正實嘗訪得大令而薦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竊謂文正之宏獎素廣。廣則受之者不以爲奇。文襄之薦剡素隘。隘則得之者益以自熹。即大令於涉筆之時。亦時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所薦也。且文襄意氣之矜伎。素著於時。彼意以爲偶一紀述。毋甯抑曾而揚左。抑曾則斷無後患。抑左則或招尤悔。此又因

世道之憂

畏之之心。轉而爲譽。亦人情所時有也。嗚呼。世風之偷薄久矣。余常怪世之議者。於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兩端。一則謂左公爲曾公所薦。乃致中道乖違。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於其事之本末則不一攷焉。一則謂左公不感私恩。專尙公義。疑其卓卓能自樹立。而羣相推重焉。斯皆無識者流也。夫公義所在。不顧私恩可也。若旣受其薦拔之恩。復挾爭勝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羣無識者助之以取勝。而名實兩全。則人何憚而不背恩哉。余恐後之在上位者。以文正爲鑒。而不敢薦賢也。此亦世道之憂也。唐庵筆記二則

捫蝨談虎容曰。『吾聞之王葦齋曰。翁然爲人所推獎。乃大不幸。事以推崇之旣過。而成乎不肯下之勢。則力護其名。而邪淫生焉。如陽明撫贛以前。舉動俊偉。豈人所易及。後爲龍溪心齋緒山蘿石輩推高。便盡失其故吾。故田州之役。一無足觀矣。』嗚呼。以此論陽明。似稍失當。若生理則誠無以易也。曾左晚年交惡事。君子爲賢者諱。不欲多揭之。然其事實彰彰在人耳目。不

可誣也。其執曲執直不必論。但以數十年艱難共事之人。胡爲乎功成名就。之後而乃至此文囊粗材不足責也。文正學道有年。晚歲當益進。今若此。於所謂休休有容者。甯無慚德耶。吾嘗謂學文正者。當學咸豐八年以前之文正。其時處憂危之地。堅苦刻厲。忍辱負重。純然爲完高粹尙之人格。八年以後。日以下矣。得毋蓋齋先生所謂護名之爲累耶。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文正於不淫一義。其所造殆有未至矣。頗聞文襄之罵文正也。專標一僞字。咸豐八年以後之文正。得毋有實不免於此一字者。使文襄得窺其隱耶。嗚呼。學道之難也。如此使當時之事業而屬於革命的也。則兩公其必至於相殺而已。吾未見其與太平之楊韋相去幾何也。兩公皆以公義起而以私怨終。夫以兩公之賢而猶如是也。則後之有志經國者。其可以鑒也。

光緒三十年十月十三日印刷
同 十四日發行

全一冊定價洋大五角



編輯者

上海英界棋盤街中市

捫 蝨 談 虎 客

印刷所

上海英界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廣 智 書 局

經售處

內地及上海各書坊
橫濱新民社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為

給示諭禁事本年二月十二日接

英總領事電 來函以香港人馮鏡如在上海開設廣智書局繙譯西書刊印出售請出示禁止翻刻印售並行縣屬一體示禁附具切結聲明局中刊刻各書均係自譯之本等情函致到道除分行縣委隨時查禁外合函出示諭禁 為此示仰書賈人等一體遵照毋得任意翻印漁利倘有前項情弊定行提究不貸其各凜遵毋違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八年

三月 初二

日示

欽加三品銜賞戴花翎在任候選道特授江蘇上海縣正堂汪

為

出示諭禁事奉

道憲 札接

英總領事電 來函以香港人馮鏡如在上海開設廣智書局繙譯新書刊印出售請給示禁止翻刻印售並行縣屬一體示禁由等到道札縣示禁等因到縣奉此合行出示諭禁 為此示仰書業人等知悉嗣後不准將廣智書局刊譯各種新書翻刻出售如敢違定干查究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八年

三月 十七

日示

